

巡將去朔禁令賦役工作旌異後恤任用
其復放黜割奪暴虐失道拘縱

春秋經傳類本 卷六

服部文庫
117
202
9



春秋經傳類求卷之六



常熟孫從添石芝

長洲過臨汾東岡

纂輯

歙縣吳禧祖惺夫校定

巡狩

詳見田獵

書法

事類

經

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陽

杜註晉實召王為其辭逆而意順故經以王狩為辭

會後書狩者書狩而後會是以天子與私會之辭也

左傳冬會于温討不服也

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

晉侯大合諸侯而欲尊事天子以為名義自嫌強

不正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

使若天王自

書河陽實以屬

且明德也

隱其召君之闕欲以明晉之功德河陽之狩趙盾之弒泄

晉非王狩地

宣二年趙盾弒其君

公羊曰狩不書此何以書不與再致天子也

在踐

魯子曰溫近而踐土遠也

溫近狩地故可言狩踐土遠狩地故不言狩也

穀梁曰全天王之行也為若

將守而遇諸侯之朝也

于王所

為天王諱也胡氏曰以常禮言之晉侯召君名義

之罪人也其可訓乎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義則請王之狩忠亦至焉故夫

子特書狩于河陽所謂原情為制以誠變禮者也夫踐土之會王實自往非晉罪也

故為王諱而足矣溫之會晉則有罪而其情順也故既為王諱之又為晉解之於以

見春秋忠恕也

傳

莊二十一年左傳王

巡號守

巡守於號國也天子省步謂之巡守

號公為王宮于

珪

珪號 十與之酒

泉

號公請罷王子之爵

飲酒

冬王歸自號

告朔

書法

不告月者不告朔也

文六年公羊傳

猶者何通可以已也

文六年公羊傳

猶者何止之辭

文六年經註

不

朔而言月

文六年胡傳

猶朝于廟者幸其不已之辭

文六年胡傳

特舉以表行事

文十六年經杜註

有疾

猶可言也

文十六年公羊傳

事類

經

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宗廟文公以閏非常月故闕不告朔怠慢政事雖朝于廟則如勿朝故曰猶

猶者可

左傳閏月不告朔

經稱告月傳稱告朔明告月必以朔

非禮也

非敬授人

閏以正時

四時漸差則致閏以

正時以作事

命事以厚生

事不失時則年穀豐而民生厚

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

言其所

不告閏

朔棄時政也

是棄民之時與國之政也

何以為民公羊曰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

曷為不告朔天

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於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

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

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猶者何通可以已也朝者因視朔政無政而朝故加猶穀梁曰不告月

者何也不告朔也不告朔則何為不言朔也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

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猶之為言可以已也禮天子以十二月朔政班告于諸侯諸侯受于禴廟

孝子尊事先君不敢自尊也事畢感月始而朝之閏是叢殘之數非月之正故吉凶大事皆不用也不數所右也胡氏曰不告月者不告朔

也不告朔則曷為不言朔也因月之虧盈而置閏是主乎月而有閏也故不言朔而

言月占天時則以星授民事則以節候寒暑之至則以氣百官修其政於朝庶民服

其事於野則主乎是焉耳矣閏不可廢乎曰迎日推策則有其數轉璣觀衡則有其

象歸奇於劫以象閏數也斗指兩辰之間象也象數者天理也非人所能為也故以

定時成歲者唐典也以詔王居門終月者周制也班告朔於邦國不以為是為附月之

餘而弗之數也猶朝于廟者幸其不已之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

我愛其禮○文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朝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于廟今公以疾闕不得視二月三月四月五月朔

也春秋十二公以疾不視朝非一也義無所取故特舉此以表行事因明公之實有疾非詐齊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左傳夏五月公四

不視朔疾也公羊曰公曷為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

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為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穀梁曰

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禴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為厭政以甚矣

胡氏曰天子班朔于諸侯諸侯每月奉以告廟出視朝政文公四不視朔公羊子以

為有疾也不言疾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此見聖人所書之意若後復視朔者必於

此書公有疾與昭公如晉之事比矣昭二十三年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文公厭政備見于經閏不告

朔不視無雨不閏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會同不與

廟壞不修十三年大室屋壞作主不時二年作僖公主事神治民之怠也則其心放而不知求久矣

傳

僖五年左傳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周正月今之十一月蓋十一月一日冬至也自秋分日行南陸至冬至之日日南極公

既視朔親告遂登觀臺觀臺臺上構屋可以遠觀者也以望而書禮也朔旦冬至歷數之所始治歷者因此則可以明其術數審

別陰陽叙事訓民魯君不能常修此禮故善公之得禮凡分春秋至冬夏啟立春閉立秋必書雲物變也為

備故也 傳重申周典不言公者日官掌其職 素察妖祥逆為之備 ○昭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註釋不朝正于廟
左傳註二十七年二十八年公在鄆二十九年公在乾侯而經不釋朝正之禮者所以非責公之妄且明過謬猶可掩故不顯書其所在使若在國然自是鄆人潰叛齊晉卑公子家忠謀終不能用內外棄之非復過誤所當掩塞故每歲書公所在 二十九年冬十月鄆潰 二十八年左傳註齊侯卑公故適晉

禁令

事類

傳

僖九年諸侯盟于葵邱穀梁曰葵邱之盟也 猶專也 明天子之禁曰毋壅泉毋訖 止糴也
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國事胡氏曰葵邱之盟美之大者也初命曰誅不孝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材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過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以是為盡禁矣諸侯咸喻乎桓公

之志觀孟子所載此盟初命之辭則知桓公翼戴襄王之事信矣 ○僖五年左傳公

晉獻使寺人披伐蒲 為重耳築蒲 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投 言披以君父之命來伐不敢與披強弱勝負 乃徇曰

校者吾讐也 敢與披校者我當反讐怨之也 踰垣而走 ○文十四年左傳穆伯 公孫 之從已也 八年

穆伯以幣犇莒從已 已氏莒女 魯人立文伯 穆伯之子穀也 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為詩襄

仲 即公子遂公孫 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 襄仲使穆伯復國而無朝於君不得使與聽魯國政事穆伯急于復國故聽襄仲無

朝之命既復國而 鄭公 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 諸侯伐

不出入終寢于家 ○襄十年左傳初子駒 鄭公 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 鄭師于

牛而黜 其車 尉止獲 獲囚 又與之爭子駒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

言女車猶 多過制 遂弗使獻 不使獻 ○襄十一年左傳會于蕭魚 公會晉宋衛曹齊 納斥侯

不相 備也 禁侵掠 諸侯各止侵掠務相信厚 ○襄十四年左傳公 衛獻 出奔齊公使祝宗告亡 告宗且

告無罪定姜 公適 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 言若無鬼神尚何所告若有鬼神不可欺誣也 告亡而已無

告無罪 時姜在國故不 ○襄二十一年左傳樂盈過于周周西鄙掠之 樂盈奔楚道

鄙之人劫 掠其財物 王 靈 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 尤晉逐盈而自掠之是效尤 使司徒禁掠樂氏者歸所取

焉司徒以刑教民掌追胥盜賊之事故○左傳會于商任錮欒氏也禁錮欒氏使

襄二十二年左傳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齊知欒盈在○襄二十二年左傳十二月

鄭游販公孫將如晉未出竟遭逆妻者路遇逆妻以奪之以館于邑奪其妻舍止丁

已其夫攻子明即游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公孫廢良游販而立大叔弟曰國卿君之

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子明有罪而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

勿怨求亡妻而殺子明者使復其所居使游販之家勿怨亡曰無昭惡也交怨則父

明○襄二十五年左傳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穿陳城乘夜穿遂入之

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也諸門欲服之而已○昭三年左傳初州縣欒豹

族之邑也及欒氏亡在襄二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温吾縣也州本

温趙氏邑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郤稱晉大夫始受州自是晉之別縣不唯州誰

獲治之言縣邑多另甚多無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正

責人而自有得追而治取之皆舍之及文子為政趙文子趙文子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使獲二子

也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我若招禍且將不能治其以欒

也有言州必死有敢言取州必坐以死罪○昭十三年左傳遂合諸侯于平邱晉次于衛地叔

羊子謝叔向弟也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芻姓曰芻草薪曰蕘縱淫芻衛人使屠伯衛大饋叔

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况衛在君之宇下屋宇之下而敢有異志芻

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請止叔向受羹示不逆其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數貨無

厭亦將及矣將及為此役也事也子伯謂屠若以君命賜之其已若以衛君之命以客從

之未退而禁之客謂屠伯衛客未退而叔鮒○昭十六年左傳晉韓起聘于鄭鄭伯

享之子產戒不飾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言苟有位列于朝廷無○昭十八年

左傳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晉人新來未入使司寇出新客新來聘者

之使禁舊客勿出於宮為其知國情去使子寬子上二子鄭巡羣屏攝屏攝祭至于大

宮鄭祖廟巡行宗廟不得使火及之使公孫登開下大夫從大龜使祝史徒主廟主於周廟厲王廟也

合羣主于祖廟易救護告卜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徹其事府庫備財所聚故商成公鄭大徹司

宮巷伯寺出舊宮人先公寘諸火所不及司馬主司寇主刑列居火道備非行火所歛

也城下之人伍列登城為部伍登明日使野司寇縣士各保其徵火之明日四方乃

役之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郊外之人助大祝大史除治禳火于玄冥水神回祿神祈

于四鄙城也城積土陰氣所聚故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籍記被焚之家寬其征

營三日哭君大夫三國不市亦憂戚使行人告于諸侯不

僖三年左傳齊侯桓與蔡姬齊侯乘舟于圍蕩公圍苑也蕩搖也公懼變色禁之不

可

僖十九年胡氏曰莊公十年別敗蔡師始見于經其殺入蔡伐鄭皆以號舉夷狄之

也僖公元年改而稱楚經亦書人於是乎浸強矣然終桓公世皆止書人而不得與

中國盟會者以齊修伯業能制其強故也

昭六年左傳楚公子棄疾如晉過鄭禁芻牧採樵禁止芻牧牛羊不入田不犯不樵

樹不伐嘉不采蕪不採蕪不抽屋不強丐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君子則廢

位小人則退舍不為暴主不恩寘恩惠也其所舍止不為暴往來如是鄭二卿罕虎

給下劇也虛主人不以賓客為患往來如是鄭二卿罕虎

僖游皆知其將為王也皆知棄疾將為楚○昭十四年左傳楚子平王使然丹簡上

國在國都之西方居之兵於宗邱楚地且撫其民分與貧振救窮長孤幼養老疾收

介特介特單身民也救災患有孤寡寬其赦罪戾詰責問茲憲舉淹滯有才德而禮

新叙舊勳故有舊者叙用之祿勳功合親九任良物事官使屈罷簡東國兵在國都

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如然

僖五年穀梁曰天子微諸侯不享觀桓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僖二十八年胡傳

曰晉文之爵雖曰侯伯而號令天下幾於改物實行天子之事○成十八年左傳二

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於朝朝廟五日而即位也厲公殺始命百官始為施舍施恩

勞已責止逋逮鰥寡惠及振廢滯起舊匡亦之困救災患禁淫厲薄賦歛宥罪戾

節省器用時用民使民欲無犯時不縱私欲○襄四年左傳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

使能光輝君命忠信為周其詩曰周爰諮詢周爰諮謀周爰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忠信之人諮此四事

如華之皇皇然如然

○襄九年左傳宋災曰天火樂喜子罕為司城以為政為政卿知將有火災使伯氏宋大夫

夫司里里宰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小屋易徹故徹之以開火道陳春魯揭土具練

汲器備水器盆鑿量輕重計人力蓄水潦積土塗巡行丈城繕治守備行度守

恐因災表火道火起則從其使華臣華元子具正徒後徒也司徒令隧正官名也

納郊保奔火所納聚郊野保守之民使華閱亦華元子代討治也右官官庀具其司使

屬其官向戌師左亦如之使樂遄冠庀刑器刑書亦如之亦具其官屬使皇鄖皇父克

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校正主馬工正主使西鉏吾大宰庀府守六

官之命司宮寺人皆掌皆掌倣宮二師左右二令四鄉正鄉大夫敬享二師令四

敬川祝大宗宗人用馬于四墉城祀盤庚殷王于西門用馬祭于四城以穰火城積

無莊用馬祀之外冬十月諸侯伐鄭甲戌師于汜令於諸侯曰修器備兵器盛候

糧餼乾歸老幼示將居疾于虎牢諸侯已圍鄭虎牢故肆緩圍鄭肆赦宥重之

後圍鄭○襄二十二年左傳春滅武仲如晉雨過御叔魯御邑大夫武御叔在其邑將

飲酒曰為用聖人飲酒而已言我但欲飲酒而雨行且武仲出雨行而武仲出

以聖為不知用聖人飲酒而已言我但欲飲酒而雨行且武仲出雨行而武仲出

使國之靈也令倍其賦古昔家有國邑故以重賦○襄三十年左傳鄭子皮授子

產政子產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車服上下有服公卿大夫曰有封疆廬舍

并九夫有伍使五家謂大人謂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

卷字子將祭將祭請田焉請田獵弗許曰唯君用鮮鮮野衆給而已衆臣祭以○昭

十八年左傳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鄭方有令政鄭有賢臣○昭二十五年左

傳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王室有子朝趙簡子趙鞅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輸

米以供王具曰明年將納王納王於○昭二十六年左傳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

○昭二十七年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外大夫左傳會

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昭二十九年左傳冬晉趙鞅趙武荀寅中行荀帥師城

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令晉國各出功力共鼓石為鐵計令著范宣子所

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

卿大夫以序位次也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

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僖二十七年文公蒐被廬修唐叔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

刑鼎民在鼎矣民知爭端皆在鼎矣何以尊貴貴禮微書故不尊貴貴何業之守民不奉上則上失業貴賤無序何

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乃夷蒐之法也夷蒐在文六年晉國之亂制也帥賈季箕鄭之徒

遂作亂故曰亂制若之何以為法蔡史墨即蔡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為下卿而干

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范宣子刑書中既廢矣今復興之是成其咎易之亡也

是交易范氏速之使亡也其及趙氏趙孟即趙鞅與焉亦與於鑄鼎之役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鑄刑鼎本非趙鞅意

能修德可以免禍臨也政代天子大夫為政衛彪傒衛大夫曰將建天子立天子之居而易位以令以晉大夫代周大夫

諸侯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定八年左傳陽虎

欲去三桓孟叔季三族皆出自桓公號三桓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都邑之兵車也曰癸巳

至陽虎欲以壬辰夜殺季孫明日癸巳以都車攻二家○定十年左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夾谷即祝其也

邱相相會儀也犁彌言于齊侯曰孔邱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齊所城萊夷也以兵劫魯侯必得

志焉齊侯從之孔邱以公退曰士兵之令士官以兵擊萊人穀梁曰頰谷之會齊人鼓噪而起

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命司馬止之○哀二年左傳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范氏

久居穀糧食不足故齊以粟輸之鄭子姚罕子般弘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簡子誓曰范氏中

行氏反易天明反易天之明德不事其君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晉國恃鄭

以保守其國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經常其助順之德義除詬耻在

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周書作雒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士田十萬十萬畝也庶人工

商遂得遂進仕人臣隸圉免去廝○哀三年左傳夏五月辛卯司鐸宮名火火踰宮桓僖

災桓公僖公廟救火者皆曰顧府顧府廡之藏言常人愛財南宮敬叔孔子弟子南宮閱至命周人司周書典籍之官

出御書御書進於君者也俟于宮使待命於宮曰疋具也女而不在死言具汝所職而不在其罪死子服景伯服

何至命宰人冢宰之屬出禮書以待命待求之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掌馬使四相從巾

車掌脂轄以脂膏轄百官官備國之百官府庫慎守官人肅給國有火災恐有濟濡

帷幕濡物於水為行之易火氣從之從火氣而蒙茸公屋以濡物冒自大廟始外內以峻

卑以次救之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公車

之備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門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火勢傷人則

則可為不欲重命藏象魏周禮正月縣教令之法于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富父槐

財而輕民命使萬民觀之故謂其書為象魏富父終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潘也官猶拾潘不可得於是乎去表之橐

生之後表表火道風所開除道周匝公道還公宮宮使火無相連○哀十一年左傳齊為郟故十年公會吳

向者去其橐積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舟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師及齊師戰于郊

齊師自稷曲郊地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于也言魯師非不能踰溝請三

刻而踰之與眾三如之來從之如樊遲言左傳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甲戌戰

魯艾陵大敗齊帥秋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也齊至無日矣善有○哀十三年

使徇口得桓魋者景公

賞雖也逃歸○哀十四年左傳宋桓魋之寵害于公桓魋恃寵驕盈公使夫入景公

驟請享馬而將討之數請享飲欲未及雖先謀公司馬司馬請瑞符節馬以命其

徒攻桓氏桓氏○哀二十六年左傳三族皇靈降和同聽政因大尹近官有寵者六

達于君以達大尹常不告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冬十月公游于空澤

宋辛巳卒于連中館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甲士奉公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大尹

立啟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徒蒧使宣言于國曰大尹蠱惑其君而

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言大尹祝襄襄祝以載書

大尹使祝為載書六告皇非我皇非我因子潞樂門尹得樂左師靈不謀曰民與我

逐之乎言宋國之民與我皆歸授甲使徇于國曰大尹蠱惑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

者救君者也眾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即樂氏皇氏將不利公室與我者無憂不富眾

曰無別惡其號令大尹奉塔以奔楚

宣十二年左傳欒武子欒曰楚自克庸以來在文十其君無日不討治國人而訓之

于也曰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曰斯民生理之艱難無日不虞禍

忽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傲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及其治兵也無一日不治

軍資器械而申傲戒之命曰戰勝之不可保恃昔皆楚之商紂恃其百戰百克之威其後武王滅之卒殄其祀訓之以若敖蚡昌皆楚之先君算路

柴籃縷徹以啟山林言此二君勤儉以啟土○昭四年左傳楚子以諸侯伐吳執齊慶封而盡

滅其族慶封以襄二十八年奔吳楚假大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取者可以戮

人慶封唯逆命謂性不恭順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言不肯默播揚也於諸侯馬用之將戮

慶封而自播揚其惡於諸侯安用如此王弗聽負之斧鉞以狗於諸侯使慶封自負斧鉞以狗告於諸侯使以為戒使言曰

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齊崔杼弑君慶封其黨也故以弑君罪責之襄二十五年盟于大宮曰不與

崔慶者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世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

殺之穀梁曰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弑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

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為君者乎軍人粲然盛笑皆

笑○昭二十七年左傳郤宛楚左直而和以直事君以和接類國人說之郤將師為右領官與

君無極比而惡之惡郤宛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諸郤宛焉遂令攻郤氏且焚也

國人弗藝國人不肯燒其家令曰不藝郤氏與之同臯或取一編管也焉或取一秉也

焉國人投之投而棄之遂弗藝也○定三年左傳蔡昭侯為兩佩佩玉與兩裘以如楚

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

唐成公唐惠侯之後如楚有兩肅爽駢馬名焉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

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

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言楚所以禮遣蔡侯之物不共備故明日禮不畢遣蔡侯將死將死

罪○定六年左傳吳太子終纍閻廬子敗楚舟師水戰獲潘子臣小惟子二子楚舟師之帥及

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昭王兄公又以陵師陸師敗于繁揚令尹子西喜曰乃

今可為矣言知懼而後可治於是乎遷郢於郢改郢為郢故而改紀其政改其政而新之以

定楚國傳言楚賴子西以安○襄二十九年左傳春王正月公在楚楚人使公親禴諸侯有遺使媚禴之

禮今楚欲依遣使之比禮今楚欲依遣使之比○昭十三年左傳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

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遠氏許圍蔡之徒以入楚時靈王在乾谿故乘虛以入楚公子

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公子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

之從乾谿之師且曰先歸復所光歸國者後者剽後歸者坐以師及訾梁而潰靈王

訾梁而潰訾梁而潰○哀十三年左傳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杜註夫差欲霸中國尊天子自

故史承而書之去其僭號而稱子以告令諸侯

賦役

書法

譏重斂故書成元年譏始邱使也成元年作為也成元年邱作甲非正也成元年作者

不宜作也成元年直書示改法重賦哀十二年不書初哀十二年譏始用田賦哀十二年

用者不宜用也哀十二年初者何始也宣十五年初者志變法之始也宣十五年稅畝者

何履畝而稅也宣十五年舊法亡謂之作襄十一年三軍者何三卿也襄十一年志三家

分公室之始襄十一年舍中軍善辭也昭五年不言中軍者五亦有中三亦有中昭五年

舍中軍貴復正也昭五年書舍中軍微詞以著其罪昭五年

事類

經

宣十五年初稅畝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左傳初稅畝非禮

也非取民穀出不過藉周法民畝分田十畝以豐財也百姓足君孰與不公羊

曰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譏始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

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

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穀作矣什一而行穀梁曰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借民力治公

之私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

不善則非責吏田畯也吏急民使不公田稼不善則非民民勤初稅畝者非公之去

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何休曰宣公無恩信於民不肯盡力公田故公家履踐案

又稅私田之十一也

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古者公田為居

為居八家共居

井竈葱韭盡取焉胡氏曰

孟子曰畊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畊於其野矣書初稅畝者譏宣公廢

助法而用稅也殷制公田為助助者藉也周因其法為徹徹者通也其實皆什一也

古者上下相親上之於下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惟恐民食之不給也下之於上

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恐公田之不善也故助法行而頌聲作矣世衰道微上

下交惡民惟私家之利而不竭力以奉公上惟邦賦之入而不惻怛以利下水旱凶

災相繼而起公田之入薄矣所以廢助法而稅畝乎初者志變法之始也其後作印

甲用田賦至於二猶不足則皆宣公啓之也故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

將若何有國家者必欲克守成法而不變其必先務本乎○成元年三月作印甲

禮周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印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印為甸甸六十四

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印

出之譏重左傳為齊難故作印甲前年魯乞師於楚欲以伐齊公羊曰何以書譏譏

於印使也四井為邑四邑為印甲錯穀梁曰作為也印為甲也使一印之民印甲國

之事也印作甲非正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

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為也印作甲非正也胡氏曰作印甲

益兵也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印四印為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

所取於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為齊難作印甲益兵備敵重困農

民非為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

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印所

出十有八人積四印而具一乘耳今作印甲者即印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

兵矣則未知其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魯至昭公時嘗蒐于紅

草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又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有五十人則魯每

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皆為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先儒或言

甲非人人之所能為又以為印出甸賦加四倍者誤矣○襄十一年春王正月作三

軍增立中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此志三家分公室之始

左氏曰季武子

季孫將作三軍

魯本無中軍唯上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

二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司以改作

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也賦稅其軍三家各征

穆子曰然則盟諸穆子知季氏將復變易故盟之乃盟諸僖闕僖官詛以禍福之門言相要諸五父之衢五父衢道

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三分國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壞其軍乘分以足成三軍季氏使

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使軍乘之人率其邑不入者倍征不入者倍征公家倍征之設利

病欲駢使入已故昭五年傳曰季孟氏使半為臣若子弟取其子弟之半也四分

氏盡征之民辟倍征故盡屬季氏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

取其叔孫氏使盡為臣盡取子弟以不然不令制軍分民不如是則三家不令其故

公羊曰三軍者何三卿也作三軍何以書譏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作三軍為軍

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氏事皆上下卿各一上士相上卿

下士相下卿足以為治襄公委任疆臣國家內亂不推其原乃益司馬作中卿官踰

三制故昭五年公羊曰曷為不言三卿五亦有中三亦有中此解襄十一年作三軍

幾之軍者五亦有中三亦有中不知何中也穀梁作為也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大國三

二軍小國一軍魯有胡氏曰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

二軍今增置中軍爾

侯封于曲阜地方數百里天下莫強焉及魯公時能復周公之宇而史克作頌其詩

曰公車千乘說者以為大國之賦也又曰公徒三萬說者以為大國之軍也故知三

軍魯之舊爾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

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于朝車復于甸甲散于邱卒還于邑將皆公

家之臣兵皆公家之眾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

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其明年季孫宿救

台遂入鄆又其後享范獻子而公臣不能具三糶糶二十九年民不屬公可知矣春秋書

其作舍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

昭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襄十一年始立中軍至是舍之舍中軍從祀先公皆善

陽虎專季氏也左傳舍中軍卑公室也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毀中軍于

定八年從祀先公季孫不欲親其議勅二家會諸大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施氏成諸臧氏季孫不欲親其議勅二家會諸大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三家各有季氏盡征之無所入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孟氏取其半焉復以子弟

一軍家屬於公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孟氏取其半焉復以子弟

三軍家屬於公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孟氏取其半焉復以子弟

三軍家屬於公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孟氏取其半焉復以子弟

三軍家屬於公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孟氏取其半焉復以子弟

三軍家屬於公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孟氏取其半焉復以子弟

三軍家屬於公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孟氏取其半焉復以子弟

三軍家屬於公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孟氏取其半焉復以子弟

三軍家屬於公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孟氏取其半焉復以子弟

三軍家屬於公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孟氏取其半焉復以子弟

三軍家屬於公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孟氏取其半焉復以子弟

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簡擇取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國人盡屬三家

隨時獻公而已以書使杜洩叔孫氏宰也告于殯告叔孫之極四年叔孫約卒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

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闕詛諸五父之衢皆在襄十一年受其書而投擲之

受季孫之書而投棄之不以告帥士而哭之痛叔孫之見誣公羊曰舍中軍者何復古也然則曷為不言三

卿五亦有中三亦有中此解襄十一年作三軍意作時益中軍不言中軍者五亦有中三亦有中不知何中也今此据上作三軍不言中則益三

之中舍三之中皆可知也穀梁曰貴復正也魯次國舊二軍襄十一年立三軍今毀之故曰復正胡氏曰三軍作舍皆自三

家公不與焉公室益卑而魯之兵權悉歸於季氏矣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兵政之

本原書其作舍而公孫于齊薨于乾侯定公無正必至之理也已則不臣三綱淪替

南荆叛昭十年陽虎專季斯囚定五年而三桓之子孫微矣亦能免乎書曰舍中軍微詞

以著其罪也昭十年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矍帥師伐莒胡氏曰前已舍中軍矣曷為

猶以三卿並將乎季氏毀中軍四分公室擇其二二家各有其一至是季孫身為主

將二子各率一軍為之副則三軍固在其曰舍之者特欲中分魯國之眾為已私耳

以為復古則誤矣襄公以來既作三軍地皆三家之土民皆三家之兵每一軍

將其所屬而公室無與焉是知雖舍中軍而三卿並將舊額固存矣○哀十二年春

用田賦杜註直書之者以示改法重賦林註以邱賦一乘為未足又以田賦之也田賦之也者家一人也家一人管子內政之法也諸侯之益兵自齊始晉次之

州兵是也春秋之季魯亦行之也是故作邱公羊曰何以書譏譏始用田賦也

甲用田賦不書初○僖十五年晉作州兵穀梁曰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古者一邱之田賦者斂取其財也言用田賦

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為率矣六井一百四十四夫軍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乃分別其田及家

財各令出此賦則一邱之田出馬二匹牛六頭故曰用田賦言非所宜用也謂之田賦者古者但賦其家財今

又計田貢故曰田賦也胡氏曰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

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古者公田什一助而不稅魯自宣公初稅畝後世遂以為常而不復矣至是二猶不

足故又以田賦也夫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今用

田賦軍旅之征非矣田以出粟為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為主而足兵周制宅不毛者

有里布無職事者征夫家漆林之稅二十而五則弛力薄征當以農民為急而增賦

竭作不使末業者獨幸而免也今二猶不足而用田賦是重困農民而削其本何以
為國書曰用田賦用者不宜用也近世議弛商賈之征達於時政者欲先省國用首
寬農民後及商賈知春秋譏田賦之意矣

傳

莊十四年胡氏曰齊自管仲得政滅譚莊十之後二十年間未嘗遣大夫為主將亦
未嘗動大衆出侵伐蓋以制用兵而賦於民薄矣故能南摧強楚西抑秦晉天下莫
能與之爭也○閔元年左傳晉侯作二軍周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晉本
年僖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僖十五年左氏曰秦
伯伐晉戰于韓原秦獲晉侯以歸穆姬申生姊秦聞晉侯將至以大夫嬴弘嬴其
母弟與女簡璧嬴弘登臺而履薪焉古之官闕者皆居之臺以抗絕之穆姬欲自罪
通○穆姬為惠公告罪登臺履薪宜也使以免服衰經逆且告免衰經遭喪之服令
而帥子女以同登臺蓋藉用制制之術且告將以行人服此服迎秦伯乃許晉平晉侯使卻乞夫也告取呂飴甥即呂甥也蓋姓取且召之子金

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晉侯聞秦將許之平故告呂甥召使且告之曰孤雖

歸辱社稷矣其卜貳代也也惠公大也眾皆哭哀君不晉於是乎作爰田分公田之稱

之於所賞之衆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患之至也將若君何言惠公處喪人

至厚也國人將何以圖吾君衆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大子諸

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諸侯聞我征

意公復有子圍人心和親國勢強盛使諸侯與我為好者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

有所勸勉與我相惡者有所畏懼庶有益於我國家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

為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因十一月晉侯歸於是秦始征也晉河東置官司焉

以征河東之賦此即惠公許賂秦以○僖二十七年左傳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

固如晉告急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閔元年晉獻公作二○僖二十八年左傳晉

侯作三行以禦狄晉置上中下三軍今復增置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

左行三行無佐○僖三十一年左傳晉蒐於清原作五軍以禦狄二十八年晉作三

下新趙衰為卿二十七年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今始從原○文元年左傳秋晉侯

大夫為新軍帥二十五年趙衰為原大夫

軍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六 賦役

五

疆戚田晉取衛田正其疆界

○文四年左傳曹伯如晉會正

社註會受貢賦之政也傳言襄公能繼文

之業而諸侯服從

○文六年左傳春晉蒐于夷

舍二軍 倍三十一晉蒐清原作五軍今舍二軍復三軍之制 前年四御

卒故蒐以謀元帥

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

趙衰 佐之陽處父至自温 往年聘衛過 改蒐于董

易中軍

易以趙盾為帥射姑佐之

陽子成季之屬也 處父嘗為趙衰屬大夫 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

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 ○文十一年左傳初宋武公之世鄭瞞伐宋

在春 秋前 司徒皇父

戴公

帥師禦之而班御皇父充石

皇父 公于穀甥為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

邱宋獲長狄緣斯皇父之二子死焉

皇父與穀甥及牛父皆死故而班獨受賞

宋公於是以門賞班

門使食其征

稅謂之而門 班之姓名其門

○宣二年左傳晉靈公不君 失君道也 厚歛

以彫牆 厚重也重賦歛於民以彫畫牆壁

○宣六年秋八月螽胡氏曰傳謂螽為穀災虐取於民之

效也軍旅數起賦歛既繁戾氣應之年穀不豐國用空乏卒至於改助法而稅民蓋

自此始矣 ○成三年左傳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

為六軍僭王也萬二千五百人為軍 韓厥趙括華朔 韓穿荀躒趙旃皆為卿 韓厥為新中軍趙括佐之華朔為新上軍韓穿佐之荀躒

成四年左傳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

前年鄭伐許其田今正其界 許人敗諸展陵 亦許地 鄭伯伐許

取鉏任泠敦之田 ○成十八年左傳晉悼公即位於朝始命百官

始為 施舍已責 恩

惠舍勞役止逋責

逮繇寡 微 振廢滯 起舊德 匡 亦救也 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歛宥 寬 罪戾

節也 器用時用民 使民以時 欲無犯時 不縱私欲以奪農時

○襄四年左傳冬公如晉聽政 受貢賦多少之

政 晉侯享公公請屬鄆

小國也欲得使屬魯如須句顯史之比使助魯出貢賦公時年七歲益相者為之言 晉侯不許孟獻子

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讐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

言以魯國之密邇於齊楚仇讐之國而願堅固一心以事晉君無失

晉官微發之命 鄆無賦於司馬

晉司馬又掌諸侯之賦

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福小闕 不共也 而為

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

借鄆以自助

○襄八年左傳子展 子罕子鄭 曰晉君方明

四軍 謂上中下新軍也 無闕八卿 軍有二卿 和睦 ○襄二十二年左傳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

魯御邑 御叔在其邑 武仲過之遇雨 將飲酒曰馬用聖人 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 我將飲酒而已雨行

何以聖為 言我但欲飲酒而已無所用聖人且武仲

出行而遇雨不知晴雨何以為知且聖也 穆叔 即叔孫豹 聞之曰不可使也而

傲使人 言御叔不任使四方而傲慢武仲承命出使之人

國之靈也令倍其賦 古者家有國邑故以重賦為蜀傳言穆叔能用教 ○

襄二十五年左傳趙文子武為政代范今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以重禮待諸侯○昭三年

左傳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復以女繼少姜既成昏許昏成晏子受禮受禮之禮叔

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問與衰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不知其他齊其為陳

氏矣唯知齊將為陳氏公棄其民棄民不恤而歸于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此四等量之名四升為豆

各自其四以登于釜四豆為區區斗六升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登成釜十則鍾六

斗陳氏三量豆區釜三等之量皆登一焉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為釜五釜為區五區為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乃大

矣鍾八斛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貸厚而收薄山木如也往也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

海山木往賣於市價如在山不加貴海之雜利往賣於市價如在海不加貴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齊國之民三分其力

後之所得其二分入於公而共衣食其一分言公重賦歛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已上凍餒不見國之諸市

屨賤踊別足者屨貴言別民人痛疾而或煨休痛念之謂陳氏也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

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四人皆舜後陳氏之先其相胡公始封陳之祖

始封陳之祖大如也鄭其妃已在齊矣言陳氏雖為人臣然將有國其先祖鬼神已與胡公共在齊○昭四年左傳鄭子產作邱賦邱

六非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田賦在哀十一年國人謗毀也之曰其父死於路謂子國為尉氏所殺襄十年

已為薑尾謂子產重賦毒害百姓如蜂蠶之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鄭大夫以告子產曰何害苟

利社稷死生以用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法也故能有濟也欲為善者不改其所守之法度故能有成

功民不可程度不可改民心不可使之逆法法度不可使之改變詩逸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子產自以為禮義無愆

吾不遷移也矣渾罕子為氏也其先亡乎言其歛怨於民先亡君子作法於

涼薄也其敝猶貪言君子作法付一取民歛從其薄其流敝猶至於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言不可久行○昭十三

年左傳同盟于平邱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及盟子產爭承承貢賦之次

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位也列尊貢重言鄭國在甸服外爵列伯所貢者多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謂

職貢者子畿內共也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言鄭國在甸服外爵列伯職貢者懼弗給也敢以

為請諸侯靖也息也兵好以為事行理使人通聘問者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法也小國有關所

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貢賦法輕則小國存

貢賦法重則小國亡亡在今日立法自日中以爭至於昏晉人許之○昭二十年左傳齊侯疥當作疥

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還其所稅○哀十一年左傳齊為郟故在前國書高無平帥師伐

我及清公叔務人昭公為見保者守城者而泣曰事克後政重賦稅上不能謀士不

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既言人不能死師及齊師戰于郊公為與其

嬖僮汪錡乘皆死○左傳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封內之田以嫁

公女有餘以為已大器鍾鼎之屬國人逐之故出

僖二十八年左傳宋人使門尹般夫如晉師告急楚人猶未解楚子入居于申申在

內故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二十七年楚圍宋子玉使伯芬子越椒也

請戰請戰于楚成王求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由塞讒慝若為賈之言謂子玉

之口王怒楚成王怒其不肯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楚有左右廣又大子與若敖武

王之祖父葬若敖之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實從之楚子還申遣此兵○成二年

左傳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楚侵魯及陽橋故以

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傳曰寡人生十年而喪先君共王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

而後可詩大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言文王以夫文王猶用衆况吾儕乎

衆士為安况吾儕輩去文王甚遠可不恃衆以安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楚莊王臨終屬無德以及遠方無明

德以服遠方諸侯之國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善用其力乃大戶閭民已責棄逋逮鯨施及

救乏赦罪悉師悉起王卒盡行○昭十二年左傳王曰楚靈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

皆于乘○昭十四年左傳楚子平使然丹簡上國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之兵於宗邱

且撫其民分與貧振救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單身民也收救災患宥孤寡其

賦赦罪戾詰責也姦慝舉淹滯有才德而禮新羈旅方新敘舊勲故有舊祿勲功合

親九任良物事也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如然○定四年左

傳林註自闔廬立始為三軍以肄楚○哀七年左傳秋伐邾公伐邾茅夷鴻邾大以

束帛乘幸自請救於吳無君命曰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敵也魯以八百乘也賦邾

賦六百乘君之私也為私以私奉貳國使之強大唯君圖之吳子從之○哀九年

左傳秋吳城邾溝通江淮於邾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邾江是

工作

書法

不言城未遷傳二年以魯辭書之傳二年不言城滅也公羊傳不言城之不與諸侯專

封也公羊傳國而曰城穀梁傳邑曰城封也穀梁傳其言城之者專辭也穀梁傳不書

所會後也左傳略而不書略小惠存大節胡傳再書城詞繁而不殺傳元年一

事復言師公羊傳不言遂若更別來城梁傳一事而再列不可言諸侯師故傳元年

杜書不時告也定十五年何以書去國築臺厲民以自樂也莊三十一譏臨民之所激浼

也莊三十一譏遠也莊三十一譏臨國也莊三十一謹而志之莊三十一惡內也莊三十一

年穀刺奢莊三十一屋壞書不共也文十三譏久不脩也文十三極稱之志不敬也

極稱言屋壞不復依違其文也非霸王而立武宮故譏之成六年立者不宜立也公羊傳非

例所譏襄十五年其廟已毀而立其宮書以譏之定元年邑曰築都曰城莊二十八他築

非例莊二十八大曰城小曰築故館則書築臺則書築園則書築莊二十八邑而書築

者創作邑也莊二十八其志不必為也莊二十八言新者更造之辭莊二十九修舊書

譏莊二十九言新有故也莊二十九言不時也莊二十九言新以易舊言作以興事皆

更造之文傳二十年非開閉之急故以土功之制譏之傳二十年惡奢泰公羊傳作

為也傳二十年非作也傳二十年言作者創始也傳二十年凡用民力得其時制者猶書

于策以見勞民為重事而况輕用於所不當為者乎傳二十年不曰京師而曰成周以見

周與列國等耳昭三十二書城是非常也昭三十二不書其人有闕也傳十四不序諸

侯散辭也傳十四總曰諸侯君臣之辭傳十四但曰諸侯者不係之伯者之辭也

傳十四年其曰諸侯散辭也穀梁傳沒諸侯而不書傳十四書諸侯而不序傳十四

不書諸侯正王法也傳十四大都以名通者則不繫國莊三十二為天下城之也皆非

一國之辭也莊十年若言中國焉襄二年其言城之何取之也公羊傳為中國諱也襄

年公言遂歸惡乎大夫也公羊傳責不能有也襄二年據事直書而義自見襄七年考

猶入室也隱五年公考成也隱五年公孫而修之非也隱五年考者始成而祀也隱五年

因其考宮而正名之隱五年凡官廟非志災失禮則不書隱五年以重書也以功重故

稍補完至令大崩壞然後發衆城之糞苦百姓空虛國家與始城無異隱七年公羊傳凡書城者完舊也隱七年浚之者何深之

也莊九年著力不足也穀梁傳見勞民於守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為後戒也莊九年諱

以凶年造邑莊二十八年譏築于外非禮也莊元年一書再書不以為得禮而特書之也

莊元年書時也莊二十九年毀壞之也文十六年毀何以書譏文十六年其言新作之何修

大也定二年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定二年刻桷非禮也莊二十四年并非丹楹

之志皆譏也隱七年築不志其志非正也成十八年譏有囿又為成十八年於僭君必

書者必正之意也定二年譏其後也文二年不待貶絕而可見襄二十九年城非春秋所

貴成九年矜其盛而稱師隱五年遂繼事也文七年

事類

經

隱五年考仲子之宮杜註成仲子宮安其主而祭之惠公以仲子手文娶之欲以為

姓以名宮林註仲子桓母也隱將讓桓故以桓母為夫公羊曰考宮者何考猶入室

也始祭仲子也考成也成仲子之宗廟而祭之所以居穀梁曰考者何也考者成之

也成之為夫人也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公子者長子之弟及

故不得於子祭於孫止子祭孫止貴仲子者惠公之母隱孫而修之非也貴隱也胡氏

曰考者始成而祀也其稱仲子者惠公欲以愛妾為夫人隱公欲以庶弟為嫡子聖

人以為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適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為別立宮以

祀之非禮也故因其考宮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宮而夫人衆妾之分定矣隱公攝讓

之實辨矣桓公篡弑之罪昭矣存則以氏繫姓以姓繫號歿則以謚繫號以姓繫謚

者夫人也存不稱號歿不稱謚單舉姓字者妾也凡宮廟非志災失禮則不書○莊

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桓公楹柱也公羊曰何以書譏丹桓宮楹非禮也穀梁曰禮天子

諸侯黜也黑也 聖白壁也 大夫蒼士黈黃色 丹楹非禮也○莊二十四年春王三月刻也鏤也 桓

宮楠椽也將逆夫 左傳刻其楠皆非禮也并非丹楹 御孫魯大諫曰臣聞之儉德之

共也司馬公訓儉文引此言儉者上下共 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以不丹楹 而君

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公羊曰何以書譏刻桓宮楠非禮也穀梁曰禮天子之楠方

楠圓以細石磨之 斲之龔之加密石磨之 焉諸侯之楠斲之龔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楠非正

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謂娶 與非正謂刻楠 而加之於宗廟本非宗廟之 以

飾夫人為夫人 非正也刻桓宮楠丹桓宮楹斥言桓宮以惡莊也彌宮不忍斥之謂

而謂之桓宮以桓見殺於齊而飾其宗廟以榮讎國之女惡莊不于 胡氏曰公將逆姜氏丹桓宮之楹刻其楠為盛飾

以誇示之此非特有童心而已自常情觀之丹楹刻楠宜若小失而春秋詳書于策

御孫以為大惡何也桓公見殺于齊則不能復而盛飾其宮誇示仇人之女乃有亂

心廢人倫悖天道而不知正者也御孫知為大惡而不敢盡言春秋謹禮於微正後

世人主之心術者也故詳書于策斥言桓宮以惡莊為後蓋也○文二年春王二月

丁丑作僖公主主者般人以栢周人以栗 左傳書不時也過葬十月故曰不時 僖

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三年喪終則遷入於廟 公羊曰作僖公主者為僖公作主也主者曷用虞主用桑

練土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不時也欲久喪而後不能也作練主

月文公欲喪三十九月九月穀梁曰作為也為僖公主也立主喪主於虞禮平旦

中反而祭謂之虞 吉主於練期而小 作僖公主譏其後也僖薨已十七 作主壞廟有時日於

練焉壞廟禮親過高祖則毀 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易檐改塗者將納新 胡

氏曰作主者造木主也既葬而反虞虞主用桑期年而練祭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

也何以書僖公薨至是十有五月然後作主慢而不敬甚矣夫慢而不敬積惡之原

也以為無傷而不去至於惡積而不可掩所以謹之也○文十三年大室大廟 屋壞

左傳書不共也簡慢宗廟使至頹頹 公羊曰世室屋壞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

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為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

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

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為周公主然則

周公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周公德至重功至大嫌之魯恐天下迴心趨鄉之故封伯禽命使遙供養死則奔喪為主

所以一天下之心於周室爾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牲殷牲也不致與文武同也魯公用騂牝赤脊周為差也羣公不毛不純色所以降於尊祖也魯祭周公何以為盛盛盛也在器曰盛周公盛新穀也謂新穀滿

其魯公壽謂下故上新謂下故上新羣公廩連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耳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修也穀梁曰大室屋壞者有壞道也譏不修也大室猶世室世世有是室故言世室也周公

曰大廟伯禽曰大室羣公曰宮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然則其實一也蓋尊伯禽而異其名耳禮宗廟之事君親割牲夫人親春春菜敬之至也為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極稱言屋壞不復依違其文也胡氏曰書世室屋壞譏久不修也何以知久乎自正月不雨則無壞道也不雨凡七月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先君之廟壞不恭甚矣凡此皆志文公怠慢不謹事宗廟以致魯國衰削之由其戒切矣○文十六年毀泉臺臺名毀壞之也左傳有蛇

自泉宮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自伯禽至僖公十七君此蛇妖數亦十七也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

泉臺魯人以為蛇妖所出而聲姜薨故壞之公羊曰泉臺者何郎臺也郎臺則曷為謂之泉臺未成為

郎臺既成為泉臺毀泉臺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為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穀梁曰喪不貳事貳事緩喪也以文為多失道矣自古為之今毀之不如勿處而已矣胡氏曰先祖為之非矣然臺之存毀非安危治亂之所繫也雖勿居

可也而必毀之是暴揚其失有輕先祖之心此履霜之漸弑父與君之萌春秋之所謹也故書○成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魯人自肇之功至今無患故築武軍又作先君武宮以告成事欲以示後世左傳

二月季文子以肇之功成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立武

宮非禮也宣十二年潘黨勸楚子立武軍楚子答以武有七德非已所堪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今魯倚晉之功又非霸王而立武宮故譏之聽於人以救其難言請人救勝非已功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已非由人也公羊曰武宮者何武公

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宮非禮也胡氏曰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官廟即遠有毀而無立故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者諸侯之廟制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

皇考廟皆有祭焉曰顯考廟曰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禱則

祭無禱乃止去禫為鬼諸侯之祭法也武公至是歷世十一其毀已久而輒立焉非

即遠有終之意故特書曰立者不宜立也○定元年立煬宮煬公伯禽子也其廟已毀季氏禱之而立

其宮書以識之左傳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平子逐君懼而請禱於煬公九月立煬宮昭公死於外

故立其宮公羊曰煬宮者何煬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煬宮非禮也胡氏曰

其曰立者不宜立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

莊元年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公在諒闇慮齊侯當親迎不忍便以禮接於廟又不致逆王命故築舍於外左傳築王姬之

館于外為外禮也齊疆魯弱又委罪於彭生魯不能讐齊然喪制未闕故異其禮得禮之變公羊曰何以書譏何譏爾築

之禮也于外非禮也以言外知有築內之道也于外何以非禮築于外非禮也魯本自得以讐為解無為受命而外

之故曰非禮其築之何以禮主王姬者必為之改築主王姬者則曷為必為之改築於路

寢則不可小寢則嫌羣公子女公子也之舍則以卑矣其道必為之改築者也穀梁曰築

禮也于外城外也非禮也築之為禮何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朝之出於朝則已尊於

寢則已卑為之築節矣主王姬者當設几筵於宗廟以俟迎者故在公門之內築王姬之館築之外變之正也築之外

變之為正何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昏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胡氏曰魯於王

室為懿親其主王姬亦舊矣館于國中必有常處今特築之於外者穀梁子以為仇

讎之人非所以接昏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知其不可故特築之于外也築之

于外得變之正乎曰不正有三年之喪天王於義不當使之主有不戴天之讎莊公

於義不可為之主築之于外之為宜不若辭而弗主之為正也是以君子貴端本焉

或曰天王有命固不可辭使單伯逆于京師上得尊周之義為之築館于外下未失

居喪之禮奚為不可曰以常禮言之可也今莊公有父之讎方居苦塊此禮之大變

也而為之主昏是廢人倫滅天理矣春秋於此事一書再書又再書者其義以復讎

為重示天下後世臣子不可忘君親之意故雖築館于外不以為得禮而特書之也

○莊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刺奢且非土功之時公羊曰何以書譏何譏爾臨民之所激浼也

無垢加功曰激去垢曰浼齊人語也譏者為瀆下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惟士簾所以防泄慢之漸也胡氏曰何以書厲民也天子

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去國築臺于遠而不緣占候是為游觀之

所厲民以自樂也厲民自樂而不與民同樂則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豈能獨樂乎

○夏築臺于薛魯地公羊曰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秋築臺于秦魯地公羊曰何以書

譏何譏爾臨國也社稷宗廟朝廷皆為國皆不當臨臨社稷宗廟則不敬臨朝廷則泄慢穀梁曰不正罷民三時虞山

林藪澤之利且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或曰倚諸桓也桓外

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越千里之險壯伐山戎為燕辟地魯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

事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惡內也識公依倚齊桓而與桓行異○成十八年八月築鹿

囿築墻為鹿苑左傳築鹿囿書不時也非土功時公羊曰何以書譏何譏爾有囿矣又為也穀

梁曰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昭九年冬

築郎囿苑也築苑於郎也左傳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大雅曰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言文王始經營臺非急疾之衆民自以子義來勸樂為之焉用速成其以勦勞民也無囿

猶可無民其可乎○定十三年夏築蛇淵囿書不時也

莊九年冬浚洙洙水深之為齊備公羊曰洙者何水也浚之者何深之也曷為深之畏齊

也曷為畏齊也辭殺子糾也時魯新見魯受齊浚之微弱耻甚故諱使若辭不肯殺子糾而齊自取殺之畏齊怒為備穀梁曰浚

洙者深洙也著力不足也畏齊難故胡氏曰固國以保民為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邦本

一搖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庭彭蠡河漢之險猶不足憑而況洙乎書浚洙見

勞民於守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為後戒也

莊二十八年冬築郿魯下邑傳例曰邑曰築左傳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

曰邑周禮四縣為都四井為邑然宗廟所在則雖邑曰都尊之也言凡邑則他築非例邑曰築都曰城公羊曰冬築微大無

麥禾冬既見無麥禾矣曷為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穀梁曰山

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典禽獸之官之非正也言規固而築之又豈官司胡氏曰

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築故館則書築臺則書築囿則書築郿邑而書築者創作邑也

其志不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於其所不必為也則非入君之心矣莊公惟宮室

臺榭是崇是飾費用浸廣調度不充有司會計歲入之多寡虛實然後知倉廩之竭

也故於歲杪而書曰大無麥禾不敦其本而肆侈心何以為國○莊二十九年春新

延既言新者皆舊物不可用更造之辭左傳春新作延既延無作字蓋闕書不時也治既當以秋分因馬向入而修之今以春作故

日不凡馬日中春秋分也而出春分百草始繁則牧於坰野故日中而出日中而秋分農功始藏水寒草枯則馬遷既故日中而入

公羊曰新延既者何修舊也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凶年不修穀梁曰延既

者法既也周禮天子十二閑馬六種邦國制六閑馬四種每廐一閑言法既者六閑之舊制也其言新有故也有故則何為書

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

食則百事廢矣冬築微春新延既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胡氏曰言新者有故也何

以書昔韓昭侯作高門屈宜臼曰不時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前年

秦拔宜陽今年旱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詘舉贏者也夫無麥禾

告糴于齊冬築鄒春新延既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僖二十年春新作南門魯城南門

也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改名高門也言新以易舊言作以與事皆更造之文也左傳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失

功之凡故塞從時門戶道橋謂之啟城郭墻壘謂之塞皆官民之開閉不可一日而

之制議之傳雖故閉皆從土公羊曰何以書譏何譏爾門有古常也惡奢泰不奉穀

功之時故別起從時之例

梁曰作為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責其改舊制也南門者法門也南而而治法

故曰胡氏曰言新者有故也言作者創始也其曰南門者南非一門也庫門天子寧

法門門雉門天子應門書新作南門譏用民力於所不當為也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

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時制者猶

書于策以見勞民為重事而况輕用於所不當為者乎然僖公嘗修泮宮復闕宮矣

奚斯董其後史克頌其事而經不書者宮廟以事其祖考學校以教國之子弟二者

為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其垂教之意深矣○定二年冬十月新作雉門及

兩觀公羊曰其言新作之何修大也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也勉乎公室

也穀梁曰言新有舊也作為也有加其度也此不正謂更廣大之其以尊者親之何

也據當詳而以雉門親雖不正也於美猶可也於美猶可者謂上災惡故尊雉門推

可以親胡氏曰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雉門象魏之門其外為庫門而鼻

之也門在庫門之外其內為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內是天子之五門也僖公嘗修泮宮

復闕宮非不用民力也而春秋不書新作南門則獨書者南非一門也必有不當為者子家駒以設兩觀為僭天子是非諸侯之制明矣夫撥亂反正者必本諸身身正者物必正春秋於僭君必書者必正之意也使定公遇災而懼革其僭禮三家陪臣雖欲僭諸侯執國命其敢乎習舊而不知以為非何以禁季氏之脅其主矣故特書新作以譏之也

隱七年夏城中邱魯邑 此書左傳夏城中邱書不時也夏非城築之時妨農事也公羊曰中邱

者何內之邑也城中邱何以書以重書也以功重故書也不稍稍補完至令大崩壞然後發衆城之隈苦百姓空虛國家與始

城無穀梁曰城為保民為之也民衆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保民以德不以城也如民衆而城小輒益城是

無極矣凡城之志皆譏也胡氏曰程氏曰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民力民力足則生養遂教化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

作不時害義固為罪矣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為重事也人君而知此義則知慎重

冬用民力矣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城中邱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也

○隱九年夏城郎左氏曰夏城郎書不時也凡土功水昏正而裁水營室星也小雪

胡氏曰城者禦暴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役有時大都不過三國之一邑無百雉之城

制也魯嘗城費城郎其後復墮焉則越禮而非制矣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制

用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時也隱公城中邱城郎而皆以夏則妨農務而非時矣城

不踰制役不違時又當分財用平板榦稱審築程土物議遠邇畧基址揣厚薄勿溝

洫具饑糧度有司量功命日不愆于素然後為之可也况失其時制妄興大作無愛

養斯民之意者其罪之輕重見矣○桓五年夏城祝邱齊鄭將 嚴紀故○桓十六年冬城向

左傳書時也凡土功水昏正而裁今已○莊二十九年城諸及防諸防皆魯邑傳例

難而興作傳皆重云冬水星將正故曰書時○莊二十九年城諸及防諸防皆魯邑傳例

時以釋之他皆放此左傳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謂今九

一月龍星角亢晨戒事也戒民以火見而致用致築作水昏正而裁謂

見東方三務始畢土功事火見大火心星次而致用致築作水昏正而裁謂

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日南至微陽始穀梁曰可城也以大及小也冬可用

是樹板幹而興作動故土功息穀梁曰可城也以大及小也冬可用

農役耳不謂齊管仲私邑濟北穀城縣城中有左傳春

作城無譏管仲井大都以名通者則不繫國左傳春

城小穀為管仲也

公感齊桓之德故為管仲城私邑

○文七年三月甲戌取須句

魯之封內屬國也僖公反其君之後

邾復遂城郛

魯邑因伐邾師以城郛備邾難

穀梁曰遂繼事也○文十二年十有二月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師城諸及鄆

鄆魯魯所爭者員即鄆也以其遠徧外國故帥師城之

左傳城諸及鄆書時也得城築之時公羊曰季

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運穀梁曰稱帥師言有難也○宣八年冬十月城平陽左傳城

平陽書時也○成四年冬城鄆

公欲叛晉故城而為備

公羊曰冬城運○成九年城中城

閏月城在十一月之後十一月之前故傳曰書時

左傳城中城書時也穀梁曰城中城者非外民也中城者郭之內

而宮之

胡氏曰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以為固也穀梁子謂凡城之

誌皆譏其說是矣莒雖恃陋不設備至使楚人入鄆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苟有令

政使民效死而不潰寇亦豈能入也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城其為儆守益微矣

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歟曰百雉之城七里之郭設險之大端也謹於禮以為國辨

尊卑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陵僭限隔上下者乃體險之大用也獨城

郭溝池之足恃乎○襄二年冬仲孫蔑會晉荀營齊崔杼宋平元衛孫林父曹人邾

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舊鄭邑今屬晉

左傳會于戚

秋七月

謀鄭故也

鄭人叛晉謀討之

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偏鄭知武子曰善鄭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求矣

子與齊崔杼次于鄆崔杼有不服晉之言獻子以告知武子

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

三國齊之屬寡君之憂不唯

鄭言復憂齊叛

營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

以城事白晉君而請齊會之欲以觀齊志得請而告命告諸侯命集

寡君賴之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

即崔杼

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

武子言事將在齊齊人懼帥小國而會之

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如孟獻子之謀公羊曰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

城之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諱伐喪也曷為

不繫于鄭為中國諱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歸惡乎大夫也穀梁曰若言中國

猶國焉內鄭也

不繫虎牢于鄭者如中國之邑也所中如國中之邑者鄭服罪故內之

胡氏曰虎牢鄭地故稱制邑至

漢為成臯今為汜水縣巖險聞於天下猶虞之下陽楚之上黨魏之安邑燕之榆關

吳之西陵蜀之漢樂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棄焉者也有是險而不能

守故不繫於鄭然則據地設險亦所貴乎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邱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城郭溝池以為固六君子之所謹也鑿斯池築斯城與民同守孟子之所以語滕君也夫狡焉思啟封疆而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者固非春秋之所貴守天子之土繼先君之世不能設險守國將至於遷潰滅亡亦非聖人之所與故城虎牢而不繫於鄭程氏以為黃郛之不能存也其聖人以待衰世之意小康之事邪襄十年經林註不繫之鄭者為天下城之也皆非一國之辭也○襄七年夏四月城費季氏邑南遺假事難而城左傳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叔仲惠伯之孫為隱正隱正主欲之自城費而季氏始強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使遺請城吾多與而後故季氏城費傳言祿去公室胡氏曰夫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則固忠於公室而不顧其所食之私邑也及行父卒宿之不忠遂專魯國之政羣小媚之無故勞民妄興是役季氏益張其後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至於帥師墮費其越禮不度可知矣然則書城費乃履霜堅冰之戒強私家弱公室之萌據事直書而義自見矣

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襄十三年冬城防防氏邑左傳冬城防書事時也土功雖有常節於是將早城滅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得城築之禮○襄十五年夏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備齊故夏城非例所譏左傳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不畏霸王於是故敢伐魯乎城成郛郭也於是魯城成郛以備齊○襄十九年冬城西郛魯西郭左傳城西郛懼齊也前年與齊為鐘故懼○城武城左傳齊及晉平盟于大隧穆叔歸曰齊猶未也言齊猶未服於晉不可以不懼不可以不知所懼乃城武城○襄二十九年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左傳晉平公杞出也晉平公母杞女故治其地即晉荀盈六月知悼子即晉荀盈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即仲孫宿會之鄭子大叔即游吉大叙與伯石即公孫段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衛大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諸姬之闕而夏肆夏肆杞也是屏城也屏城也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晉姬姓也棄我諸姬所厚者薄其誰望晉而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小雅曰協比其鄰昏姻孔甚也猶旋旋歸之言王者和協近親則昏姻甚歸附也晉不鄰矣其

誰云之晉不恤鄰近之親穀梁曰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滿

城以自守也把危而不能自守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諸侯恤災

能同恤災危故曰變之正胡氏曰古之建國立家者必親九族然後有父族而後及

母族有母族而後及妻族此葛藟之詩所為次也晉主夏盟令行中國平公不能修

文襄悼公之業尊獎王室恤宗周之闕而夏肆是屏輕棄諸姬可謂知本乎平王惟

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揚之水所以降為國風不得列于雅也城

杞之後亦不待貶絕而可見矣○昭三十二年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

仲幾衛世叔申世叔儀鄭國參子產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戚周諸侯有事

不書僖十三年十六年成周不書襄二十四年城周不書以是為常事也書城成周

則請而後城之是非常也是役也晉魏舒南面韓不信專執于京師宋仲幾不受功

齊高張後大夫之無王甚矣其不曰左傳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富辛張如晉

請城成周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微王畏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使我兄弟謂

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謂晉憂我一二親曜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年謂二十三年

今勤戍五年謂二十八年晉難秦余一人無日忘之念諸閱閱憂焉如農夫之望歲

懼以待時王憂亂常閔閔冀望安定如農伯父若肆展放大惠復二文謂文侯仇之

業弛猶解周室之憂微文武之福以圖盟主以固其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

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成周在成周之東崇文王之德今我欲微

福假靈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喻災遠屏晉之力也其委

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微名也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功之

先王之靈以為大功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云欲罷雖有後事築

之後或有他變異之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

獻子曰善使伯音韓不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犇告于諸侯遲速衰差序次也於

是焉在在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尋平且

令城成周已丑士彌牟即士營成周計大數計所當城揣高卑度高曰揣揣版度厚

薄度量本末厚薄之制曰奴深溝洫淺之準物相也土方議遠邇相取土之方量事期知事幾

春火經傳頁

卷六 工作

計徒庸知用幾慮材用知費幾書餼糧知用幾以令後於諸侯號令於諸侯屬後屬使供其後

當役賦大賦所當書以授帥帥諸侯而效致也諸劉子韓簡子不信臨之以為成命履

命諸侯其事以穀梁曰天子微諸侯不享觀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

城之此變之正也胡氏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今至於城王都可以不書乎不曰城

京師而曰城成周者京師衆大之稱成周地名也與列國等矣定元年左傳春王正

月孟懿子會城成周不書公唐寅裁裁設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即小邦吾後也

欲使三國代宋受功後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使不得自以我適楚以我服事故我

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在僖二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復舊職之若

從宋共舊職以亦唯命惟晉所仲幾口踐土固然固曰從舊薛宰曰薛之皇也大祖

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為夏禹掌奚仲遷于邳下邳仲虺奚仲居薛以為湯左相若

復舊職將承奉王官常如奚仲仲虺何故以後諸侯何故舍天子從仲幾曰三代各

異物薛焉得有舊言居周世不得為宋後亦其職也士彌牟上景曰晉之從政者新

神盟所告其志諸乎士伯即士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典籍故事宋徵於鬼取讎於

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開寵過分則納受

此言今仲幾悔晉正合此義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知以歸不可故城三

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成先是昭二十七年晉籍秦致齊高張後不從諸侯後期不及

晉女叔寬女寬曰周襄弘齊高張皆將不免長叔違天天既厭周德襄弘欲遷高子

違人諸侯相帥以崇天子而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為不可好也○定六年冬

城中城公為晉侵鄭穀梁曰城中城者三家張也張侈或曰非外民也中城○定十

四年城莒父及霄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定十五年冬城漆邾庶其邑○定十

漆閭邱左傳冬城漆書不時告也實以秋城冬乃告廟魯知其不○哀三年五月季

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魯黨范氏故懼晉比年四公羊曰季孫斯叔叔州仇帥

師城開陽○哀四年夏城西郭魯西郭○哀五年春城毗備晉公羊曰城比○哀

師城開陽○哀四年夏城西郭備晉也○哀五年春城毗備晉公羊曰城比○哀

師城開陽○哀四年夏城西郭備晉也○哀五年春城毗備晉公羊曰城比○哀

師城開陽○哀四年夏城西郭備晉也○哀五年春城毗備晉公羊曰城比○哀

師城開陽○哀四年夏城西郭備晉也○哀五年春城毗備晉公羊曰城比○哀

師城開陽○哀四年夏城西郭備晉也○哀五年春城毗備晉公羊曰城比○哀

師城開陽○哀四年夏城西郭備晉也○哀五年春城毗備晉公羊曰城比○哀

師城開陽○哀四年夏城西郭備晉也○哀五年春城毗備晉公羊曰城比○哀

師城開陽○哀四年夏城西郭備晉也○哀五年春城毗備晉公羊曰城比○哀

師城開陽○哀四年夏城西郭備晉也○哀五年春城毗備晉公羊曰城比○哀

六年春城邾瑕備晉也公羊曰城邾婁葭

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城邢一事而再列三國於文不可言諸侯師故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壯救邢左傳邢遷于夷

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杜註侯伯州長也林註攘夷狄以禦外患分穀帛以別天災修文告

以討有罪此侯伯之禮也公羊曰此一事也曷為復言齊師宋師曹師不復言師則無以知其為

一事也穀梁曰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改事然經不言遂重列三國之師若更別來城不因前事故云改事然美齊侯

之功也胡氏曰邢以自遷為文而再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者美桓公志義卒有救

患之功也不以王命與師亦聖人之所與乎中國衰微夷狄滑夏天子不能正至於

遷徙奔亡諸侯有能救而存之則救而存之可也以王命與師者正能救而與之者

權僖二年胡傳城邢詞繁而不殺何也邢遷于夷儀經以自遷為文則其遷出於已

忘其國未嘗滅也諸侯城邢是謂同惡相恤以從簡書故詞繁而不殺美救惡也僖

十四年胡傳城邢則再序三國之師何也邢以自遷為文故再列三師而書城邢者

美其得救患分災之義無封國之嫌也是故以義言之則城邢為美春秋之法明其

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者也詳著城邢之師貴王賤霸善稱桓文以正待人

之體也隱五年胡氏曰有矜其威而稱師者如齊師宋師曹師城邢之類是也○僖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邱衛邑不言城衛衛未遷以魯辭書之不以封衛累齊公也以為天下之公義也觀木瓜以美齊定中以美衛則春秋

書楚邱以善辭居然可見矣左氏曰諸侯城楚邱而封衛焉君死國滅不書所會不書所會之諸侯後也

諸侯既罷而魯後至諱不及期故以獨城為文公羊曰孰城城衛也曷為不言城衛滅也言是時衛國已滅故不得言城衛

孰滅之蓋狄滅之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

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耻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為

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

不得專封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

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穀梁曰楚邱者何衛邑也國而曰城此邑也其曰

城何也封衛也則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不與齊侯專

封也其言城之者專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諸侯不得專封諸侯雖通其仁

以義而不與也故曰仁不勝道

閔二年狄入衛遂滅之存衛是桓之仁故通令城楚邱義不可以專封故不言遷衛

胡氏曰不

與專封正王法也木瓜有取焉善衛人之情也曷為善之報者天下之利以德報德

則民有所勸矣城楚邱畧而不書何也按周制凡封國大宗伯饋司几筵設黼展內

史作策命是天子大權非諸侯所得擅而行之者也衛人渡河野處曹邑許穆夫人

閱其亡而載馳賦文公徙居楚邱而後百姓悅則其國固嘗亡滅而不存矣城楚邱

是擅天子之大權而封國也桓公封衛而衛國忘亡其有功於中華甚大為利於衛

人甚博宜有美詞發揚其事今乃微之若此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畧小惠存大節春秋之法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僖

十四年胡氏曰城楚邱則沒諸侯而不書衛為狄滅東徙渡河野處曹邑桓公使公

子無虧成以甲士歸其祭服乘馬凡為國之用其力尤勤其功尤大其事尤專而春

秋責之尤重曰城楚邱而不書諸侯正王法也是故以功言之則楚邱為大春秋之

法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者也深沒楚邱之迹貴王賤霸羞稱桓文以

正待人之體也明此則知曾西不為管仲深長仲由之說矣

襄十年經林註為天下城之也是故楚邱不繫

之衛皆非一國之辭也

○僖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杜註緣陵祀邑薛淮夷遷都於緣陵林註不序諸侯散辭也是故但曰諸侯者不係

之伯者

左傳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

杜註闕謂器用不具城池未固而去為惠不終也總曰諸

侯君臣之辭不言

公羊曰孰城之城祀也曷為城祀滅也孰滅之蓋徐莒魯之曷為

不言徐莒魯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

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耻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

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又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

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

之則救之可也穀梁曰其曰諸侯散辭也

直曰諸侯無小大之序非伯者所制故曰散辭

聚而曰散何也諸

侯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胡氏曰城緣陵則書諸侯而不序何也淮夷病杞諸侯會

于鹹城緣陵而遷杞焉則其事專矣故前目後凡直書諸侯而不序也春秋之法明

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者也貴王賤霸羞稱桓文以正待人之體也明此

則知曾西不為管仲深畏仲由之說矣襄十年經林註為天下城之也祿陵不繫之祀皆非一國之辭也

傳

隱元年左傳夏四月費伯魯大夫帥師城郕魯邑不書非公命也君舉必書今不書城郕以知其非君命故也

傳曰君舉必書然則史之策書皆君命也今不書于經亦因史之舊法故傳釋之諸魯事傳釋不書他皆倣此

○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皆與作大事各舉以備文○莊三十二年左傳初公築臺臨黨氏黨氏魯大夫築臺不書不告廟以見大夫專擅之端

○成元年左傳冬臧宣叔令修賦繕完令魯國之人修賦車馬治完城郭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

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晉楚二國爭為盟主齊既黨楚必來伐魯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

共我也雖晉為魯伐齊楚必以結好之故而救齊是齊楚共伐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解也乃可解於難○襄十

九年左傳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襄十八年齊侯伐我北鄙晉侯伐齊作林鍾林鍾律名鑄鐘聲而應林鍾因以為名而

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天子銘德不銘功諸侯言時計功舉得時動

有功則大夫稱伐銘其功伐之勞今稱伐則下等也今林鍾銘功若從稱伐之例則三等之中此為最下計功則借人

也若欲計其功勞則借晉之力非已功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以作暴

常器謂鐘鼎為宗也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昭已之明德而懲戒他人之無禮今將

昔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以勝大國為幸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世之

道也昭明其所獲之兵器以取怒大國是乃危亡之道為城西郭武城傳○襄二十一年左傳公作楚宮適楚好其

之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尚書大誓亦無此文故諸為疑之君欲楚也夫襄公欲從楚故作

其宮故好楚而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昭四年左傳叔

孫為孟鐘叔孫為其子孟丙鑄鐘於國氏生孟丙仲壬成十六年辟僑如之難奔齊曰爾未際接也孟未

相接響大夫以落之以綴猪血○昭二十三年左傳叔孫婁如晉晉人執之叔孫所

館者雖一日必葺補治也其牆屋去之如始至不以當去而有所毀壞○昭二十五年公羊曰昭

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禮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天子之禮也○哀三年桓宮

僖宮災公羊曰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曷為不言其復立春秋見者不復見

也○哀十五年左傳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以備成

莊二十一年左傳王惠巡號守巡守於號國也天子號公為王宮于珙地○莊二十五

年左傳晉士為晉大夫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莊二十四年士為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

乃城聚邑而處之乃城聚邑而處羣公子外示優寵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卒如士為之計

晉桓莊之族偪獻公患之士為曰去富子則富子則○莊二十六年左傳春晉士為為大司

空卿官賞去夏士為城絳晉所以深其宮以深公宮備豫也○閔元年左傳晉

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為大子城曲沃先是莊公二十八年使大子

之增士為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閔元年左傳晉

馬得立先為大子之極處又安得復立為後蓋天下事穀梁僖十年傳曰晉獻公

號得麗姬麗姬欲為亂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胡不使大夫將

衛士而衛冢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於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曰麗姬夢夫

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世子曰敬諾築宮宮成○閔二年公

羊曰莊公死子般弑閔公弑比三君死曠年無君故以齊取魯設時勢然曾不與師徒

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齊大夫高侯也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

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於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也○

僖五年左傳初晉侯使士為為二公子築蒲與屈為重耳築蒲為夷吾築屈事並在莊十六年不慎不謹

寘新焉寘新於土雜而築之不堅實夷吾訴之公使讓讓之士為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

憂必讐猶對也焉無戎而城讐必保保而焉寇讐之保又何慎焉言獻公今無戎而築

保守又何必謹慎為之堅築哉守官廢命不敬言若不堅築則守官而廢固讐之保不忠若固築則

而回其保守恐負不忠之罪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若失忠敬二者何以盡事君之道詩大

惟寧宗子惟城懷德以安則宗子之固若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言城不如三年將尋

用師焉馬用慎三年之後君將用師于蒲屈焉蓋賦士為自作曰狐裘以狐腰

者之亂貌言貴一國三公蒲屈大都耦國故獻公吾誰適從言城不堅則為公

堅之則為固讐不忠無○陳轅宣仲怨鄭申侯鄭大之反已於召陵故勸之城

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四年齊桓公以虎牢賜鄭申侯故濟塗勸申侯

以存莫大之名傳之子孫不忘其功吾助子請乃為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譜諸鄭伯曰美城其賜

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

言申侯城其賜邑美設樓櫓將負固保險以叛鄭國鄭伯信濤塗之諧故猜忌申侯由此得罪

○僖六

年左傳夏諸侯伐鄭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

實新密而經言新密者鄭以非時與土功齊桓其罪以告諸侯

○

僖十二年左傳春諸侯城衛楚邱

衛國之郭也懼狄難也

知猶將侵衛故先完其城郭以備之 ○僖十

六年左傳十二月會于淮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謀鄭所病故

且東畧也畧巡

城鄆後人病有夜登邱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後人遇厲氣不堪久駐故作妖言

○僖十八年

左傳鄭伯始朝于楚

中國無霸故

楚子賜之金

銅鐵之屬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

利故

故以鑄三鐘

古者以銅為兵傳言楚無霸者遠畧

○僖十九年左傳初梁伯好土功巫城而弗處

而無民以居處其地

民罷而弗堪

民人罷勞而弗堪其工役

則曰其寇將至則誑其民曰其寇盜將至乃溝塹公宮

池環城

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無故而空其宮思民不從後乃誑之以秦將掩我之備民懼秦寇遂恐思而逃散

昭二十三年左傳沈尹戌曰

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亡何待 ○僖

二十八年左傳晉師三日館穀

館舍也食楚軍穀三日

及癸酉而還

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甲午至于衡雍

鄭作王宮于踐土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為作宮

○宣二年左傳宋城華元

將主

華元為築城之將主也巡功巡行察見功役之事

城者謳曰

其目矐矐

矐矐其腹棄田

而復于思

千思

多鬚之貌棄甲復來

鄭公子歸生伐宋宋師敗績因華元逃歸

使其驂乘謂之曰

牛則有皮

言牛有皮可用為甲

犀兕尚多

犀兕之皮尚多皆可用以為軍裝之飾

棄甲則那

猶何也棄甲則何害

後人曰從其有皮

縱使有皮可以為甲

丹漆若何

何如丹而漆之使益堅固勿棄之若何

華元曰去之夫

言此役夫其口衆我寡

傳言華元不吝其咎寬而容衆

○

晉寧公不君

失君道也厚重也

欽以雕牆

重賦歛於民以雕畫牆壁

○宣十二年左傳楚子圍鄭鄭人修

城 ○成九年左傳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邱

莒別邑

渠邱城惡衆潰奔莒戊申

楚入渠邱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

莒別邑也

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

而不備罪之大者也

自取滅亡故為罪之大

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

居安慮危故為善之大

不修城郭浹

周匝也蓋謂自子至亥周匝十二日也

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

○成十八

年左傳晉悼公即位於朝

朝廟五日而即位也

始命百官節

省器用時用民使民以時欲無犯時

私欲以奪農時

○襄二年左氏曰齊侯使諸姜宗婦

同姓大夫之婦

來送葬

召萊子

萊姜姓故召之

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偏之六年左氏曰於鄭子國之來聘也

在五年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復託治城○襄十年左傳晉師城梧及制梧制

皆鄭舊地欲以偏鄭鄭及晉平○襄十七年左傳宋皇國父為大宰為平公築臺不書城魯不與也

妨於農收周十一月今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宋東城南門也之皙皇

父白皙而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子罕黑色而居邑中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杖以行築者

而扶決罰也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闔謂門戶閉塞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

不速成何以為役事也謳者乃止謳者本為子罕有緩役之請今見其督役遂疑其過言乃止不謳或問其故子罕曰

宋國區區言以區區不足道之宋國而有詛詛與祝緩後者有祝祝緩禍之本也禍之本也詛祝不同則喜惡不同此禍亂之本也傳善子罕分

謗○襄二十一年左傳懷子樂盈也為下卿下軍宣子范使城著而遂逐之著晉邑在外易逐

○襄二十三年左傳陳侯如楚朝慶氏陳慶虎也以陳叛因陳侯在楚而叛夏屈建楚蔓從陳

侯圍陳陳人城治城以距君板隊而殺人築城之版墜地慶氏忿其不用心遂殺蔡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執

之人怨慶氏殺人乃相告作亂各殺其隊伍之長遂殺慶虎慶寅○襄二十四年左傳齊人城郊王城也於

毀王宮齊叛晉欲求媚於天子故為王城之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天子所賜車

三十二年經林註諸侯有事于京師皆不書襄二十四年城周不書以是為常事也○襄二十九年左傳高豎高止子齊高止出奔此燕

以盧叛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還邑於君而出奔晉晉人城絲而寘旃猶止也晉○襄

三十一年左傳公薨之月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

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冠盜充

斥充滿斥見言其多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容所館舍高其閭閭也

日閭謂之閭厚其牆垣以無憂容使無令容使憂冠盜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

客何雖鄭之從者知所戒備他國賓客來者何以待之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

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句士文伯名請命請問毀垣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間於大國誅責

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隨時來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

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靈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猶獻

不敢輸也不敢以非禮輸納於府庫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子產

聞文公晉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厚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惟諸侯之館舍則崇大之館如公

寢庫既繕修館中藏幣之庫養馬司空以時平易治道路司空掌邦土故使圻人塗

以時填塗也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設火於庭僕人巡宮行夜車馬有所處賓從有代

代客巾車主車之官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各瞻視客之所為以供其事百官之屬各展陳其物謂

官各陳其物以待賓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賓得速去則事不廢憂樂同之事則巡行之賓之憂樂晉則

得失晉則巡其當否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寧也菑患賓至客館百用備給如歸

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晉離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舍如隸門

不容車而不可踰越門墻之內迫迫盜賊公行而天癘猶災也不戒言水潦無時寶見無時

命不可知不可見之命不可測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問晉

所止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言鄭與魯亦有同姓之憂若獲薦也幣修垣而行去也君之惠

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反命於晉君趙文子曰信信如子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

受諸侯所以受諸侯館舍之垣墻誠如徒隸所居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禮

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昭三年左傳叔向曰齊其何如問與晏子曰

此季世也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庶民罷敝而宮室滋益侈君日不悛改

以樂愒藏也憂以逸樂之過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言今○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

子之宅近市湫下隘小囂囂塵塵不可以居請更諸與明塏燥者辭曰君之先臣晏

之先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奢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

里旅衆也不敢勞衆為已宅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拜謝乃毀之而為里室皆

如其舊本壞里室以大晏子之宅故復之則使宅人反之使其宅之人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

卜良二三子謂鄰人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去儉即奢小人不犯不祥違

遷居為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卒復其鄰人之舊宅○昭六年左傳二月鄭人鑄

刑書鑄刑書於鼎以叔向使詒遺子產書曰始吾有虞虞也言準度子產以為已法於子今則已

止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臨事制刑不豫設法也懼民之有爭心也法豫設則民知爭端猶不可

禁禦是故閑之以義防閑以義糾之以政糾舉以政使莫不敬使莫不敬守之以信

謹守以信使莫不實奉之以仁奉養之以仁心使若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勸從嚴斷刑罰以威

其活也懼其未也懼其未盡故誨之以忠忠也之以行教之以務時所使之以和說

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禮義洋溢民知有辟則不忌

於上權移於法故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徵幸以成之因危文以生爭緣弗可為矣

三辟之興皆叔世也言刑書不起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襄三十年子產使都鄙有

之末喻小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或以賄賂文致人罪終子之書鄭其敗乎

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言我無才能不能為後世子孫慮吾以救當世

箴戒之士文伯曰火心星見周五月鄭其火手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馬藏爭辟

馬藏爭罪火如象類之不火何為同氣相求火未出而○昭八年左傳春石言于晉

言不然民聽濫也謂石本不言民聽抑辭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與作土水也

並作莫保其性命命也民不取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虎祈地名在之宮極向

曰子野師曠之言君子於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昭十一年

左傳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鄭公為使昭公不立莊公寘子元於櫟桓十五年厲公

天王周景將鑄無射鐘名律冷州鳩其名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

樂以器以鐘聚之以器聚音與以行之樂須音小者不窳小者不至於大者不榦大者不

橫而則和於物小大適均物則嘉成物既平和則嘉樂告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億

安則樂窅則不咸窅細則不充櫛則不容橫大則心不堪容心是以感不滿不容然感實生

疾心有所感則隨所感而生七情之疾今種櫛矣今無射之鍾櫛而橫大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王心將不堪容其能久居其位乎

○華氏居盧門宋東城南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郛故城也及桑林城門名之門而守

之○昭二十三年左傳邾人城翼邾邑○昭二十九年左傳冬晉趙鞅趙武孫也荀寅中行

帥師城汝濱晉所取陸渾地遂賦晉國一鼓鐵今晉國各出功力共鼓石為鐵計令一鼓而足因軍役而為之故言隊以鑄

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

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位次也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是以

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僖二十七年文公蒐被廬修唐叔之法以為盟

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民知爭端皆在鼎矣何以尊貴棄禮徵書故不尊貴書何業之守民不奉上

則上矣業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范宣子所用刑乃夷蒐之法也

夫蒐在文六年一蒐而三易中軍帥實子箕鄭之徒遂作亂故曰亂制若之何以為法蔡史墨即蔡墨曰范氏中行氏

亡乎中行寅為下鄉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范宣子刑書中

既廢矣今復興易之亡也是交易范氏及其及趙氏趙孟鞅與焉亦與於鑄然不得

已鑄刑鼎本非趙鞅意不得已而從之若德可以免若能修德可以免禍○定六年左傳周儋翩子朝餘黨率王子朝

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鄭於是乎伐馮滑晉靡負黍狐人闕外鄭伐周六邑六月晉

闕沒成周且城胥靡○哀七年左傳宋人圍曹築五邑於其郊宋取曹五邑而城曰築之於其近郊

黍印揖印大城鍾邗○哀十一年左氏曰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

封內之田悉賦稅之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已大器鍾鼎之屬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

以稻米為醴酒梁糗乾飯以梁暇脯加薑桂馬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所鑄大器

此醴糗之屬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先見逐○哀十二年左氏曰宋鄭之間有隙地

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岳戈錫凡六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約二國俱棄之及宋平元

之族自蕭奔鄭在定十五年鄭人為之城岳戈錫城以處平元之族九月宋向巢伐鄭以鄭背盟城三邑故

討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岳十二月鄭罕達救岳丙申圍宋師○哀十七年左傳春

衛侯為虎幄于籍圃于籍田之圃新造幄○左傳公衛侯使匠人久不休息○哀二十五年

左傳衛侯為靈臺于籍圃與諸大夫飲酒為公使三匠久

僖二十三年左傳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遂取焦夷二地皆陳邑城頓頓而還○文十四

年左傳楚莊王穆王立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蓼即羣舒

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宣十一年左傳楚令尹子重侵宋王待諸

郢楚地令尹為艾獵孫叔敖也城沂楚邑使封人其時王慮事謀慮以受司徒司徒掌量功命日

命命作分財用財用築作具築板榦榦榦也立榦而後施稱畚盛土築實土器量程

土物程限議遠均勞略行也基趾趾城具饌乾食糧度有司謀監事三旬而成十日

不愆于素不過素所慮之期也○宣十二年左傳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築軍營以彰武功而

收晉尸以為京觀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楚子曰非爾所知也祀于河

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襄十四年左傳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

城郢子庚司馬公子午也當代子囊為令尹故子囊遺言令必城郢蓋楚徙都郢東

君子謂子囊忠將死不怠衛社稷可不謂忠乎○昭元年左傳楚公子圍使公子黑

肱王子圍之弟子智也伯州犁城犇犇標郊三邑本鄭地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即公將行大事謂

而先除二子也謂黑肱伯州犁禍不及鄭何患焉○昭四年左傳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闞

韋龜子文之玄孫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冬吳伐楚箴尹宜咎本陳大夫棄二城鍾離

遠啟疆城巢然丹鄭穆公孫襄十九年奔楚城州來東國水東國郢賴之故國也時大水不可以城不可興城

彭生楚大夫罷賴之師罷闞韋龜城賴之師○昭七年左傳為章華之宮楚子納亡人以實之楚子

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宮室始成祭之為落遂啟疆來召公三月公如楚○昭十一年左

傳楚子城陳蔡陳蔡皆為楚縣不羹○昭十二年左傳楚子次于乾谿工尹路請曰君王命

剝圭以為鍼斧柄也破圭玉也敢請命請制度○昭十九年左傳楚工尹赤遷陰

于下陰令尹子瑕即陽城郟亦楚邑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言楚無復經略中原之志其僅自

完也遷陰城郟皆欲以自完守以持其世而已以保持其世言無遠謀也○楚人城州來十二年吳縣州來沈

尹成莊王曾孫葉公諸梁父也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在十三年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

亦如之今亦未撫吾民如前十三年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

可謂撫之矣成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

無量平王營創宮室無有量度非節用樹德也民人日駭勞罷死轉亡寢與食人民日以驚駭勞苦罷困死亡轉徙日忘其食夜忘

尹城郢楚用子囊遺言已築郢城矣今畏吳復增修以自固沈尹成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

天子守在四夷德及遠方故四夷不侵皆為之守備天子卑政卑守在諸侯四夷交侵故藉諸侯以為守衛諸侯守在

四鄰親仁善隣故隣國不侵皆為之守衛諸侯卑守在四竟鄰國交侵故完四竟以自守衛慎其四竟結其四援結四鄰之

援助民狎也安習也其野三務成功春夏秋三時之務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為之民者內無盜賊之憂外無敵國

之國焉用城國都之內安用修城以為固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卑之極不得守其四境

疆場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走集邊竟之壘障親其民人使其相親相愛相故助相扶持明其伍侯使民有部伍相為侯

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交接之禮不儻不貪尚其廉耻不懦弱也不者強也完其守

脩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大雅曰無念也爾祖聿修厥德義取念祖考則述治其德以顯之無亦監

乎若教楚八盼冒世祖至于武文四君皆楚先君之賢者土不過同方百里為一同言未滿一圻慎其四竟

猶不城郢今土數圻方千里為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言守若是難以為安也○昭十一年楚師滅

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公羊曰惡乎用之防也其用之防奈何蓋以築防也持其足以頭築防也惡不以道

十五年左傳楚子使遠射城州屈復茄人焉還復茄人於州屈城即皇遷託人焉移託人於即皇使

熊相謀郭巢季然郭卷使二大夫為巢卷築郭也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

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昭三十年左傳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

執鍾吾子遂伐徐已邠滅徐徐子章禹攜其夫人奔楚楚沈尹成帥師救徐弗及遂

城夷城父也使徐子處之○定五年左傳王楚子使由于王孫城麋於麋復命于西問高

厚為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言自知不能當辭勿行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築城尚不知其高厚小大之數當復

大至尊貞辰

大至尊貞辰

大至尊貞辰

大至尊貞辰

大至尊貞辰

大至尊貞辰

大至尊貞辰

大至尊貞辰

大至尊貞辰

大至尊貞辰

大至尊貞辰

大至尊貞辰

與知何事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其破傷處猶在於其破傷而視之背曰此余所能也○哀九年左傳秋吳城邗洧今廣陵通江淮於邗江築城穿海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糧道也

旌異優恤

事類

傳

僖二十四年左傳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介推文公微臣之語助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無無志公懷公無外內棄之外之親鄰內之臣民皆共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天意未忍絕晉之祀必將有君以主其社稷土晉祀者非君而誰主晉國宗廟社稷之祭祀者非屬之文公而誰屬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天實置立以為晉君而二三從亡之臣乃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欺難與處

矣貪天之功罪也在下者反以為立君之義貪天之功奸也在上者反以推其母曰立君之賞下不知其罪而求之是欺其上上不討其姦而賞之是欺其下

盍亦求之以死誰對不求而死對曰尤過也而效之罪又甚焉以彼之貪天為過而又效之求賞知而故犯其

罪又甚於不知而冒犯者且出怨言不食其食且我既出怨言謂上下相蒙難其母曰亦使知之

若何既不求之且欲令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是偽隱而有求顯之心

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俱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縣上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綿上為

之田以縣上之地為介推私田以供祭祀曰以志吾過以記吾推賞且旌表善人且表介推隱也善人○文十

一年左傳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鄭賜侵齊遂伐我公使叔孫得臣追之獲長狄僑如鄭賜國之君以

命宣伯得臣待事而名其三子因名宣伯曰僑如以旌其功

莊八年胡氏曰按無知齊無者夷仲年之子年者僖公母弟也私其同母異於他弟

施及其子衣服禮秩如適此亂本也左傳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紆之二人因之以

作亂適襄公也連稱管至父因無知之怨而奉之以作亂桓十四年僖公卒子襄公諸兒立○莊三十二年左傳春城小穀為

管仲也公感齊桓之德故為管仲城私邑○閔元年左傳士蕩晉曰大子申不得立矣分之都城為

子城而位以卿將始有軍行今大子先為之極先為大子又焉得立又安得復○僖

二十八年左傳晉卻縠至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先軫以下軍佐趙○文

八年左傳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猶致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卿違從大夫

故以本官逆之○文十二年左傳春邾伯卒邾人立君大子自安於外邑大子以夫鍾與邾

邾亦邑來奔公以諸侯逆之公重土地故以非禮也非公寵○文十五年左傳三月

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古之盟會必備威儀崇贊幣賓主以成禮為敬故傳曰卿

所以敬事而自重使重行旅從春秋時率多不能備儀華孫能率其屬以從古典

而事敬則魯尊而禮焉○成三年左傳王楚送知罃獲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

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

歸何以報我對曰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殺對曰以君之靈寡君之

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而以戮於宗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

許戮而使嗣宗職嗣其祖宗雖遇執事遇楚將帥其弗敢違辟其竭力致死以與無有三

心不敢有攜以盡臣禮以盡人臣所以報也所以報楚之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

禮而歸之○荀罃之在楚也荀罃即鄭賈人有將寘之楮也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

楚人歸之鄭之賈人貿易于楚有將藏荀罃於楮之中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

如實出已如真實藏已○成九年左傳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成七年楚子重伐鄭

儀獻諸晉出歸晉既與荀罃成謀未及行而楚人歸知罃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

而弔之名鍾儀而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樂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

也敢有二事言不敢使與之琴操南音楚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

固問之對曰其為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令尹而夕于劍司馬也不知其他

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言稱先父不肯本也是不違背其樂操

土風琴作南不忘舊也是不遺忘其稱大乎抑無私也舍其近事而遠稱少小名其

二卿尊君也尊晉君也君也不肯本仁愛親也不忘舊信安土也無私忠盡已也尊君敏臨事

也仁以接事愛有差等故應接信以守之信不可易故忠以成之忠無所偏故敏以

行之敏無不達故事雖大必濟言有此四德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

春秋左傳卷之...

卷之...

...

旌異優...

之禮使歸求成○成十年左傳公晉侯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醫名為之醫至

曰疾不可為也在膏之上膏之下言下為膏也攻熨灸之不可言不可達言針言之不及言

針言藥不至焉至於用藥不可為也言疾不可治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襄三

年左傳晉侯之弟揚干亂行行陳於曲梁晉地魏絳戮其僕御也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

諸侯以為榮也言合諸侯為會盟揚干為戮揚干乃為何辱如之何耻辱必將魏絳

以報此耻無失也為我執之對曰絳無貳志無攜貳事君不辟難其事君也患難有有罪

不逃刑其有罪也刑罰有其將來辭其將自來何辱命焉何辱君命言終魏絳至授

僕人晉侯御僕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之使使臣斯也此司馬使臣為

官臣聞師衆以順為武行師御衆以順承上命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守官行法雖君

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今君之師衆違命執事不敬臣治軍事畏死罪莫大焉

二者之罪莫大於此臣懼其死臣懼不討而有死罪以及揚干累及揚干無所逃罪于是罪

所逃不能致訓至於用鉞斬揚干臣之罪重敢有不從言不敢以怒君心請歸死於

司寇司寇於司公跣而出悼公感懼乃匆遽不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

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使干犯軍旅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魏絳

過敢以為請請使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以魏絳刑當其罪能反後反自難

盟于雞澤六月與之禮食羣臣聚會今欲顯使佐新軍信五年諸侯盟于首戴左傳諸

首首穀梁曰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會王世子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

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昭元年左傳晉侯有疾晉侯求醫于秦

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感非鬼非由非由非食非由惑以

喪志感女色而失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良臣不佳救若過故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

不能圍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御吾是以云也趙孟身為大臣不能格君而禦趙

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溺沈沒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贈賄而歸之

○昭六年左傳夏孫宿如晉拜莒田也謝前年受年晉侯享之有加邇豆之數

武子退使行人告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吳好之貨○昭三十一

年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胡氏曰意如出君不事專有魯國晉實主

盟不能致討而罷以會禮不亦悖哉○定四年左傳子魚衛曰昔武王克商成王

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三者皆叔也周公康叔成王叔父唐叔康王叔父故曰皆叔而有令德故昭之以

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

莊十六年左傳公父定叔共叔段之孫定謚也出奔衛三年而復之定叔奔衛三年後而復召之曰不可使

共叔無後於鄭言定叔雖有罪不使以十月入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數始於一盈於十故以盈

良月○閔二年齊高子來盟穀梁傳註桓公遣高子來盟○莊十二年左傳公疾問後於

叔牙對曰慶父材蓋欲進其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季友莊公母弟故欲立般公曰鄉者牙

曰慶父材成季季友使以君命倍叔待于鍼巫氏成季問叔牙欲立慶父乃矯君命使人命叔牙待命于魯大夫

鍼巫氏使鍼季醜鳥名其羽有毒以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

及達泉魯地而卒立叔孫氏不以罪誅故得○閔二年左傳杜註慶父之罪雖言季子

推親親之恩欲同之叔牙存孟氏之族慶父殺般又殺閔公○文十四年左傳穆伯之從已氏

也文八年穆伯以幣犇莒魯人立文伯穆伯之子殺也○文十八年左傳文公二妃敬蘇生

宣公敬蘇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伯不可仲見于齊

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惡大子視其母弟而立宣公仲以

君命召惠伯許以子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其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

氏不絕其後○宣元年左傳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申父下軍佐文十二年戰于衛而

立胥克甲之子○宣四年左傳令尹子文卒鬬般子文之子為令尹子越即子為司馬蒧

賈為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其孫箴尹官克黃子揚之子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

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言君命使齊不歸復命是棄君命也獨誰受之雖奔他國獨誰受此棄命之人君天也天可

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即司寇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

使復其所使克黃復其所改命曰生易其名也○宣十三年左傳清邱之盟十二年

人衛人曹人晉以衛之救陳也十二年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陳貳於楚故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

歸將加而師孔達正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欲自殺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

以說于晉而免以殺告故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敵邑於大國既

伏其罪矣言衛君有不美之臣孔達使我衛國結怨于晉既伏其罪就刑辟矣敢告諸殺大夫亦皆告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

子以有平國之功使復其位襲父○宣十五年左傳王孫蘇與召氏毛氏三人皆王卿士爭

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召戴公之子不絕名伯之後○成八年左傳晉趙莊

姬晉成公女為趙嬰之亡四年晉趙嬰通于趙莊姬五年春原屏放諸齊趙嬰趙盾弟

潛之于晉侯曰原屏原同屏季將為亂樂祁為徵樂氏祁氏亦徵其為亂六月晉討趙同趙同

也趙括武莊姬之子從姬氏畜養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即趙衰之

勲有從晉文公宣孟即趙盾之忠有相晉難立靈成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

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言三代亦有邪辟之君但賴其先人以免禍耳周書康誥曰不

改悔無妻寡無夫所以明德也言文王不侮寡而德益明欲使晉侯之法文王厥欲晉景恤趙孤以法文王乃立武

而反其田焉以賜祁奚之田復歸趙氏○成十五年經杜註宣十八年逐東門氏襄仲居東門氏故曰東門氏既

而又使嬰齊襄仲子公孫歸父弟紹其後曰仲氏○成十八年左傳齊為慶氏之難十七年國

以殺故田申晦齊侯使士華免華免齊大夫以戈殺國佐于內宮夫人之朝使清人殺國

勝國佐子十七年使國勝之來齊既卒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佐之

及不○襄十年左傳荀偃士句帥卒攻偃陽甲午滅之以偃陽子偃陽偃陽子歸偃陽如妣也

使周內史掌爵祿廢置者選其族嗣納諸霍晉人禮也使選偃陽宗族賢者令居霍奉妣姓

者示有○襄二十三年左傳初臧宣叔娶于鑄國生賈及為而死鑄女生二子賈繼

室以其姪女子謂兄弟穆姜之姨子也穆姜姨母之子與穆姜為姨昆弟生紇武仲長于公宮姜氏

愛之故立之立為宣叔嗣臧賈臧為出在鑄還勇臧武仲自邾臧紇出奔邾使告臧賈且致大

蔡大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近祖廟為宗遠祖廟為祧敢告不弔不為天紇之罪不及不祀言應

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請為先人立後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

為以納請賈使為已請遂自為也為自臧孫如防臧孫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

言使甲從已但慮事淺耳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於臧氏借人除葬道畏孟氏故從甲士視作者非敢私

手火經傳類卷六旌異優恤

請為其先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文仲宣叔。敢不辟邑敢不辟防邑而去據邑乃

立臧為魯從其請乃立臧紇致防而奔齊臧紇得立後乃○襄二十九年左傳高豎

高止以盧叛閭邱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還邑齊人立敬仲高

之曾孫鄆良猶賢也敬仲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昭四年左傳初穆子

去叔孫氏成十六年辟僑及庚宗魯地適齊及宣伯僑如穆奔齊成十六年奔齊饋之饋宣

伯宣伯曰魯以先子宣伯先人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欠矣兄始為

有今日之願蓋念言魯人名之不告而歸不告僑如而歸○昭七年左傳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

矣義三十年鄭人殺伯有言其鬼至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甲而行曰此

字以下至又將殺壬子六年三月三日余將殺帶駟帶助子也明年壬寅此年正月余又將

殺段公孫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此年正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

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子孔之子也義及良止伯有以撫之立以為大夫乃止

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言鬼有宗廟則得其所歸吾為之

我立二人使有宗廟以為之依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為了孔不為厲問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國

說伯有無義以妖鬼故立之恐感民并立洩使○昭十四年左傳楚令尹子旗成然

有德於王不知度有佐立之德於平王與養氏子旗之黨養氏比而求無厭王患之九

月甲午楚子殺鬬成然而成養氏之族使鬬辛子旗之子居鄭以無忘舊勳○昭十

六年左傳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信也又聞戎蠻子使然丹誘戎蠻子

嘉穀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許之非也立○昭十八年左傳註隱十一

年鄭滅許而復存之○定六年左傳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

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以與公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

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寅知晉政多門往必有吾室亦不亡已為先人

身死不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亦使宋君知樂見濶樂祁而行見于君立○哀

二十七年左傳晉荀瑶帥師伐鄭鄭駟弘請救于齊齊師將與陳成子陳屬孤子三

日朝屬會死事者之子設乘車兩馬大夫繫五邑焉又加之名顏涿聚之子晉曰隱

使朝三日以禮之

之後而父死焉二十三年晉荀瑶伐齊齊師敗績知伯親禽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
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僖三十三年左傳襄公晉以三
命命先且居先軫之子將中軍其父死敵故進之狄伐晉先軫免

任用

事類

傳

文十八年左傳昔高陽帝顓頊氏有才子八人八人其蒼舒墮欒檮戲大臨危降庭
堅即皋陶字仲容叔達此即垂益禹齊中聖廣淵深明允信篤厚也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
和高辛帝號氏有才子八人八人亦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此即
朱虎熊龍之倫忠肅敬共懿美宣福慈愛之出於惠愛之及乎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和中
元善也此十六族也世濟成其美不隕隕其名以至于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

主石土地官禹作司空平以揆度以揆度百工事莫不時序次不一時得其地平

天成亦平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契作司徒五教在寬父義母慈兄友

弟共子孝內諸外夷成

隱三年左傳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卿士王卿之執政者○桓八年祭公來遂逆

王后于紀胡氏曰劉敞曰祭公王之三公也曷為不稱使不與王之使祭公也師傅

之官坐而論道其任重矣今其來魯乃命魯侯以昏姻之事者也若是則大夫可矣

何必三公任之重使之輕故祭公緣此義得專命不報遂行如紀而王以輕使為失

祭公以遂行為罪矣此說是也○僖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于葵邱胡氏曰其曰宰周公者以冢宰兼三公也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

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闕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禹自司空進宅百揆又

曰作朕股肱耳目是以宰臣上兼師保之任也周公為師又曰位冢宰正百工是以

三公下行端揆之職也所以然者三公與王坐而論道固難其人而冢宰統百官均

四海亦不易處也夫以冢宰兼三公其職任重矣○襄十四年左傳王靈使劉定公

劉夏位賤以能而使之傳稱謚舉其終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胄

報也大師以表顯也東海謂顯封東海以報大師之功王室之不壞繫發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齊靈公名

茲率甥氏之典纂繼也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因昏而加褒顯傳言王室不能命有功將昏于齊

也○昭三十二年左傳秋八月王敬使富辛與石張富辛石張皆周大夫如晉請城成周子朝

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天子曰天降禘于周俾我兄弟謂子朝也並有亂心以為

伯父謂晉侯憂我一二親暱甥舅不皇放處於今年謂二十三年二勤成五年謂二十八年

年晉籍秦致諸侯之成至于今余一人無日忘之念諸侯勞閱閔憂貌王憂亂常馬如農夫之望歲如農夫之

憂飢冀望來歲之將發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展放也大惠復二文謂文侯仇文公重耳之業弛猶解也周室之

憂微文武之福以固盟主以固其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

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作成周遷殷民以為京師之東都所以崇文王之德今我欲微福假靈于成王修

成周之城俾成人無勤諸侯用寧蚤賊喻災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

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微名也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功也之先王之靈靈四

年左傳祝佗曰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管叔

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無官豈尚年哉

莊十年左傳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魯人請見問何以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共乘兵車

○莊三十二年胡氏曰慶父父子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也昔成王將終命大臣相

康王方是時掌親兵者太公望之子伋也宰臣召公奭命仲桓南宮毛取二千戈虎

賁百人于伋以逆嗣子伋雖掌兵非有宰臣之命不敢發也召公雖制命非二諸侯

將命以伋伋亦不承也兵權散主不偏屬於一人可知矣今莊公幼年即位專以兵

權授之慶父莊公庶兄歲月既久威行中外其流至此○公羊曰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

子名之於陳也莊二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閔二年左傳成風莊公之妾聞成

季季友也季友之繇卦兆之占辭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邱之父卜之曰男

又筮之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乃事之乃禮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襄七

年胡氏曰夫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則固忠於公室而不顧其所食之私邑也及行父卒宿之不忠遂專魯國之政羣小媚之季氏

益張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襄十一年作三軍公羊傳註襄公委任疆臣國家內亂不推其源

乃益司馬作中卿官踰王制○昭二十五年左傳公若季公獻弓於公為昭公且與之出射於

外而謀去季氏公以告子家懿伯子家羈莊公之玄孫懿伯曰且政在焉其難圖也且魯國之政在季氏

難為圖度也公退之退使去九月戊戌伐季氏子家子曰政自之出久矣君必悔之○文十

八年左傳文公二妃敬嬴主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即公子遂公孫敖從父昆弟公孫敖慶父之子宣

公長而屬諸襄仲○定十二年經林註邱叔孫氏之邑也費季氏之邑也叔孫州仇

墮邱季孫斯墮費以是為二家之願也則以孔子之事魯也胡氏曰仲由為季氏宰

孔子為魯司寇而不能墮成何也按是冬公圍成不克越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柎

事然後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而商賈信於市男女別於途及齊人饋女樂孔子

遂行然則圍成之時仲尼雖用事未能專得魯國之政也而辯言亂政如少正卯等

必肆疑沮於其間矣成雖未墮無與為比亦不能為患使聖人得志行乎魯國以及

朞月則不待兵革而自墮矣○哀十六年左傳夏四月己丑孔某卒公誅之曰旻天

不弔仁覆闔下故稱旻天弔恤也不愆也遺一老俾使屏蔽余一人以在位覺覺余在疚病嗚呼

哀哉尼父無自律法也言喪尼父無以自為法子貢曰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昭五年左

傳晉侯謂女叔齊即司馬侯曰魯侯不亦善于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今政令在家在大夫

不能取也有子家羈莊公玄孫懿伯也弗能用也昭三十年左傳註謂子家羈也○昭三十二年左傳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謂子家羈也言公不能用其人

桓十一年突屬公歸于鄭公羊曰突何以名挈乎祭仲也祭仲提挈而納其言歸何順祭仲

也順其計○僖七年左傳管仲曰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僖二十

四年左傳棄嬖寵而用三良鄭七年殺嬖臣申侯十六年殺寵子子華也三良叔詹堵叔師叔所謂尊賢

○昭二十年左傳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定八年左傳鄭駟歆駟乞子然也子然也

○哀九年宋皇瑗取鄭師于雍邱穀梁傳註鄭

大叔為政九年左傳註傳言子然嗣○哀九年宋皇瑗取鄭師于雍邱穀梁傳註鄭

大叔為政大叔為政鄭所以衰弱

師將劣由君不任其才

莊八年齊無知弒其君諸兒襄公名胡氏曰當是時管仲隰朋鮑叔皆沉於下僚不見

庸也而徒人費石之紛如乃得居左右襄公之所疎遠親信者如此故以齊國之強

大一也桓公用之則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由親賢人遠小人所以興也襄公用之不

能保其身死于戶下由親小人遠賢人所以亡也○莊九年左傳管仲請囚知鮑叔必欲薦

已故請囚絕叔受之及堂阜齊地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侯齊卿高敬仲也言管仲治

繫以界齊絕叔受之及堂阜齊地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侯齊卿高敬仲也言管仲治

理政事之才多於敬仲公從絕叔之言而相管仲此管仲所謂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者也使相可也公從之○莊二十二年

左傳齊侯使敬仲陳公子完完奔齊為卿辭曰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言不敢辱齊卿之高位以速名官府之謗蓋

當官不能其職則謗請以死告請以死告杜註以死自誓林註請昧死告免齊卿之位使為工正掌百工之官○襄二十

三年左傳秋齊侯伐衛先驅前鋒穀榮御王孫揮名揚為右申驅次前成秩御莒恒

申鮮虞之傳擊申鮮虞之子為右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公御貳廣公副上之登御邢公

盧蒲癸為右啟左翼牢成御襄罷師狼遽疏為右肱右翼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為右

大殿後商子游御夏之御冠崔如為右燭庸之越駟乘四人共乘駟車也傳具載此言莊公廢舊臣任武力○

昭十一年左傳齊桓公城穀在莊三十二年而實管仲焉至于今賴之○昭十三年左傳齊

和衛姬之子也衛姬齊禧公妾有寵於僖有鮑叔牙實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

主齊桓公奔莒衛有勇氏之助有國高以為內主國氏高氏齊上卿從善如流言其疾也下善齊嚴也肅敬是以

有國不亦宜乎○昭二十六年左傳齊侯至自田齊侯田于沛晏子侍于過臺臺名子猶梁邱

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

曰異君所謂可而有否不可也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獻君之否以成君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

臣獻其可以去其否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

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昭三年左傳於是景公

繁多于刑有強踴別是者屢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

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僖十八年葬齊桓公胡氏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

兵車威令加乎四海幾於改物雖名方伯實行天子之事然而不能慎終如始付託

非人極方在殯四鄰謀動其國家而莫之恤至於九月而後葬以此見功利之在人

淺矣○僖十二年穀梁曰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哀十四年左傳齊簡

公悼公陽生之子也之在魯也闕止子我有寵焉事在六年及即位在十使為政陳成子陳憚之

驟顧諸朝心不安故諸御鞅齊大夫言于公曰陳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擇用一人弗聽子

我適豐邱陳氏豐邱人執之以告執闕止以殺諸郭闕齊闕名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

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悔不誅

隱三年左傳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孔父嘉為宋大司馬孔子六世祖也而屬殤公名與夷宣公之子穆公之姪蓋

父立為國君焉○僖九年左傳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大子茲父庶兄子魚為

二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為左師子魚之後以王父字為氏故曰

文七年左傳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莊公為右師公孫友目夷為左師樂豫

戴公桓公為司馬鱗桓公為司徒公子蕩桓公為司城以武公名廢華御事華元為司

寇傳言六御皆公族昭公不親信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不聽穆襄之族

穆公昭公之子孫率國人以攻公○昭六年胡氏曰宋公寵信闕寺殺世適宋公

有寵襄二十六年寺人惠牆伊而父子之恩絕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睽刑人之

能敗國亡家亦可畏矣猶有任趙高以亡秦信恭顯十常侍以亡漢寵王守澄田令

孜以亡唐而不知鑒覆車之轍者不亦悲夫○昭二十二年左傳宋華亥向寧華定

華驅華登皇奮傷省滅士平出奔楚自宋南里出奔楚二十一宋公使公孫忌為

大司馬邊平公為大司徒樂祁子罕為司城仲幾為左師樂大心為右師樂輓子罕

孫為大司寇以靖國人○定十年左傳宋公子地宋景公弟嬖濫富獵十一分其室

而以其五與之與富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魍司馬桓魍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

以與之與雅地怒使其徒扶魍而奪之魍懼將走公景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

曰子謂分室以與獵也以五分家而獨卑魍獨愛四馬不與亦有頗焉亦有頗不平子

為君禮禮辟不過出竟君必止子既無大過君必使人留行必使人留行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

聽○哀九年左氏曰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邱鄭圍宋使有能者無死惜其能也以郊

任

張與鄭羅歸鄭之有能者○哀二十六年左傳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元公孫之子得昭

也與故得養也諸公宮未有立焉于是皇緩為右師皇非我為大司馬皇懷非我從昆弟

為司徒靈不緩為左師樂茂樂濶之子為司城樂朱鉏為大司寇六卿右師大司馬司徒

三族皇靈降也聽政因大尹近官有以達六卿因之以自通達于君大尹常不告不告君也而以其

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冬十月公游于空澤宋邑辛巳卒于連中館名大尹立啟奉喪

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戴氏皇氏欲伐公公謂樂得曰不可使國人施于大

尹施罪于大尹奉啟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為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

莊二十八年左傳晉獻公娶于賈姬姓無子蒸於齊姜武公妾武生秦穆夫人及

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狐姬姬姓以狐為氏是為狐姬狐偃其兄弟也生重耳小戎

之戎先姓也生夷吾晉伐驪戎在戎狄新豐縣驪戎是為莊公二十三年驪戎男其君姬姓女以驪

姬納女於人曰女蓋驪戎男受伐而納其女於獻公以求成也歸獻公以驪姬歸晉生奚齊其弟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

子賂外嬖在閭閻之外者梁五姓梁名五與東關別在關塞者嬖五亦名五皆大夫為獻公所嬖幸視聽外事使言於公曰

曲沃君之宗也曲沃桓叔所封先君宗廟所在蒲與二屈君之疆也晉國疆場之邑不可以無主若使大子

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也君伐也使俱曰又使二人合辭

初稱美狄之廣莫廣莫狄地之曠絕也於晉為都晉之故土不亦宜乎言遣二公子出都之則晉方當大開土界蓋

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邊邑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梁五東關五也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

奚齊蓋大子以下皆出居外故譖得行晉人謂之二五耦二耦相耦廣一尺共起一伐言二人俱共壘傷晉室若此○僖二年左

傳晉荀息荀叔請以屈產屈地生良馬之乘四馬曰乘與垂棘之璧垂棘出美玉假道於虞以伐虢

自晉適虢途出於虞故借道乃使荀息假道於虞虞公許之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

下陽公羊曰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

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郭見與猶曰虞

於君之心於君之心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

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

公曰然則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

公曰然則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

公曰然則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

公曰然則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

公曰然則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

公曰然則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

公曰然則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

公曰然則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

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獻公曰諾穀梁

曰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遂借

道而伐虢○僖九年左傳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驪姬生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

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僖二十三年左傳晉公子重耳之及於

難也及齊齊桓公妻之以宗女姜氏有馬二十乘四馬為乘公子安之以齊為可安不

姜氏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醉重耳以酒使從者載之而出○僖二十四年左傳春王正月秦伯納之

納重耳也三月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文公之祖呂卻呂甥

惠公舊臣。畏偪畏為文公所偪害僖九年晉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因放火作難

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披嘗得罪於文公故使人責之僖四年重耳奔蒲五年

辭馬且辭不見對曰行者甚眾思罪而出豈唯刑臣豈止我一人而已公見之以難告呂

卻欲焚公宮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不使呂已丑晦公宮火瑕甥卻芮不獲公乃如

河上秦伯誘而殺之初晉侯之豎左右頭頰一曰里守藏者也晉文公之其出也文

時竊藏以逃蓋用以求納之求納及入求見公辭以沐洗頭謂僕人曰居者為社稷

之守行者為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居者行者皆可以事君國君而擊匹

夫懼者其眾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僖二十五年左傳晉侯問原守晉侯國原遷

於寺人勃鞮披對曰昔趙衰以壺飧脯也水從徑猶行也言趙衰昔者以餒而弗食

雖饑而不敢食言故使處原從披言也衰雖有大功猶簡小善以○僖二十七年

左傳於是乎蒐于被廬晉地作三軍謀元帥謀于眾以誰可趙衰曰卻縠可乃使卻

縠將中軍卻縠漆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偃之而佐之命趙衰為卿將下讓於

欒枝貞子也欒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中行御戎魏犢為右晉侯始

入二十四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無義則苟生用於是

乎出定襄王二十五年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民皆懷生安居將用之子犯曰

民未知信未宣明其用未明於見於是乎伐原在二十以示之信持三日糧退三民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六 任用

五

易資者民以貨物不求豐焉不許以明微其辭明定其辭不二公曰可矣乎子犯曰

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蒐順少長作執秩主爵秩以正其官民

聽不惑而後用之民知義知信知禮則聽上之命而不疑出穀成釋宋圍楚子使申

宋王去一戰而霸謂明年文之教也由晉侯以文○僖三十二年左傳杞子自鄭使告

于秦三十年秦使大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也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名

孟明百里孟西乞西乞白乙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三十三年晉原軫曰秦違蹇

叔而以貪勤民以貪於得鄭天奉與我也是天與我以遂發命遽與姜戎以傳車起

也欲速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胡氏曰杞子先軫之謀偷見一時之利微倖其成自

以為功者也二君皆過聽焉○僖三十三年左傳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白狄子初

臼季晉臣使過冀晉見冀缺耨鋤也耘苗也其妻饁野饋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

與卻缺俱言諸文公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

賞胥臣先茅絕後故取曰舉卻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卻缺為卿復與之冀還其父

亦未有軍行能登御位○文六年左傳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

之陽處父至自温改蒐于董易中軍易以趙盾為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

謂趙盾能是以上之公羊曰君將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

於是廢將穀梁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為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

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多才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仁者惻隱之心不如今趙盾賢夜

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始使盾佐女今汝佐盾矣夜姑曰敬諾襄公

死處父主竟上事夜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故士造辟君而言詭辭而出不以實

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用我以下士○文七年左傳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

六年使先穀士會對君言之辭穆嬴襄公夫人曰抱大子以啼于朝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于

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述襄公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

之怨欲使宣子令君雖終言猶在耳在宣子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

皆患穆嬴且畏偪且畏偪且畏國人乃背先穀而立靈公即大子夷臯也初使先

之言有理大義來偪已乃背先穀而立靈公殺逆子雍故言背先穀以禦秦

師○文八年左傳夷之蒐在六年晉侯將登登之於上軍也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

將中軍先克曰狐趙衰之勲有從亡之勲不可廢也從之六年以狐射姑趙盾為中軍將佐○宣元年

左傳於是晉侯侈公趙宣子為政驟數也諫而不入數諫靈公而不受故不競競強於楚○宣七

年左傳赤狄侵晉取向陰晉地之禾晉用桓子謀故縱狄○宣十二年左傳晉原穀先穀宋華椒衛

孔達曹人同盟于清邱胡氏曰原穀違命喪師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

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穀子曰乃晉國罪人而主茲盟約所信任者皆可矣○

宣十五年左傳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以狄臣千室賞荀林父六月癸卯亦賞士

伯子士貞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伯桓子字邲之敗晉侯將殺林父士伯諫

而止羊舌職叔向說是賞也以是賞與曰周書康所謂庸刑也庸祇敬也祇者謂此物事也

夫言文王能用士伯庸中行伯言中行伯可用中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

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大曰陳錫也賜載周言文王布陳大利以賜天下故能載行周道福流子孫能

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宣十六年左傳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甲氏

留吁赤留吁鐸辰留吁三月獻狄俘獻于王也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卿之服命士會將中軍

代林且為大傳且加以大傳之官大傳孤卿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

人不善人遠言夏禹舉用善人此之謂也夫晉用士會亦猶禹之用善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

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言善人君位則無不戒懼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賞不僭刑諺曰民

之多幸國之不幸也賞僭則及淫人刑濫則及善人此國家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是無善人在上位之故也○成

五年左傳梁山崩晉侯景以傳驛名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伯宗道遇重載之車重使之避已曰避傳車

人曰待我不如捷邪之速也言車重行遲若待我回避不如傳車邪出之為速問其所伯宗見其言有曰絳

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言

以土壤朽腐故國主謂所山川言國所主祭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去盛饒降服

損盛乘縵車無徹樂息入出次舍於祝幣陳史辭大史修言辭以禮焉禮山其如

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見之於不可不肯遂以告而從之從重穀梁曰

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

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謂所用鞭我之間行道則可遠矣伯尊下車而問焉伯尊以其

言有理知非庸人故下車問之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過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為此召我也

為之奈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如之何伯尊由忠問用

誠之心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山崩川塞示哀窮所以凶服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

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壅過河三日不流為之奈何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

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也功也乎攘盜也善也取輦者之言而行○成

十六年左傳卻犇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主齊魯之屬○成十七年左傳晉

厲公侈多外嬖愛幸大夫○成十八年左傳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朝廟五日使

魏相魏錡子士魴士會子魏頡魏顛子趙武趙朔子為卿此四人其父祖皆有勞於晉國荀家荀會二荀杜註不言其所

出樂廩韓無忌子韓厥子為公族大夫國語荀家悼惠荀會文敏廩也使訓卿之子弟共

儉孝弟使士渥濁士貞子為大傅為景公大傅使修范武子即士會作之法國語君知士

聞宣惠於教武子右行辛辛將右行為司空使修士為獻公之法使修建都邑起宮室國語知右

行辛能以數宜物定功也使為元司空弁糾糾御戎校正主馬屬焉國語知糾之能御使訓諸御知

義戎士尚節義荀賓為右司士車右屬焉國語知荀賓之有力使訓勇力皆車之士時使

勇力多不順命故訓之以共時之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省卿戎御令軍祁奚為中軍尉國語知

果而不淫也使為元尉羊舌職佐之國語知羊舌職之聰魏絳魏絳子也為司馬國語知魏絳之勇

司張老為侯奄中軍主斥侯之官國語知張鐸過寇為上軍尉國語知鐸過寇之

為與籍偃談為之司馬為上軍司馬知籍偃之惇帥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相親以

程鄭荀氏別族為乘馬御乘車之僕也六駟六開之駟周禮屬焉使訓羣駟知禮乘車尚禮容

知禮國語知程鄭端而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皆民之所譽望者也大國三卿

不淫好諫不隱使為贊僕則知羣官舉不失職官不易方官守其業爵不踰德量德授爵師二千五百

無非其人也旅五百人不偏師言上下有禮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此以上通言悼公所行○

襄三年左傳祁奚請老老致仕晉侯悼公問嗣嗣續其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解

卒又問焉對曰午祁奚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伯華之子

家火經專類

任

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其代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雖

不為諂媚也不為諂媚立其子不為比不為親比舉其偏屬不為黨阿黨以與其偏

商書洪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私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未得位故祁午得

位伯華得官官亦位耳建一官而三物事也舉得位得官三事皆成能舉善也夫

惟善故能舉其類惟祁奚為善人詩小雅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言唯有德

者似已○襄四年左傳無終山戎子爵嘉父其君使孟樂其使如晉因魏莊子魏納虎

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欲戎與晉侯悼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

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携貳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公曰然

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公說使魏絳盟諸戎傳言晉侯能用善謀襄十一年胡氏

曰自悼公能謀於魏絳以息民聽於知武子瑩而不與楚戰襄十年諸侯伐鄭楚子

軍樂屢欲伐鄭師荀瑩不可諸侯之師還楚人亦還故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襄七年左傳冬十月晉韓獻

子吉老公族穆子韓厥長子成十八有廢疾將立之代厥辭曰無忌穆子不才讓其

可乎言已無才能以位請立起無忌弟也與田蘇晉賢人游而曰好仁蘇言起立之不

亦可乎言起有德庚戌使宣子朝使韓起為卿遂老韓厥晉侯悼謂韓無忌仁無忌

為仁所以使掌子公族大夫穆子初為公族大夫○襄九年左氏曰子囊莊王子曰當今

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隨人所能各以舉不失選待所官不易方猶宜也

人不變其卿讓於善讓勝已者其大夫不失守各任韓厥老矣知瑩代韓厥稟容稟為以

為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偃遜句居已上使句韓起少於欒黶而樂

厲士魴上之使佐上軍厲魴讓起起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武將

絳佐新軍君明臣忠上讓下競尊官相讓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襄十三年

左傳荀營中軍士魴下軍卒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為將命軍帥也必蒐使士句將

中軍辭曰伯游荀偃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七年韓厥老知營代將中

謂爾時之舉不已費事見九年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代荀士句佐之位如使韓起將上軍辭以

趙武又使欒黶以武位卑故辭曰臣不加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

上軍武自新軍超韓起佐之位如欒黶將下軍嚴亦魏絳佐之絳自新軍佐起新軍

無帥將佐皆遷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得慎舉晉國之

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范宣子始其下皆讓其下諸

而欒黶為汰弗敢違也雖以欒黶最為汰侈亦讓韓起弗敢違戾晉國以平數世賴之數世子

倚刑法善也夫言士句以遜讓為○襄十六年左傳春葬晉悼公悼公即位羊

舌肸叔向為傅代士張老為中軍司馬代其祁奚韓襄無忌欒黶士鞅為公

族大夫祁奚去中軍尉為公族虞邱書為乘馬御代程改服既葬改修官選賢○襄

十九年左傳荀偃瘧疽惡生瘡疽屬在於頭荀偃既患惡創濟河及著雍十八年中

齊偃病目出因病痛而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句請見弗內請後士句中軍佐曰鄭

甥荀吳其可○襄二十一年左傳欒黶盈出奔楚宣子范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

空靖祁豫董叔師申書羊舌虎叔向叔羆十子皆晉大夫曰伯華叔向籍偃籍偃

馬樂王鮒見叔向曰樂王鮒晉大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

曰必祁大夫祁奚也食邑於室老即叔向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其言皆求

赦吾子吾子不許謂不應祁大夫所不能也不能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

從君者也不能正其君以何能行何能必祁大夫外舉不棄雖內舉不失親其獨

遺我乎其能肯遺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言叔向篤親

同謀蓋樂王鮒恨叔於是祁奚老矣老去公聞之乘駟傳車而見宣子曰詩周曰

惠我無疆子孫保之言文武有惠訓之德加書逸曰聖有慕謀也明徵定保言聖

謀功者當明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惠我無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

世宥之以勸能者十成教故言十世之後子孫有罪今壹不免其身壹以弟故不

弃社稷以棄絕社稷不亦惑乎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共載入不見叔向

而歸言為國非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不告謝之○襄二十六年左傳及宋向戌將

平晉楚平在聲子子朝之子通使于晉為國通還如楚令尹子木屈與之語問晉

故事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晉卿之賢不其大夫則賢晉之大

於皆御材也其材皆楚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譬如木之杞梓獸之皮皆產於楚而用於晉雖楚有才晉實

用之言楚亡臣多在晉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言晉雖有宗族與姻親而用楚

不能也所謂楚人不能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四年晉人寘諸戎車之殿後以為謀主

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也是也君與大夫信其父兄不能正其曲直雍子之事無所考證雍子

奔晉晉人與之鄙邑以為謀主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而雍害其事子反亦雍害

取夏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邑以為謀主若敖之亂伯賁即鬬之子賁皇奔晉晉人

與之苗晉邑若敖以為謀主今又有甚於此椒舉伍舉子娶於申公子牟王子牟

與之縣以比叔向以椒材能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齊烏餘齊大夫以廩即奔晉

襲衛羊角取之遂襲我高魚克而取之又取邑于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

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言於比類宜見討而貪之是無以為

盟主也請歸之請以其地歸於諸侯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晉大夫能無用師言有權謀晉侯

使往○昭九年左傳晉荀盈如齊逆女自為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

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公之使人執尊酌酒請為之佐許之公許而遂酌以飲屠蒯酌酒飲之以示

罰樂師師曠也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樂所以聰耳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荀盈死喪如股

肱虧何痛如之不聞是義女弗聞而樂不作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外都大夫嬖叔曰女為

君目將司明也職在外故主視今君之容非其物也有卿佐之喪而作樂而女不見是不明

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滋味調和所以食人行其氣血氣以實志氣血平和所以悅人實其志慮志以定言在心為志

發口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工與嬖叔侍御君者失官明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

初公欲廢知氏即荀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悛而止十七年晉侯使屠蒯如周屠蒯晉侯之膳宰也

以忠諫見進○昭十三年左傳韓宣子問於叔向對曰我先君文公好學而不貳言篤志生

十七年有士五人狐偃趙衰顛頤魏武子司空季子五士從出有先大夫子餘趙衰子犯狐偃以為腹心有魏

犇魏武子賈佗以為股肱稱五人而說四士賈佗又不在本數蓋叔向所賢有齊妻以宋馬贈以秦納秦伯楚王

秦火巫專頌求

卷六 任用

左

以為外主有樂枝穀狐突先軫以為內主天方相晉天方助晉成其霸業將何以代文將有何君

可以代文公者昭二十八年左傳秋晉韓宣子即韓起卒魏獻子魏舒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

七縣鄆祁平陵梗陽塗水馬首孟也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銅鞮平陽楊氏司馬彌牟為鄆大夫賈辛為

祁大夫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戊魏舒庶子為梗陽大夫知徐吾知盈孫為塗水大夫韓固

孫韓起為馬首大夫孟丙為孟大夫樂霄為銅鞮大夫趙朝趙勝曾孫為平陽大夫僚安為

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二十二年辛烏帥師納敬王故舉之舉以率邑賞其勤王之功謂知

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卿之庶子為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司馬彌牟孟丙樂霄僚安也

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言采衆而舉不以私也以賢舉也魏子謂成縛晉大夫吾與戊也縣人

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何以私也戊之為人也遠不忘君其在疏遠不敬忘君其忠如此近不偪同

其在近密不偪居利思義其處財利則思合在約思純其處窮約則思純正無僭濫之心也有守心而

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大有天下以光大之德奄有天下其兄弟之往國

者十有五人按武王兄弟封國者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郟雍曹滕畢原豐邠凡十六人此言十五人紀載不同不必強為之說姬姓之國者

四十人亦約言之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雅曰唯此文王克明克類

克順克比勤施無私曰類施而無私物得其所無失類也擇善而從之曰比此方善事使相從也主大夫之舉

也近文德矣舉魏戊等勤施無私也其四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

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驂即鄭然則魏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從隨也隨使人應錄組豆者

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駿明也素聞其賢故聞其言而知之下執其手

以上曰今子少不颺子謂驂茂類貌少不揚顯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

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言人不可無能行乎敬之哉母墮墮乃力仲尼聞魏

子之舉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謂舉魏戊遠不失舉以賢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

為忠先賞王室之功故為忠詩大曰永長也言配命自求多福忘也言能長配天命致多福者惟忠魏子之舉也

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哀五年左傳初范氏之巫三生惡張柳朔言諸

昭子范吉射也使為柏人為柏人宰也昭子曰夫非而雙乎對曰私雙不及公公家之事也好不廢

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出於人之齊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張柳朔謂其子

爾從主勉之使其子從吉射我將止死已將止此王生授我矣授我吾不可以僭不
也之遂死於柏人為吉射距

桓十六年左傳初衛宣公烝於夷姜宣公之庶母也生急子屬諸右公子即右公子職蓋以急子託公子職

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宣公為急子娶妻於齊公知其美遂自取之即新臺之詩所謂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以要之是也生壽

及朔衛侯屬壽於左公子即左公子洩蓋以壽託左公子洩夷姜縊失寵六宣姜宣公所取急子之妻與公子

朔構會其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衛地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去不可及行飲

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盜見壽子載旌以為急子故誤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君將

求殺此何罪此壽子何罪而枉被殺請殺我請殺我以成汝事又殺之二公子左公子洩右公子職故怨惠公

朔以殺其所託公子之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衛之羣○閔二年左傳

狄人伐衛公衛懿與石祁子衛大夫玃玃與甯莊子甯矢曰以此贊助國擇利而為之

衛○僖十八年左傳邢人狄人伐衛圍苑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眾遭狄之備乃以

衛國遜讓其諸伯父叔父兄弟及在朝之臣曰苟能治之衛文公名請從焉言衛國忠信苟父兄諸臣能治衛國之事請從其後也

不可而後師于訾婁衛邑狄師還○宣十四年衛殺其大夫孔達胡氏曰用人謀國于

犯盟主至於見討誰之過歟宣十二年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邱曰恤病討賊宋伐陳衛人救之十三年晉以衛之救陳也

討焉十四年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成十四年左傳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林父以七年奔

晉強見欲歸之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卻雙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定公夫人

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林父孫良夫之子是衛同姓之卿之嗣子也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違大

見伐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激晉伐則為安民赦林父罪則為宥宗卿不亦

可乎衛侯見而復之復林父位○襄十四年左傳公出奔齊子鮮公母弟從公及竟公使祝

宗告亡且告無罪告宗廟也定姜公母曰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

君有家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謂不釋皮冠之比告亡而已無告無罪時姜在國故不使得告無罪

公使厚成叔弔于衛厚孫即厚成叔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

守於國有母弟鱄即子鮮以出或撫其內大叔儀鎮撫於其內或營其外母弟鱄經營於其外能無歸乎齊人

以邾齊所滅寄衛侯滅紇如齊唁衛侯與之言虐與滅武仲言皆暴虐之事退而告其人曰

衛君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其言皆踐踏羣臣如土芥者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既亡而不改變其志何以為反

本國之子展子鮮聞之見滅紇與之言道順道滅孫即滅武仲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

子者或輓前章為輓之或推後送為推之欲無入得乎二十六六年衛侯歸昭三年胡氏曰大夫國君之

陪貳以公心選之而不可私也以誠意委之而不可疑也以隆禮待之而不可輕也

以直道馭之而不可辱也否則其陪貳以自危矣衛獻公蔑冢鄉而信其左右

奔夷儀二十五年衛侯入于夷儀久而後復故人主不尊陪貳而與賤臣圖柄臣者事成則失身

而見弒事不成則失國而出奔此有國之大戒也○襄二十五年左傳衛獻公自夷

儀使與甯喜悼子言求復也甯喜許之大叔文子大叔儀也聞之曰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

也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對敵也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二十

六年衛獻公使子鮮即母弟為復使為己辭辭不為復求及國辭能敬如獻公及子

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子鮮賢國人信之必欲使在其間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

獲命於敬如子鮮受敬如強命不獲已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攻由甯氏祭則寡人告右宰穀

夫衛大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前出獻公今弒剝二月天下誰畜也之悼子曰

吾受命於先人襄二十年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滅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悼

子許子許不可以貳甲午衛侯入襄二十七年公羊曰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

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為之我即死女能固猶必也納公乎

喜曰諾○襄二十七年左傳衛甯喜專公孫免餘衛大夫請殺之夏免餘殺甯喜及右

宰穀公與免餘邑六十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大叔儀衛大夫不貳能贊大

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文子大○哀十五年左傳衛孔圉孔文子也取大子蒯躄之

姊孔伯生懼孔氏之豎小臣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于內通伯大子在戚定十

蒯躄出奔宋哀二年晉趙鞅納蒯躄于戚孔姬使之焉使良夫詣大子所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大

夫乘軒軒大三死無與三死罪三與之盟為請于伯姬良夫為大子請閏月良夫與大子入適

伯姬氏殉孔懼于廁孔氏專政故劫孔懼欲今逐輒強盟之孔懼立莊公蒯躄也○哀二十六年左傳

衛出公自城鉏近宋邑 五年適城鉏使以弓問于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

臣不識也言臣不識其所由入私于使者曰昔成公孫于陳僖二十八年衛成公奔楚遂適陳甯武子孫莊子

為宛濮之盟在僖二十八年而君入獻公孫于齊在襄十四年子鮮子展為夷儀之盟在襄十六年而

君入今君再存孫矣謂十五年孫魯今又孫宋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內而兄弟則不聞有獻公推執之義

外而諸臣又不聞則賜不識所由入也

哀四年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胡氏曰二公孫蓋嘗謀國不使其君至於是而

弗見庸者也

哀七年左傳曹伯陽即位好田弋弋射也曹鄙人言鄙人小吏也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

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

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

昭八年左傳陳哀公元妃嫡大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

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招及過皆哀公弟也哀公有廢疾三月中公子招公

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憂患自殺公子留奔鄭陳公

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悼太子偃師之子惠公圍陳冬十一月

壬午滅陳胡氏曰陳侯失親親之道也陳侯信愛其弟何以為失親親乎尊賢者親

親之本不能擇親之賢者厚加尊寵以表儀公族而徇其私愛施於不令之人以致

亡國敗家豈不失親親之道乎○宣九年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二子通於夏

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妻皆嬖也其相服近身也以戲于朝洩治諫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遂殺

洩治宣十年胡氏曰禍莫大於拒諫而殺直臣洩治不憚斧鉞味死言之靈公不能

納又從而殺之卒以見弑而亡其國此萬世之大戒也

莊十八年左傳巴人伐楚十九年春楚子文禦之大敗於津楚地還鬻拳關弗納激其志使

別立功遂伐黃楚子威其忠敗黃師于踏陵黃地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

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也以示劫君之罪楚人以為大關鬻拳為

賢但既自刎不可復用故以其後掌之使其子孫常主此官○文元年左傳初楚子成王將以

商臣王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即鬬子上曰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商臣庶弟

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未辨其信否告其師潘崇冬十月以官甲太子圍成王

丁未王縊穆王立以其為太子之室與潘崇使為大師且掌環列之尹環列之尹宮衛之官列兵

而環○宣十一年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胡氏曰此二臣者從君於昏宣淫於朝誅

殺諫臣使其君見弑蓋致亂之臣也肆諸市朝與眾同棄然後快於人心今乃詭辭

奔楚託於討賊復讐以自脫其罪而楚莊不能察其反覆又使陳人用之是猶人有

飲毒而死者幸而復生又彊以毒飲之可乎○宣十二年左傳隨武子曰士其君王

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內姓之有才者則選於親戚之中外姓之有才者則選於故舊之中舉不失德賞不

失勞○宣十五年公羊曰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

使司馬子反乘堙距堙上城具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

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吾軍亦有七日

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

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

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盡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為告之司馬

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

止築舍而止示無去計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

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成九年左傳晉

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鄭獻鍾儀在七年名而弔之公曰君

王楚共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

嬰齊令尹子重而夕于側司馬也言其尊不知其他○襄十五年前傳楚公子午為令尹

公子罷戎為右尹為子馮為大司馬公子橐師為右司馬公子成為左司馬屈到屈

子為莫敖公子追舒為箴尹屈蕩為連尹養由基為宮廐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康

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覿心無覿心以求幸詩周南云嗟我懷人寘

置彼周也行能官人也詩人嗟欲言我思得賢人置之徧於列位是后妃之志以官人為急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

衛 甸采衛五服之名也天子所居千里曰圻其外曰侯服次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

行也言自王以下諸侯大夫各任其職則是詩人周行之志也○襄二十一年左傳楚子康使遠子馮為令尹訪

於申叔豫叔時孫遠子馮私問於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

下冰而牀焉掘地下冰其中而安牀於上重繭繭衣裘示其寒鮮食而寢少食而寢示其弱楚子使醫

視之復曰瘠也則甚矣而血氣未動言無疾乃使子南公子為令尹○襄二十五年楚

遠子馮卒屈建木為令尹屈蕩為莫敖代屈建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八月楚

滅舒鳩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為子之功也往年楚子將伐舒鳩為子馮請退師以須其叛楚子

從之卒獲舒鳩以與為掩為掩為司馬○襄二十七年左傳崔氏之亂二十五齊崔杼弑

公申鮮虞莊公之黨來奔僕賃於野貧無資為人僕賃於魯之野以喪莊公為齊莊公服喪冬楚人召之遂如

楚為右尹傳言楚能用賢○昭四年左傳楚子靈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

諸侯無歸無常依歸禮以為歸惟有禮者乃依歸之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

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將伐紂也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鄗

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八年

吾用齊桓用會召陵之禮王使問禮於左師向戌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

聞言所聞謙示所未行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其禮六儀也宋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

子男會公之禮六鄭伯爵故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其禮同所從言之異○昭八年左傳使穿封戌楚大夫為陳公

成陳為縣使成為縣公曰城麋之役不諂襄二十六年楚人秦人侵吳遂侵鄭至于城麋鄭皇

共王子靈王也爭所獲之囚○昭十一年左傳楚子靈城陳蔡陳蔡皆為楚縣不羹使棄疾為蔡公楚諸

皆稱公也王問於子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

而寘子元鄭公馬使昭公不立莊公寘子元於櫟桓十五年厲公因之以殺櫟大夫檀伯遂居櫟卒使昭公不安位而見殺齊桓

公城穀在莊十二年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上古金木水火土謂

之五官玄鳥氏丹鳥氏亦有五又有五鳩鳩民五雉為五工正蓋立官之本也末世

隨事施職是以官無常數今無宇稱習故言故云五大也言五官之長專盛過節不

可居遠細弱不勝任亦不可居朝廷親不在外羈不在內親用之人不使久居於外羈旅之人不使久居於內今棄疾在外而居

外為鄭丹然居內為右尹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

實殺曼伯檀伯也厲公得櫟又并京宋蕭毫實殺子游在莊二年齊渠邱實殺無知衛蒲寧殖邑戚孫

父實出獻公在襄十四年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都城過大必未大必折折其害尾大不掉

君所知也○昭十三年左傳觀起之死也在襄十二年其子從觀從在蔡乃奉蔡公棄疾也召

二子子于子皆皆靈王弟而盟于鄧公子比子為王公子黑肱子皆為令尹公子

棄疾為司馬夏五月癸亥王靈王縊于辛尹申亥氏觀從謂子于曰不殺棄疾雖得國

猶受禍也以棄疾有當璧之命子于必受其禍子于曰余不忍也言因棄疾得楚不忍殺之子玉觀曰人謂棄疾將忍

子將忍於殺汝吾不忍侯也乃行棄疾使蔓成即成走告子于子皆曰王至矣國人殺

君司馬司馬謂司馬見殺將來矣言司馬見殺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

棄疾即位使子旗蔓成為令尹召觀從王平王曰唯爾所欲觀從教子于殺棄疾今召用之明在君為君之

義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佐卜人乃使為卜尹使技如子躬楚大夫聘于鄭且致欒櫟之

曰欒櫟本鄭邑楚中取之事畢弗致知鄭自說服不復須賂故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

欒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欒櫟降服如今解而對謝違曰臣過矣命未

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謂子躬母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王善其有權有

昭十四年左傳楚子平王使然丹簡上國在國都之西西方古之兵於宗邱楚地且撫其

民舉淹滯有才德而禮新敘舊羈旅方新者禮待之祿勳功合親親九任良物事官

使屈罷簡東國兵在國都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如然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以安

禮○昭十五年左傳楚費無極害朝吳蔡大夫有功於楚平王故之在蔡也欲去之

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十三年

從以蔡公之命召子于子皆蔡人聚將執之朝吳曰若求謂無何故去之蔡人逐

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盟極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非不欲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言其多吳在蔡蔡必速

飛以鳥喻也言吳在蔡必去吳所以剪其翼也胡氏曰朝吳蔡之忠臣其從於棄疾

者謂蔡滅而棄疾必能封之也棄疾以其忠於舊君而信之使居舊國可謂知所信

矣費無極其寵去朝吳讒人為亂可不畏乎為國有九經而尊賢為上勸賢有四

事而去讒為首朝吳出奔而入郢之師兆矣定四年吳入郢○昭十七年胡氏曰楚唯不能

去讒賤貨使費無極以讒勝囊瓦以貨行昭二十七年左傳令尹子常賄而信讒囊瓦子囊之孫子常也而策士

奇才為敵國用故日以侵削至難父之師昭二十七年左傳○昭二十三年左傳楚囊瓦子囊之孫子常也為令尹城郢楚用子囊遺言

國破君奔幾於亡滅○昭二十三年左傳楚囊瓦子囊之孫子常也為令尹城郢楚用子囊遺言

已築郢城矣今畏吳復增修以自固○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師令尹以疾從戎及諸侯之師奔命救

州來吳公子光曰楚令尹子瑕死其師燿帥賤遠越非正卿也多寵寵人多政令不壹不壹於楚可

敗也○昭三十年左傳吳子闔廬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十七年吳弑其君僚吳公子掩餘

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二公子奔楚楚子昭大封土田而定其徙定其所使監馬

尹大心逆吳公子逆之於竟也使居養即所封之邑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城取於城父

與胡田故胡子之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為吳遠疆之害子西平王之長庶諫王弗聽吳子怒吳子問

于伍員曰初而言伐楚在二伐楚何如對曰必大克之楚於是乎始病○定五年左

傳楚昭王之奔隨也四年秦侯吳子唐伐楚吳入將涉於成白水藍尹疊楚大夫

其銘先在白水法其妻子不與王舟及寧安定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

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過也我用此以識前日之過○哀十七年左傳楚白公之亂十六

年陳人恃其聚積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惠問帥于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

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二人皆楚大夫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皆常輔相子西子期伐陳

今復今復子高曰天命不諂疑也令尹有憾于陳十五年子西伐吳陳使貞子弔吳以此為恨天若亡之若欲亡陳其

必令尹之子是與其必與子西之子以為功王卜之武城尹子西子公孫朝吉使帥師取陳麥秋七月已

邠楚公孫朝帥師滅陳○子穀曰觀丁父都俘也武王楚武王以為軍率是以克州蓼

服隨唐大啟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楚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滅申息以為縣朝陳蔡封

畛于汝開封畛址至汝水○王與葉公葉公子高沈諸梁也枚卜枚卜不斥言所卜以令龜子良惠王弟以為令尹沈

尹朱曰吉過于其志望也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為過相將為王也他日改卜子國寧也

西之子而使為令尹

僖三十年左傳晉侯文秦伯穆圍鄭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佚之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之武皆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夜繼而出繼縣城而下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

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執事亦謂秦越國以鄙遠鄭在東秦在西晉居其間

而難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安用滅鄭而其土地陪益鄰國鄰謂晉也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

鄭以為東道主鄭在東故言東道主行李使人也之往來共其乏闕也言共其舍也君亦無所

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朝濟而夕設版焉朝濟河而夕設版築以距秦言背秦之速

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難既滅鄭以其土地也鄭為東方封疆之界又欲肆申又欲其西方其西方若不闕猶削少也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祀子

逢孫揚孫子秦大夫戍之乃還反為鄭守○僖三十三年左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

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晉文公始適秦秦穆公所妻夫人襄公嫡母請三帥孟明曰使歸

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使秦君得快意戮之若何公襄許之秦伯穆素服郊次待之於郊鄉師而

哭曰大夫何罪孟明何罪之有且吾不以一肯掩大德三帥皆賢吾終不以一敗之小過而掩其終身之大德文元年

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穆曰是敗也殺之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

罪也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二年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後

晉侯禦之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秦伯穆猶用孟明不以孟明再敗猶用之以為政孟明增修

國政重施於民益修治秦國之政事厚施恩惠於民欲用之以報晉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示必死也取王官及

郊王官郊晉地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埋歲殺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

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偏不偏以一惡棄其善與人之壹無心也孟明之臣也其不

解不以敗軍而解生解怠之心也能懼思知懼而思改其所行為也子桑公孫枝舉孟明者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

也

襄二十九年左傳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闔吳刑越俘之足以為闔人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闔

以刀弑之言以刀明近刑人○昭二十年左傳員子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吳子僚公子光

闔廬也曰是宗為戮而欲反也復其讐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光欲弑僚不利員用事故破其議而員亦

知也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計未得用故進勇士以求入於光退居邊鄙乃見鱄設諸焉鱄諸勇士而畊於

鄙二十七年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堀地為室而享王鱄設諸宣劔於魚中以進全魚炙故可寘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六 任月

九

進 抽劔刺王遂弑王闔廬以其子為卿以鮑諸子為卿三十一年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

皆楚 邑 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沈尹

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謀在前○昭三十年左傳吳光

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定四年公羊曰伍子胥父誅乎

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闔廬闔廬曰士之甚賢士之甚也勇之甚將為之與師而後讎于楚

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為匹夫與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與師必須因事者其義可

得因公託私而以匹夫與師討諸侯則不免為亂矣故曰虧君之義復父之雙臣不為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于楚有美

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

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為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為是與師使囊瓦將而

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為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

時若是可矣於是與師而救蔡

哀元年左氏曰伍員曰向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祈加惠賜皆得其人親不棄勞推親愛之誠則不遺

小勞

昭三年左傳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相親以殺公之

外嬖公懼奔齊胡氏曰大夫國君之陪貳以公心選之而不可私也以誠意委之而

不可疑也以隆禮待之而不可輕也以直道馭之而不可辱也否則忽其陪貳以

自危矣晉厲公殺三卻立胥童而弑於麗氏漢隱帝殺楊史立郭允明而弑於趙村

衛獻公獲冢卿而信其左右亦奔夷儀久而後復故人主不尊陪貳而與賤臣圖柄

臣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弑事不成則失國而出奔此有國之大戒也

定元年左傳周鞏簡公周卿棄其子弟而好用遠人異族也二年鞏氏之羣子弟賊簡

公傳言棄親用疎所以敗也

僖十五年震夷伯之廟公羊曰夷伯者曷為者也季氏之孚信也季氏所信任臣也季氏之孚

則微者其稱夷伯何大之也曷為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昭二十六年左傳齊侯

將納公二十五年公孫于齊使公子鉏齊大夫使帥師從公成孟氏大夫公孫朝謂平子季

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言國之有都邑將以為國之屏衛也請我受師請以成邑許之請納質恐見弗許

曰信女足矣○定元年左傳叔孫成子叔孫姑之子逆公之喪于乾侯晉竟內邑昭二

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于我言子家羈數諫昭公言我之事未嘗不中吾志也其所言皆與我志合吾欲與

之從政我欲用之子謂叔孫必止之必留子家子勿聽其去且聽命焉諸臣之去留皆諮問於子家子聽從其命令

家子不見叔孫易幾哭會也而哭不欲見叔孫故朝夕哭不同會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

得見而從君以出出時成子未為卿君不命而羈羈不敢見言未受昭公之命託辭以距叔孫叔孫使告之

曰公衍公為實使羣臣不得事君二子始謀逐季氏若公子宋昭公弟主社稷則羣臣之願

也使不敢叔孫成子名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

則貌而出者貌出謂以義從公與季氏無實怨入可也寇而出者與季氏為寇讎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

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定八年左傳陽虎欲去三桓孟叔季三族皆出自桓公號三桓

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林楚御桓子桓子咋暫也謂林楚覺其景象頓異乃咋謂林楚曰而

也先言汝之先人皆季氏之良也皆季氏之良大夫也爾以是繼之欲使林楚免已於難以繼其先人之良對曰臣聞

陰田公羊曰齊人曷為來歸運謹難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孔子仕魯政事行乎季孫三月之中不見違過齊人為是來歸之○定十二年胡氏曰政在大夫三卿越禮各固

其城公室欲張而不得也三桓既微陪臣擅命憑倚其城教有叛者三家亦不能制

也而問于仲尼遂墮三都是謂以禮為國可以為之兆也推而行諸魯國而準則地

方五百里凡侵小而得者必有與滅國繼絕世之義諸侯大夫各謹於禮不以所惡

於上者使其下亦不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下交相順而王政行矣故曰苟有用

我者期月而可三年有成○哀三年左傳季孫桓子之意如有疾命正常桓子之寵臣曰

無死欲付以後事故勅令勿從已死南孺子季桓子之妻之子男也言若則以告而立之告公而女也則

肥康子也也才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在公朝也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

夫子謂季桓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正當自稱以為養馬之僕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

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辭位也公使共劉魯大夫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

討殺者 召正常正常不反畏康子也○哀八年左傳吳伐我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

叔子與析朱鉏公賓庚公甲叔子并析朱鉏獻于王吳夫差王曰此同車同車能俱死必使

能是國能使人國未可望也不可望得○哀十一年左傳季孫康欲以田賦即賦之法

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言不識其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卽不識也言不識其

三發三發也卒卒也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不答而私於

冉有曰君子之行行政事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卽亦足

矣卽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是賦之常法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

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左傳註魯非無壯士

但季孫不能使○哀十三年經註前年季孫雖聞仲尼之言十二年十二月益季孫

過而不正歷失閏至此年故復十二月魯實十一月○哀二十七年左傳越子使后

肅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欲使魯還邾田封竟至駘上二月盟于平陽三子季康子叔孫文子孟武伯皆從

皆從后皆從后康子病之耻從魯夷盟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不及與越盟蓋子贛十二年嘗辭吳盟故思

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言季孫不能用子

襄二十二年左傳十二月鄭游販公孫將如晉未出竟遭逆妻者路遇

以館于邑奪其妻舍止其邑不復行丁已其夫攻子明即游販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良游販而立

大叔弟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子明有罪而良又不賢故○襄二

十五年左傳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酸蔑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今如其言故知之問為政焉對曰視

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鷹鷂之於鳥雀見則必逐為政之於不仁見則必誅子產喜以語

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襄二十九年左傳葬靈王十二年

八年靈王崩鄭上卿有事時鄭簡公在楚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印段年

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官卑年少猶愈於不往也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

何常之有供王室之事無有曠失是矣亦有何常法遂使印段如周傳言周衰單於晉楚○襄三十年左傳鄭子皮

授子產政伯有死子皮知政以子產賢故讓之辭曰國小而偏偏近大國族大寵多公族甚大而不可為治

也子皮曰虎子皮帥公族以聽命以聽命誰敢犯子子產為政有事伯石公孫段有

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言鄭大夫共愛鄭國事何為獨賂之子產曰無欲實難言

不能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若人皆得其所欲以從國家之事而要其成要責其成功非我有成其在人乎

事既有成乃出於我豈在於他人乎言猶在國子大叔曰若四國何恐為四鄰所笑子產曰非

相違也而相從也言賂以邑欲為和順四國何尤怪也焉鄭書鄭國史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

先和大族而後國家安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要其成也既伯石懼而歸邑卒也與之○襄三十一年

左傳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其貌美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

知諸侯所欲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凡諸侯之臣族姓之同與班位

之高下人物之貴賤才具之能否皆能辨別而又善為辭令長於禪謀能謀謀於野寬闊則獲得其謀於

邑喧囂則否不得其所謀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

多為辭令與禪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

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子皮欲使尹何為邑為邑大夫子產曰少尹何未可知

否子皮曰愿謹善也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謂尹何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

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以政與之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

多自傷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棟折榱桷榱桷也崩毀

折則棟傷將厭焉屋壞則人將覆壓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也裁也焉大官大

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言官邑之重多於美錦僑聞學而後入政

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也習也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

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

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

遠而慢之慢易也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

今而後知不足自知謀慮不足謀其家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

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子面不如吾面吾心豈如子心安抑心所謂危亦以告

也抑我心以此事為危而不安則亦不敢不告於子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傳言子產之治乃子

皮之○昭五年左傳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自為也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

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

謂授子

○定九年左傳鄭駟歆殺鄧析鄭大

而用其竹刑

鄭所鑄舊制不受君命而私造

君子謂子然

即駟

於是不忠

刑法書之於竹簡故言竹刑

靜女

詩邶

之三章

棄不責其邪惡也

取彤管焉

雖說美

女意在

彤管彤管赤管筆女

何以告之

取其忠也

錄竿旋詩者取其中心願告人

史記事規誨之所執

故用其道

不棄其人

以其道可為世用如彤管素絲之類

見采而鄧析

謂說釋美

女彼姝者

子皆不可棄

不以善存身

謂說釋美

女彼姝者

子皆不可棄

勸能矣

傳言子然嗣大叔

為政鄭所以衰弱

詩也

襄十九年左傳齊侯

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

曰姪

驪聲姬

蓋

戎子嬖仲子生子屬諸戎子

以戎

子嬖幸故以

戎子請以為大子許之

遂東大子光

使高厚傅牙以為大

所生子托之

子光殺戎子齊靈公卒莊公

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邱

○襄二十七年左傳

齊崔杼生成及彊

而寡

娶東郭姜

○止明東郭姜以孤

無父入以先夫之

曰棠無咎

與東郭偃

相崔氏

崔杼既娶姜遂以棠

曰孤子自隨

成與疆怒將殺之

告慶封曰夫子

之身亦

宗邑

成與疆怒將殺之

告慶封曰夫子

之身亦

子所主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

莫得進

矣大恐害

夫子敢以告

同功

一體故敢

九月庚辰崔成崔疆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

崔子見慶封慶封使

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殺成與疆而盡傳其家其妻

○襄二十八年左傳齊慶封

歸之

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來奔慶封當國

○襄二十八年左傳齊慶封

好田而嗜酒與慶舍

政

之能捕執得盜賊以賊告而

故反盧蒲癸

告賊得反

癸臣子之

即慶舍

何而反之二人皆嬖

子皆莊公黨二十五年崔杼弑莊公

使執寢戈

親近

而先

後之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泣事

臨祭

盧蒲癸王何執寢戈

執親兵

盧

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慶封遂來奔

○襄二十九年左傳吳公

孫

任

用

春火徑車頃末

任

用

任

用

春火徑車頃末

任

用

任

用

春火徑車頃末

任

用

任

用

春火徑車頃末

任

用

任

用

春火徑車頃末

任

用

任

用

子札來聘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納歸之公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

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

子高子之難難在昭八年○哀十四年左傳初陳豹欲為子我闕止臣使公孫言已言已介

已有喪而止既終喪也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肩背望視目望事君子謂闕止必

得志必得君之意欲為子臣吾憚其為人詐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言陳

族何害在我用之而已使為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

成六年左傳楚子重伐鄭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鄭地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

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楚二縣之師救蔡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欒書武子將許之知

莊子荀范文子士韓獻子厥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子重還師吾遂至於此

是遷戮也吾遂事侵蔡以至於此是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遷戮不義怒敵

雖克不令不可以號成師以出六軍而敗楚之二縣以大小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

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眾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眾司欲是

以濟事子盍從眾子為大政中軍將酌於民者也酌取民心子之佐十一人

其不欲戰者三人知范而已欲戰者可謂眾矣商書洪範曰三人占若使三人從二人

二人言言一人言言眾故也武子曰善鈞等從眾言所見皆善鈞等如夫善眾之主也

人心所同然者善三卿皆晉之為主可謂眾矣從之不亦可乎傳善欒書得○成八

年左傳晉欒書侵蔡六年未遂侵楚獲申驪楚大楚師之還也謂六年還晉侵沈沈

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繞角之役欒書從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之言君子曰從

善如流如流水宜哉宜有功也詩大曰愷悌君子遐遠不作人言文王能求善也夫

作人斯有功績矣○襄三十年左傳晉悼夫人食輿也人之城杞者城杞在絳縣人

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以無子息故自受後向自有與將有疑年見其年老使

之年使言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夏正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

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其末至於今自甲子甲戌至癸未吏走問諸朝皆不知師曠

曰魯叔仲惠伯會卻成子于承匡之歲也在文十一年七十二年矣自乙巳至今

四年而言七十三史趙晉大夫曰亥有二首六身古亥字二畫在上三人在下二如

身下亥字上二畫豎置是其日數也此是老人始生至今之日數也蓋以二士文伯

士弱身旁如身當為亥字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此說四百四十五甲子其季於今三之一也

十日實得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也名之而謝過

焉趙孟以老人為賢故名而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也用吾子

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任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

君復陶復陶主衣以為絳縣師縣師掌地域辨而廢其與尉以絳縣與尉之官後於

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薄也也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

媮乎勉事之而後可傳言晉所以強不失諸侯且明歷也

第二十年左傳初齊豹齊惡之子見宗魯於公孟薦達也公為驂乘焉為公孟

為衛司寇孟靈公兄

襄二十二年左傳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祿少而馬多蓋

招權納賄所致言楚人患之王遂殺子南於朝轅車裂以徇觀起於四竟復使遠子馮

為令尹有寵於遠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

於人中申叔辟遠子又從之遂歸申叔遂曰子三困我於朝謂

叔不應入人中遂歸叔遂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言

與子何敢告子故不敢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

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遠子聞申叔之言懼自御其至遠子馮歸謂八人者曰

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已死復生知我者如夫子謂申叔也則可不

然請止止不知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辭遣昭二十七年左傳郤宛楚左直而和以

無極事君以國人說之鄆將師為右領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惡郤令尹子常賄而信讒

晉陳楚大夫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鄆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

寡王室蒙欺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楚卻宛之

難國言未已進胙國中祭也者莫不謗詛也令尹沈尹成言於子常九月己未子常殺費

無極與鄆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定四年左傳蔡侯吳子唐侯伐楚

十一月庚午二師吳楚陳于柏舉吳師大敗之左司馬戍及息汝南新而還

敗吳師于雒滋傷司馬先敗吳師而身被創初司馬闔廬司馬嘗在吳為闔廬臣故耻為禽焉是以今耻于見禽

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言我若戰死誰能取吾首以免吳句卑吳人為司馬臣曰臣賤可乎言我賤人也可用乎司馬

曰我實失子失不知子賢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劉而裹之司馬已死劉取

其首藏其身而以其首免○哀十六年左傳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在昭十九年

又辟華氏之亂于鄭在昭二十年又適晉與晉人謀叛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復子建待

之如初時晉人使謀于子木即建也請行而期焉鄭人省之得晉謀焉遂殺子木其

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葉公子高沈諸梁也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室乎子西曰吾

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不為害人之事舍諸邊竟使蒍蓬使為蒍蓬屏之衛葉公曰吾聞勝也

復言言之所許必欲復行之不顧道理而求死士殆有私私謀乎復言非信也期也必死非勇也

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為白楚邑楚邑宰皆僭稱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言楚國新復政

令猶未得節制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

人在此讎不遠矣比于西于鄭人言我欲復讎不遠在鄭而近在子西矣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

考績

事類

傳

昭二十五年左傳初滅昭伯如晉滅氏老將如晉問問昭伯會滅會昭請往代家

逸奔邱邱魴假邱邑大夫使為賈正掌貨物使有常價若市吏焉計於季氏送計簿於季氏

起復

事類傳

莊十六年左傳子國即葛國周大夫作亂殺夷詭諸周大夫周公忌父王卿出奔號薛子國之難

惠王立此年之末而復之○文十年左傳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也十

年狄滅溫蘇子蒞衛今復見蓋王復之○成十一年左傳周公楚惡惠王襄王之族之偏也且與伯與馬

士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晉地王簡王簡使劉子復之○襄十年左傳王叔陳生與伯十

二子王仲士爭政王右助伯與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敬復之殺史姁以王

也馬不入遂處之處也○哀十五年左傳孔惺立莊公蒯賈十六年衛侯使馮武子

衛大夫肸也告于周曰蒯賈得罪于君父君母通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

河上臧也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敬使單平公對曰盼以嘉命

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繼父之世還敬之哉方天之休言天

爾以弗敬弗休悔其可追

莊十六年左傳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桓十五年鄭祭仲殺雍糾逐厲公今厲公返國祭仲已死故治與於殺糾逐君之亂

者公父定叔共叔段之孫出奔衛三年而復之復名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絕共

叔段之祀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數始於一盈於十故以盈數為良月○襄三十年左傳豐卷

張將祭將祭於家請田焉請田獵以供祭弗許曰唯君用鮮鮮野衆給而已衆臣祭以子張怒退

而徵役名兵欲攻子產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遂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請於公不沒入三

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田里所收入

成十七年左傳齊慶克慶封通于聲孟子齊靈公母鮑牽鮑叔牙之曾孫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

克而謂之名慶克而告之使改其所為慶克久不出慙卧於家夫而告夫人曰國子謫也我夫

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會伐鄭高高無鮑牽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蒐索備姦人孟子

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頃公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剛斷鮑牽而逐高

無咎無咎奔莒高弱無咎子以盧叛齊人來召鮑國牽之弟而立之○齊侯使崔杼為

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討高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請於諸侯遂如盧師殺

慶克以穀叛疾克淫亂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廬降使國勝國佐告難

于晉使以高氏待命于清齊欲討國佐故○成十八年左傳齊為慶氏之難前年國

克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華免齊大夫以戈殺國佐于內宮夫人之朝使清人殺國勝

國弱勝之來奔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封佐皆既卒事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

也佐之罪不○襄二十八年左傳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買在

句瀆之邱在襄二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還其邑焉

莊十二年公羊曰萬宋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

歸及為大夫於宋○昭二十年左傳宋元公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夏六月丙

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圍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八子皆

癸卯取太子欒景公與母弟辰公子地皆元公弟以為賢向寧欲殺太子

華亥使少司寇華亥以歸以三公公子既入華攄將自門行從公公遽見之執

其手曰余知而女無罪也入復而所所○襄十七年左傳宋皇瑗之子麋有友曰

田丙而奪其兄鄒般邑以與之奪鄒般邑以與田丙鄒般愠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克在

不與難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麋將納桓氏十四年向公執之執皇瑗奔晉執其子

禍出召之台今還

宣十二年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鄭晉師敗績左傳秋晉師歸

桓子林請死晉侯景欲許之士貞子士諫曰不可晉侯使復其位言晉景所○宣

十六年左傳為毛召之難在故王室復亂毛召之黨欲王孫蘇奔晉毛召之黨欲

奔晉人復之○成十七年左傳晉童晉克以申劫欒書中行偃於朝公厲使辭於二

子辭謝書曰寡人有討于郤氏晉殺其大夫郤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晉童劫

辱故云其復職位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晉童以其劫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

欒書中行偃使程滑晉大弑厲公

宣十三年左傳清邱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尋清邱之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

將加而師孔遠衛正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欲自殺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

說于晉而免以殺告故衛人以為成勞以有功復室其子以女使復其位襲父○成

十四年左傳衛侯如晉晉侯厲強見孫林父焉七年衛定公惡孫林父孫林父出奔晉定公不可夏衛

侯既歸晉侯使卻鞮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定公夫人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

嗣也林父孫良夫之子是衛同姓之卿之嗣子也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遠大國必見伐故亡雖惡之不猶愈於

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有宗卿不亦可乎不激晉伐則為安民故衛侯見而復之復

位○哀十一年左傳冬衛大叔疾即齊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宋人仕衛其弟娶

女之疾嬖子朝出出孔文子孔使疾出其妻而妻之自以其女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

娣寘於犂衛而為之一宮別為一宮以居之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文

子遂奪其女或淫于外州衛邑大叔疾或疾不嫁大叔疾時往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車以獻以獻於君耻是二者叔

疾以奪妻奪軒二事為耻故出衛人立遺疾之弟使室孔姑孔文子之疾臣向應為宋向納美珠焉

與之地鉏宋及桓氏即向出在十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聽使○哀十八年

左傳衛石圃衛逐其君起公起起奔齊齊所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以圃逐兩君故逐之

○莊公而復石彘與大叔遺皆蒯瞶所逐

宣四年左傳楚子莊與若敖氏若敖楚之八世祖戰于臯許楚地遂滅若敖氏箴尹官克黃子

之子子揚使於齊還及宋聞亂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即司寇子文子良皆

之子子文之兄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使克黃復其所改命

曰生易其名也○昭十三年左傳平王封陳蔡立陳惠公吳于陳蔡平公廬于蔡復其故國陳蔡已滅故言封

復遷邑九年遷許于夷遷城父人於陳遷宥罪舉職修廢○昭二十年左傳王平執

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時建居未至而使遣之奮揚時在楚受命未至城父知太子寬故遣令去三

月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示不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

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此曰字下一句乃楚平王命奮揚為司馬之辭事建如事余臣不佞

也不能苟貳苟且而奉初以還奉初命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

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犯逃無所入雖欲逃避無所可入王曰歸從

政如他日善其言○定五年左傳王昭之奔隨也四年吳將涉於成曰江夏竟陵縣有白水

起復 放黜削奪

尹釐楚大夫涉其帑先在白水不與王舟及寧安定王欲殺之子西日子常唯思舊怨

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過也我用此以識前日之過

文元年左傳殺之後在僖三十三年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穆公曰是敗

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臯也周芮良夫之詩詩大雅周大夫芮伯刺厲王曰大風

有隧蹊徑貪人敗類言貪人之敗善類若大風之行毀壞衆物所在成蹊徑聽言則對誦言如醉言昏亂之君不好典誦之

言聞之若醉得道聽塗說之言則喜而答對匪用其良覆反使我悖不用良臣之言是貪故也孤之謂

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

放黜削奪

書法

稱國以放宣元年胡傳稱國以放放無罪也宣元年穀梁傳放猶屏也宣元年穀梁傳放者受罪黜免宥

之以遠宣元年經註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近正也宣元年公羊傳放猶羈置毋去其所或以

為近正非矣宣元年胡傳惡其放有罪故言師昭八年穀梁傳復稱公子兄已卒昭八年經註不書還君

之賊襄十四年經杜註

事類

經

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子衛放者受罪黜免宥之以遠左傳文十二年秦為令狐之後故冬

秦伯伐晉晉人禦之令狐後在七年交綏古名退軍為綏秦晉志未能堅戰短兵未至爭而兩退故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

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愁也缺也明日請相見也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目動心不安言肆聲放失

節懼我也將遁矣薄迫也諸河必敗之胥甲晉臣子趙穿趙風庶孫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

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晉師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宣元年

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子胥甲文十二年不皆薄秦於險胥甲趙穿當軍門呼今胥甲獨當罪想趙穿以晉君之壻又趙之

側室故趙盾庇之而立胥克甲之公羊曰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然則何言爾近正也

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古者疑獄三年而後斷易曰繫用徽纆真於叢棘三歲不

得凶是也自嫌有罪當誅故三年不敢去以待放爾穀梁曰放猶屏也除也稱國以放放無罪也胡氏曰放猶羈

置毋去其所比於專殺者其罪薄乎云爾或以為近正非矣大夫當官既不請於天

子而自命以為有罪又不告於司寇而擅刑猶不遠於正乎秦晉戰于河曲撓史駢

之謀者趙穿也若討其不用命則當以穿為首止治軍門之呼偕貶可也而獨放胥

甲父則以趙盾當國穿其族子而盾庇之也桃園之罪其志固形於此矣故稱國以

放見晉政之在私門而成上侵為後戒也○哀三年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公子駒之黨

于吳二年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畢入眾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駒以說

昭八年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復稱公子放之于越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二

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疾疾三

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公子勝懇

之于楚公子留奔鄭公子穀梁曰惡楚子也惡其救有罪故實是楚子而言師

襄三十年左傳及靈王崩二十儋括王儋季周靈王弟其子括欲立王子佞夫靈王子弟戊子儋

傳

劫圍為周逐成愆為邑大夫○昭二十二年左傳王子朝景王之庶子賓起子朝有寵於景王

王與賓孟即起也說之欲立之王語賓孟欲立子朝為大子劉獻公劉摯之庶子伯奩劉事單穆公

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子朝有欲位之言以為亂願去之夏四月王田

北山洛北芒也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知單劉不從立子朝欲曰田繼先殺之王有心疾乙丑崩於榮

錡氏榮錡澗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奩獻公之庶子五月庚辰見王見王猛

朝因舊官百工百官也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靈王景王之子孫以作亂帥郊要餞三邑之

甲以逐劉子逐伯壬戌劉子奔揚周單子逆悼王子猛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子朝夜

取王以如莊宮不欲使單子得也癸亥單子出失王故羣王子追之羣王子黨子朝單

子殺還姑發弱延定稠入于靈景之族因戰而殺之子朝奔京其黨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已

丑敬王王子猛母弟王子勻即位二十三年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自京入尹丙戌單子從

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辟子朝出

居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名伯盈也南宮嚚以甘桓

公見王子朝戊午王子朝入于鄆言子朝稍強二十六年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七月晉知

躒趙鞅帥師納王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郊子朝邑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

晉師克鞅知躒趙鞅之師召伯盈遂王子朝伯盈本黨子朝晉師克鞅知子朝不成更逐之而逆敬王王子朝及召氏之

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

隱十一年公及齊侯鄭伯入許胡氏曰隱公即位十有一年今又入人之國而逐其

君然則不善之殃豈特始於惠成於桓而隱之積亦不可得而掩矣○文十八年左

傳莒紀公生大子僕紀號也莒夷無諡故有別號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

因國人國人之怒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

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未見公而文子出之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

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有禮謂恪守名分盡敬於所事之君如孝子之養父母也盡其心力而養之見無禮於其君者無禮謂奸犯名分誅之

如鷹鷂之逐鳥雀也盡其心力而搏之先君周公作誓要信也命曰毀則壞法也為賊掩匿也賊為

藏竊賄則為盜盜器國用也為姦主藏之名以掩賊也賴姦之用用姦也為大凶德毀君臣

弟夫婦朋友之法刑有常則故為大凶德有常刑有常則故為大凶德無赦在九刑不忘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九刑之書今亡孝敬忠信為吉

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

盜賊也其器則姦兆域也也保而利之保其人而利其物則主藏也則是我有以訓則昏若以

則為昏亂民無則焉無一事可為昏亂民人之法則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皆僕不居於孝敬忠信之善而皆在於盜賊藏姦之凶德

是以去逐之昔帝鴻黃帝氏有不才子謂之渾敦謂渾敦渾敦少皞之號氏有不才

子謂之窮奇謂其好奇窮其好奇顓頊氏有不才子謂之檮杌謂無備匹之貌縉雲黃帝時

氏有不才子謂之饑餓貪財為饑貪食為餓舜臣堯流四凶族案四凶罪狀而流放之投棄諸裔遠也

遠以禦魑魅山林異氣所生為人害者使當魑魅之災是以堯崩而天下如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

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舜有大功二十舉十六相去四凶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

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史克激稱以辨宣公之惑釋行父之志故其言美惡有過辭蓋事宜

也 ○宣十八年左傳公孫歸父襄仲子 東門襄仲即公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

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欲藉晉之力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

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適謂子惡齊外甥襄仲殺之而立宣公南通

援也季文子怨歸父臧宣叔文仲子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

之許其名請去之時為司寇主行刑言子自以歸遂逐東門氏 ○成十六年左傳宣

伯即僑通於穆姜成公欲去季文子文獻而取其室將行成公將去穆姜送公而使逐

二子宣伯使告卻鞮而訴猶謂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

鄭將行姜即穆又命公如初復欲使公宣伯使告卻鞮請止行父季文而殺之九月

晉人執季文子于莒邱用僑如公還待于鄆魯西使子叔殺伯請季孫于晉乃許魯

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諸大夫共盟僑如奔齊經杜註公未歸 ○昭

四年左傳初穆子去叔孫氏成十六年辟僑如之難奔齊適齊娶於國氏齊正卿生孟丙仲壬豎

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欲使不可孟不肯使拘而殺諸外殺孟牛又強與仲盟

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萊書公觀於公仲與之環仲與之私送仲與之環賜

牛以賜環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如何叔孫曰何為怪牛曰不見

自見矣言仲已自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 ○昭十四年左傳南蒯南蒯之

孫費之將叛也叛季孫在盟費人要費人為司徒老祁慮癸二人南蒯家臣偽廢疾使請於

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間差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

請朝衆而盟欲因合衆遂叔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謂季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

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言將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送使遂奔齊

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二子既逐南蒯乃 ○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幸大雩季辛又

雩公羊曰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 ○左傳叔孫昭子豹之庶子如闕魯公

孫于齊次于陽州昭子自闕歸見平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

傷乎隱十一年胡氏曰季氏逐昭公殺務人而立宋 ○定五年左傳陽虎囚季桓子

及公父文伯季桓子從父昆弟也陽虎欲而逐仲梁懷亦季氏家臣以其不順已故 冬十月庚寅

逐公父歆

即文伯也

及秦遄

平子姑壻也皆奔齊

傳言季氏之亂

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胡氏曰按左氏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

知之以告仲殺雍糾公出奔蔡是祭仲逐之也○閔二年鄭棄其師公羊曰鄭伯

惡高克使之將使將師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宣三年左傳公鄭文逐羣公子○

宣十年左傳鄭人討幽公靈公初之亂斲子家歸之棺斲薄其棺不使從而逐其族

以四年弒君故也四年○襄三十年左傳豐卷字子張將祭將祭於家請田焉請田獵弗

許曰唯君用鮮野衆給而已衆臣祭以子張怒退而徵役名兵欲子產奔晉子皮止

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鄭伯有者酒既而朝伯有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前年既

欲強使子皙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昭二年胡氏

曰鄭駟黑好在人上攻良霄而逐之○昭元年左傳鄭徐吾犯鄭大之妹美公孫楚

子南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鴈納采焉犯懼告子產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

穆公孫皆許之子皙公孫黑布陳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

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言丈適子南氏子皙怒繫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

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道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告大夫大夫皆謀之子產

曰直鈞先聘子南直也子勿賤有罪罪在楚也子產力未能討故乃執子南而數之

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犯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

為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謂傷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嬖

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也不事長也兵其從兄子皙子南之從父不養

親也君曰稱鄭伯余不女忍殺宿女以遠宥放汝勉速行乎女可自勉無重而罪無

重汝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游楚即公孫

莊四年胡氏曰齊襄迫逐紀侯使之去國雖其夫人在殯而不及葬襄公之罪著矣

○宣十年左傳齊惠公卒崔杼齊大有寵於惠公高國高國二家畏其偏也公卒而

逐之奔衛非其罪也○成十七年左傳齊慶克慶封通于聲孟子齊靈與婦人蒙衣

蒙衣亦為婦人乘輦而入于閤門鮑牽鮑叔牙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名慶克而謂

之告之使改 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會伐鄭高鮑處守高無咎鮑牽及還將至閉門而索

客蒐索備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項公秋七月壬寅則斷鮑牽而

逐高無咎無咎奔莒○襄十九年左傳齊侯靈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兄子曰懿

聲姬顏懿皆二姬母姓因生光以為大子諸子諸妾姓仲子戎子二子皆戎子嬰仲

子生牙屬諸戎子仲子以戎子嬰幸戎子請以為大子許之齊侯遂東大子光廢而

東齊侯疾崔杼微逆光崔杼使微服疾病而立之靈公疾病而立光以為君光殺戎子夏五月壬

辰齊靈公卒莊公大子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邱二十一年齊侯莊使慶佐崔杼

為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邱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三子齊

言莊公斥逐親戚以成崔慶○襄二十八年左傳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慶封政

則以其內實寶物妻遷于盧蒲嫫慶封屬氏易內而飲酒數日交易其內人而國遷

朝焉就於盧蒲及慶氏亡釋也盧蒲嫫于北竟○襄二十九年左傳齊公孫董子公

孫鼈子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放者宥高止好以事自為功好掠人之善且專

難及之禍難及○襄三十一年左傳齊子尾則公害閭邱嬰以閭邱嬰欲殺之欲以

使帥師以伐陽州魯地我問師故魯以師往問夏五月子尾殺閭邱嬰以說于我師

言伐魯者工僂灑消竈孔旭賈實四子出奔莒出羣公子○昭三年左傳齊侯景

田於莒齊東盧蒲嫫見嫫慶封之黨其二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短余奚能為自

衰老不能復為害公曰諾吾告二子子雅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謂盧其髮

短而心甚長其髮雖短而心其或寢處我矣襄二十八年盧蒲嫫謂子雅子尾譬如

以此為對九月子雅放盧蒲嫫于北燕恐其復○昭八年左傳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

也藥施欲治其室欲并治子丁丑殺梁嬰子尾八月庚戌遂子成項公子子工成之弟

子車項公之孫捷也皆棄奔○哀十四年左傳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子有

寵焉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陳常悼之驟顧諸朝心不安故子我歸陳氏追之殺諸郭

闞齊闞成子將殺大陸子方子方子陳逆子行陳陳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于道子

取道中及彫眾知而東之知其矯命奪車遂使東

行人車

隱三年公羊曰宣公謂繆公宣公之子曰以吾愛與夷宣公之子則不若愛女以為社稷宗廟

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為君矣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曰

爾為吾子生母相見死母相哭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為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

君可以為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

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

國乎與夷○文十八年左傳宋武氏之族宋武公之子孫道昭公子文公弑昭公故武族將欲因其子以作亂

奉司城須文公弟以作亂十二月宋公文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戴族華莊莊族公孫師也

桓桓族向魚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華耦也之館遂出武穆之族穆族黨于武氏故○襄六

年左傳宋華弱與樂繆少相狎親習也長相優調戲也又相謗調戲之過也子蕩樂繆也怒

以弓楛張弓以貫其頸若楛之在手故曰楛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司馬也而楛於朝難以勝矣言其懦弱

不足以遂逐之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言樂繆與華弱相狎相優其罪本同一逐一否其罰乃異非刑也非用刑

道道專戮於朝樂繆專輒以弓楛戮華弱於朝罪孰大焉無君之罪孰大於此亦逐子蕩○昭六年左傳宋寺人

柳有寵有寵於平公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欲以求媚大子柳聞之乃坎掘地用牲埋書詐為盟處

有焉遂逐華合比○定九年左傳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六年晉人執宋行人

樂祁率八年樂祁歸卒于大行辭偽有疾乃使向巢向成也如晉盟且逆子梁即樂祁之子之尸子明之子

也謂桐門右師右師樂大心也出右師往到子明舍曰吾猶衰經而子擊鐘何也其

不道父喪因責子明遂使出門去曰吾猶衰經而子擊鐘何也其

其無同族之恩言樂祁之喪未歸故不廢樂既而告人曰已子明衰經而

生子余何故舍鐘言生子罪重不廢樂罪輕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景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樂氏戴公族

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

僖二十八年公羊曰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父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

反也故於是已立然後為踐土之會治反衛侯叔武訟治於晉文公令白衛侯得反

曰叔父篡我元咥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衛之禍文公為之也文公逐衛侯而

立叔父使人兄弟相疑文公惡衛侯大深愛叔武太甚使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為之也○成四

年左傳晉趙嬰趙盾弟通于趙莊姬趙朔妻朔盾之子是叔父下淫其姪婦五年春原原屏李放趙

宿之以遠也諸齊○成十八年左傳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晉大夫弒

厲公使荀營士魴逆周子悼公于京師而立之庚午盟而入與諸大夫逐不臣者七人

夷羊五之屬十七年左傳晉厲公侈多外廢○襄十四年左傳夏諸侯之大夫從

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在十一年也秦人毒涇涇水上流師人多死飲毒水故乃命大還晉人謂

之遷延之役遷延却退欒鍼欒厲弟也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耻也吾有二位

謂厲將下軍於戎路敢不耻乎與士鞅士句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厲謂士句曰余

弟不欲往而女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欒厲謂士

鞅也誣逐士士鞅奔秦○襄二十一年左傳欒桓子欒娶於范宣子士生懷子盈范鞅士

以其亡也怨欒氏十四年欒厲疆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十六年士鞅欒盈而不

相能桓子卒欒祁桓子妻范宣子女盈之母也范氏克後祁姓欒氏之家臣也州賓通懷子患之祁懼其

討也懼其治州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范鞅為之徵范鞅素怨懷子懷子為下卿下

佐宣子使城著晉邑而逐逐之○定十三年公羊曰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

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

無君命也

桓十六年左傳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衛侯奔齊經社註明

故不言二公莊五年冬伐衛公會齊人宋人納惠公也六年春王人救衛夏衛侯入

諸侯抗王師而納惠公也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衛大夫于秦甯之以○僖二十八年左傳晉侯

將伐曹假道于衛曹在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二月晉侯齊侯盟于斂

孟衛地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人以其君

出其君以自解說于晉○襄十四年經社註諸侯之策書孫甯逐衛侯二十五年公羊傳註時

衛侯為剽所篡逐○定十三年左傳及文子衛公叔文子卒衛侯靈始惡於公叔成

文子以其富也公叔成又將去夫人靈公夫人之黨宋朝夫人愬之曰成將為亂十四

年春衛侯逐公叔成與其黨○太子蒯奔宋盡逐其黨○哀十五年左傳衛孔圉孔

子取大子蒯聵之姊孔伯姬生悝孔文子卒孔悝立莊公蒯聵十六年衛侯飲孔悝酒于

平陽重酬之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夜遣者慙負孔悝不欲令人見載伯姬于平陽而行孔悝被遣

去以能占○衛侯占夢嬖人夢見愛求酒于大叔僖子大叔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

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託占卜乃遂大叔遺○哀十七年左傳晉趙鞅使告于衛

曰君之在晉也志父趙鞅為主言我實請君若大子來來朝以免志父免我不然寡君

其曰志父之為也恐晉君謂志衛侯辭以難大子又使椽之椽訴父欲速得其處夏六月趙鞅

圍衛冬十月晉復伐衛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哀十八年左傳夏衛石圃衛卿

子逐其君起公于起○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哀二十五年左傳公衛侯之入

也在十奪南氏于南之子邑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公文之車于池

公有忿使人殺初衛人翦夏丁氏在十以其幣賜彭封彌子彌子彌子飲公酒納夏

戊之女嬖以為夫人其弟斯少畜于公以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父公

使優狡倖優盟羣彌衛大夫使俳優使俳優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衛侯與諸大夫飲酒

公怒曰必斷而足公孫彌牟喪邑公文要失車司寇亥奪政司徒期得罪因三匠父役與羣

彌優狡以作亂謀以攻公陳公為支離名之卒因祝史揮衛祝以侵衛懿子知之知

為內見子之公孫彌牟文子也請逐揮揮在朝使吏遺諸其室難面逐之

召二十一年左傳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蔡隱大子之子平侯朱叔父也而謂蔡人曰朱不用

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蔡侯朱

為大子則失位遂微弱為國人所逐○哀四年左傳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二年蔡遷

音德蓋楚言公孫翩蔡大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翩以矢自

之鏃蔡大後至曰如牆而進使衆人並行多而殺二人翻以兩矢多則殺蹻執弓而

先翻射之中射蹻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軒軒即霍也

哀十一年左傳陳轅頰出奔鄭初轅頰為司徒賦封田封內之田以嫁公女有餘以

為已大器鍾鼎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以稻米梁糗乾飯以梁服

脯加蓋桂曰脯所鑄大器方成即曰何不吾諫對曰懼

其此醴糗之屬

先行恐言不從

僖元年公羊曰公子慶父弒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昭二十三年左傳莒子庚

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必以人試劍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莒大夫帥國人

以逐之齊人納郊公著邱公之子

桓三年左傳芮國伯萬萬芮伯名之母芮姜姜母之姓惡芮伯之多寵人也以芮伯內寵外寵皆非賢德之人

故逐之逐芮伯出居于魏

昭三年北燕伯欵出奔齊不書大夫逐之而言奔罪之也左傳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

寵人冬燕大夫比相親以絞公之外嬖公懼奔齊

昭十五年左傳楚費無極害朝吳故蔡大夫聲子之子聲子蔡大師子朝之在蔡也欲去之乃

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請求又謂

其上之人蔡人在上位者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

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平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

不及此文謂無極何故去之何事使蔡人逐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非不欲善吳然而前知其為

人之異也言其多權謀吳在蔡蔡必速飛以鳥喻也言吳在蔡必能仗蔡速強而背楚去吳所以剪其翼也

莊二十四年冬戎侵曹曹羈蓋曹也出奔陳胡氏曰以微弱不能若故為戎所逐爾

○桓五年左傳王桓奪鄭伯政奪不使知王政鄭伯莊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工卒大

敗祝聃射王中肩○莊十九年左傳及惠王莊王即位取蕪國之圃圃也以為囿苑邊

伯周大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惠王又取邊伯之宮室以益王之宮室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三子周大夫

田而收膳夫石速也之秩也故蕪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周大天桓王奪其十

二邑以與鄭自此以來遂不和○莊二十七年杞伯來朝祀稱伯者蓋為時王所黜○成十七年公會尹子單子

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單伯稱子蓋降爵

閔二年左傳初公傳奪卜齋魯大夫田公不禁公即位年八歲知愛其傳而遂成其意以奪齋田秋八月辛丑

共仲即慶仲使卜齋賊也殺公于武闈宮中小門謂之闈○昭二十九年左傳公

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名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齊邑公衍

公為皆昭之子之生也其母偕出其初生時二母同出之產舍公衍先生公為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

與偕告留公衍母使待已共白公三日公為生其母先以告公為為兄先告故公為為兄而公衍反為弟公私喜

於陽穀昭公私以得陽穀為喜而思於魯且追思失魯之禍曰務人公為也為此禍也始與公若謀逐季氏且後生

而為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為大子

襄十年左傳初子駟公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諸侯伐鄭而黜其車子駟

憾黜尉尉止獲獲囚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言女車猶多過制遂弗使獻

不使獻所獲○昭十六年左傳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三子鄭大夫有事祭也於桑山斬其木

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蔬養護令繁殖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

莊八年左傳僖公之母弟同母曰夷仲年襄之叔父也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

禮秩秩如適一如適子○襄公緇之襄公既立而黜其思數二人連稱管因之以作亂因無知之怨而

十一月遂弑之而立無知○定十三左傳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耶

氏番後改名耶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郤意齊大夫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

數日而後及絳傳車告晉亦必數日而後至晉之絳都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音自益都非九十月

不能出河而救河內則我已卒事濟河而歸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大夫乘軒皆收歛之以示薄罰唯郤意茲

乘軒以其言當

襄二十七年左傳宋向戌合左師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

名欲獲息民之名為會於宋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宋城門之外宋左師請賞曰

請免死之邑欲宋君稱功加厚賞故謙言免死之邑也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以賞典示宋子罕子罕曰凡諸

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

以存也此大小所以常安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此大小所以至滅亡也天生五

材金木水火土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

人謂湯武以興亂人謂桀紂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

乎以誣道蔽諸侯以誣罔之道欺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

之前賞左師之書

僖二十八年左傳晉侯圍曹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大夫者

三百人也言其無德君位者多且曰獻狀責其功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報殮壁之施

魏犇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二子各有從亡之勞故怒言從亡之微施也僖負

羈氏魏犇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文公欲討其違命而愛其有材力使人責

問魏犇且視其傷曾之言不以病故魏犇束曾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自安寧也距躍

病將待其復命而殺之禮乃赦不殺魏犇束曾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禮乃赦不殺距躍

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戰于殺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原前時事並在僖三十三年戰之明日

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刀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躡取戈以斬囚禽獲之

駒失戈故言禽也以從公乘因代萊駒為右與公乘戰遂以為右襄公喜其勇箕之役在僖三十三年先軫

黜之而立續簡伯狼躡怒其友曰盍死之躡曰吾未獲死所未得可死處其友曰吾與女

為難欲共殺先軫躡曰周志周書有之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祖廟也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義之士不得升

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共用死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言今死而不義更成無勇

以其屬屬屬已兵馳秦師死焉○宣八年左傳晉胥克有盡疾感以衰志卻缺為政秋廢胥克

成十七年左傳胥童胥克之子以胥克之廢也宣八年卻缺廢胥克○襄二十六年左傳春

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修會夷儀歲之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欲使答秦命行人子員子員亦曰

朱也當御御進也言次當行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同為大夫何以黜退謂二

撫劍從之從叔向也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成也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

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謂子朱之為行人常變易其往來之言姦凡持姦邪之心以事君者吾所

能御也我之所能御止不畏也拂衣塞裳從之人救之○襄三十年左傳林註趙孟趙武以老人

為賢故召而見之且謝已不知人之過以絳縣與解之官役使孤老而廢其職

○昭三年左傳叔向曰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樂御晉原狐續慶伯八姓晉舊臣之族也降在

阜隸賤官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言今至○定元年左傳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

之大夫子狄泉在王城東將以城成周魏獻子屬役以役事託之也於韓簡子韓起孫不信也及原壽過

夫周大而田於大陸焚焉火田并見燒也還卒於甯范獻子代魏子為政去其灼椁示貶以其未復

命而田也范獻子范鞅

哀十一年左傳悼子大叔疾衛即位故夏戊悼子之甥為大夫悼子亡出奔宋衛人翦夏戊翦其爵

○哀二十五年左傳公衛侯之入也在十年奪南氏子南之子公孫彌牟邑而奪司寇亥政

○文十八年左傳莒紀公紀號也莒夷無諡故有別號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

無禮於國僕因國人國人之怒以弑紀公弑其父○襄三十一年左傳莒犁比公犁比莒子密州之號

生去疾及展與既立展與立以為世子又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與因國人

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展與立為君去疾奔齊齊出也母齊女也展與吳出也昭元年左傳莒展

與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羣公子怒展與故召欲立之秋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與奔

吳吳外孫

襄二十二年左傳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即公子追舒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

之觀起恃其寵愛招權納賄所致王遂殺子南於朝轅車裂以徇觀起於四竟復使遠子馮為令尹有寵

於遠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退朝見之遠子就中叔家見之

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言恐與子并罪故不敢與子語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

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遠子聞申叔之言惶懼自御其車而歸不能當道意不在御故不能當道至

遠子馮歸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已死復生白骨更肉知我者如夫

子謂申叔也則可以義匡已不然請止止不相知辭八人者而後王王安之

暴虐失道

事類傳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六

放黜削奪 暴虐失道

三

胡氏卷一傳曰及平王在位日久不撫其民至其晚年失道甚○隱三年胡氏曰

君取於臣不言求而曰求賄求車求金皆著天王之失道也隱三年求賄 桓王 桓十五年求車

文九年求金 項王上失其道則下不臣矣○隱十一年左傳王桓王取鄆劉為邢之田于鄭

取鄭四邑之田而與鄭人蘇忿生周武王司之田 蓋蘇公受此田以為采邑蘇氏叛王 桓王不能有其田故以易四邑于鄭 温原 蘇忿生之田

締樊隰郟攢茅向盟州陘墮懷凡十二邑皆 蘇忿生之田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已弗能有

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隱六年左傳周桓公言於王桓王曰況不禮焉鄭不來

矣○昭十二年左傳周原伯綏周大夫 原公也虐其輿臣輿 曾奉 也使曹曹 曾奉 也逃冬十月壬申朔

原輿人逐綏而立公子跪尋弟 綏 奔 郟 地

莊九年胡氏曰固國以保民為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邦本一搖雖有長江戶川限

帶封域洞庭彭蠡河漢之險猶不足憑而况洙乎浚洙見勞民於守國之末務而不

知本也○莊二十八年胡氏曰不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於其所不必為也冬 葉 六無 麥不則非人君之心矣二十九年胡氏曰大無麥禾告糴于齊冬築鄆春新延廐以

其用民力為已悉矣○莊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穀梁曰

魯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胡氏曰厲民也去國

築臺于遠而不緣占候是為游觀之所厲民以自樂也厲民自樂而不與民同樂則

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豈能獨樂乎○文十六年毀泉臺穀梁曰以文為多失道矣

自古為之今毀之不如勿處而已矣○昭二十五年樂祁宋曰魯君喪政四公矣宣 成

襄 昭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昭二十九年冬十月鄆潰潰 散 叛 公 穀 梁 曰 潰 之 為

言上下不相得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

桓十三年胡氏曰齊紀者世讎也齊人合三國以攻紀齊僖 公為無道恃強凌弱○莊

八年左傳初襄公立無常政 令 無 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如 蔡 邱 期 成 公 問 不 至 請 代 弗 許 是 有 慢 易 之 心 也亂將

作矣○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齊 大 夫九年春雍廩殺無知○昭三年左傳晏子曰公

景 公 棄 其 民 不 恤而歸于陳氏公聚朽蠹而三老謂 上 壽 中 壽 下 壽 皆 八 十 已 上 不 見 養 遇凍餒○昭十六

年左傳齊侯景 公伐徐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 地徐人行成徐子及郟人莒人會齊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六 暴虐失道

三

侯盟于蒲隧鄭昔畏齊討已故賂以甲父古國名之鼎徐人得甲父鼎以賂齊叔孫昭子曰諸侯

之無伯害哉為小國害齊君之無道也與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亢無

伯也夫○哀五年左傳齊燕姬景公夫人生子不成未冠也而死諸子燕公之子也鬻如景公之子

荼安孺子嬖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於萊齊東鄙邑秋齊景公卒六年陳僖

子使召公子陽生景公子冬十月丁卯立之使胡姬景公妾以安孺子如賴齊邑去鬻

如使毛朱毛齊大夫遷孺子於駘齊邑不至殺諸野幕之下恐駘人不從故毛駐於野張帳而殺之八年或諧

胡姬六年以安孺子如賴者於齊侯悼公陽生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傳言齊侯無道所以不終

年齊人弒悼公年齊人隱六年宋人取長葛鄭邑胡氏曰宋人殤公與夷恃強圍邑久役大眾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取非所

有其罪者矣又曰至是宋又舉兵伐鄭而圍其邑肆行暴虐不善之積已著而不可

解矣其見弒於亂臣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桓二年左傳宋殤公立十年

十一戰殤公以隱四年立十一年殤公與夷戰皆在隱公世民不堪命宋之民皆不堪殤公爭戰之命○僖十九年左傳宋公

邾文公用鄆子于沙雎之社欲以屬東夷雎水入泗此水次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宋襄公圖霸故使邾殺

鄆子為犧牲以祭之欲微福于神以屬東夷之衆司馬子魚公子目夷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謂若祭馬先不用馬小事不

用大牲謂若釁廟用羊豕門及夾室用雞之類而况敢用人乎齊桓公存三亡國魯衛邾以虜諸侯閔二年

僖城魯僖元年城邢夷儀二年城衛楚邱或曰城邢謂欲因亂取今城衛城緣陵也以存亡繼絕之義聯屬中國之諸侯義士猶曰薄德謂欲因亂取今

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宋公三月以會召諸侯執滕子六月而會盟其月二十二日執鄆子故云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

鬼非周社故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恐其亡國經杜註鄆雖失大國會盟之信然宋用之為罰已虐○陳穆公

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修桓公之好也宋襄暴虐故思齊桓○僖二十三

年穀梁曰茲父之不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為

人君而棄其師其民孰以為君哉○文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穀梁

曰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司城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無人君之德耳殺其司馬

奔其司城無道昭公文十四年左傳宋高哀為蕭宋附庸封人以為卿仕附庸還不義宋公

而出遂來奔胡氏曰宋昭公無道文十六年左傳昭公無道夫人棄夫將使公田孟

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實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諸

祖母之稱。以及國人謂得罪於上下諸侯誰納我

僖十年左傳平豹平鄭之子奔秦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言晉惠公背秦穆之大主而不與秦賂而忌小

怨忌里平之小怨而多殺不幸民弗與也二十三年左傳楚子曰晉侯惠公無親外內惡之外如秦國內如

里平之黨○僖二十三年左傳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子命無從亡人重耳暮期而不至

無赦約暮月而不歸殺之無所赦宥狐突之子毛及偃子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

則免未期而執突以不台子故對曰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狐毛狐偃名書重耳之策非一年於此矣

逞若欲淫濫刑罰以快君心誰則無罪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康誥有之乃大明服言君能大明則

民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言懷公必無後於晉

僖二十四年左傳推介之推曰惠懷無親惠公懷公無親黨之援外親內臣棄之○僖三

十三年晉人晉襄公及姜戎敗秦于殺胡氏曰春秋備書秦晉無道○宣二年左傳晉

靈公不君失君道也厚重也飲以彫牆重賦歛於民以彫畫牆壁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彈也善觀人之善

丸與否以資笑噱宰夫肺熊蹯不熟殺之寘諸菴為之菴屬使婦人載以過朝不欲令人知

載以過晉朝穀梁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殄之觀其辟丸也宣六年公羊曰靈公為無道

使諸大夫皆內朝內朝路寢廷也禮公族朝於內朝親親也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音紀已諸趨

而辟丸是樂而已矣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有人荷草器若今市所量穀者齊人謂之鍾

自閨宮中之門謂之閨其小者謂之閨而出者趙盾曰彼何也夫菴曷為出子閨呼之不至子大

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

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擊猶擊也擊謂擊頭項也而殺之支解將使我棄之○成九年秦

人白狄伐晉胡氏曰晉既失信復聽婦人讒說殺其世臣八年趙莊姬譖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六月晉討趙

同趙而諸侯皆貳秦欲交伐○成十六年左傳范文子曰若逞也吾願諸侯皆叛晉

可以逞晉厲公無道三郤驕故欲使諸侯叛冀其懼而思德成十七年左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口

之禮尊後使大夫殺婦人而後卿佐○昭三年左傳叔向曰雖吾公室今亦季世

也庶民罷敝而宮室滋益也侈道殫殫死相望而女富溢尤嬖寵女家富貴過甚民聞公命如

水火極其貴也暴虐失道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逃寇讐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言今 ○昭八年左傳石言有石忽于晉魏榆晉魏邑

晉侯平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作事不時與作土木之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

之物而言乖氣致異時則有不今宮室宗侈民力彫傷傷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命也

敢自保其性命石言不亦宜乎 ○哀二十四年左傳晉侯討伐齊使來乞師臧石臧賓如帥

師會之取廩卹軍吏晉軍令繕將進繕治萊章齊大夫曰君卑政暴晉君卑小徃歲克

敵禽顏今又勝都取廩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讐也過言也是過謬不後將班矣言

已將班還晉師乃還果如萊 ○隱四年左傳公問於衆仲魯大夫曰衛州吁其成乎言州吁其

恃其兵戈而阻兵無眾安忍無親衆叛親離特兵則民殘民殘則衆叛難以濟矣夫

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若不戢止將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

美德文德武德而欲以亂成以兵亂必不免矣必不免穀梁九月衛人殺伋吁于濮

○隱五年齊師入郕胡氏曰衛宣繼州吁暴亂之後不施德政固本恤民而毒衆臨

戎入人之國失君道矣 ○襄十四年左傳文子孫文曰君忌我矣并帑妻子於服孫

子邑乃并妻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又公衛獻出奔齊及竟公使

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告宗定姜公適曰有罪若何告無余以巾祝手櫛櫛髮事先君

而暴妾使余言我事定公為夫人而齊人以郕齊所滅寄衛侯衛侯在郕城紀如齊

唁弔失國衛侯衛侯與之言與城武仲言 ○定十三年左傳及文子衛公叔卒衛

侯靈始惡於公叔戌文子公叔戌又將去夫人靈公夫人之黨宋朝夫人愬之曰戌將

為亂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胡氏曰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喪其大臣之

罪著矣 ○哀二年胡氏曰今趙鞅帥師以蒯聩復國而書納者見蒯聩無道為國人

之所不受也 哀十七年左傳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衛有觀在古被髮

北面而諛曰登此昆吾之虛瓜初生之瓜良夫言已有以小成大之功余為渾

良夫叫天無辜本盟當免三死而并數一時之公親益之胥彌赦赦衛占之曰不害

言所夢不言于事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言衛侯無道卜人不敢

哀二年蔡殺其大夫公子駟三年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公子駟之黨于吳胡氏曰蔡雖請遷于吳元而中悔吳人如蔡納聘而師畢入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經書大

夫而稱國言君與用事大臣擅殺之也放公孫獵則書大夫而稱人言國亂無政衆人擅殺之也駟與獵其以請遷於吳為非者乎而委之罪以說誰敢有復盡忠而與謀其國者哉

昭二十年曹公孫會自夢出奔宋穀梁曰自夢者專乎夢也能專制曹無大夫其曰公孫何也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會以公孫之貴而得夢既而不以之叛明曹君無道致令其奔非會之罪

宣十年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胡氏曰陳靈公之無道也禍莫大於拒諫而殺直臣忠莫顯於身見殺而其言驗洩治所為不憚斧鉞盡言於其君者九年正謂靈公君臣通於夏徵舒之家恐其及禍不忍坐視故昧死言之靈公不能納又從而殺之九年卒以見弑而亡其國此萬世之大戒也○襄三十年左傳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復命

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不可與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不撫

民人則城非不高池非不深禾粟非不多必有委而去之之患矣其君公弱植公子侈太子卑大夫放政多門改不以介也於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

文十八年莒弑其君庶其公羊曰稱國以弑者衆弑君之辭一人弑君國中人人盡喜故舉國以明失衆當坐絕○襄十六年晉人執莒子比以歸莒數侵魯又無道於其民○襄三十一年左傳莒羆比公比莒子生去疾及展與既立展與立以為又廢之羆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與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展與立去疾奔齊○昭二十三年左傳莒庚與虐而好劔苟鑄劔必試諸人必以人試劔觀其利鈍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大夫帥國人以逐之遂來奔齊人納郊公

襄十六年晉人執邾子宣以歸邾數侵魯又無道於其○哀七年在傳季康子欲伐邾秋伐邾以邾子益邾隱來八年齊侯使如吳請帥將以伐我乃歸邾子吳前為邾討魯懼二國同心故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大宰討之使諸大夫奉大子草以為政草大子桓公也十年春邾隱公來奔○哀二十四年左傳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而立

公也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六 暴虐失道

六

六

六

公子何太子何亦無道

衰四年宋人執小邾子邾子無道於其民

昭十一年左傳三月丙申楚子王伏甲而享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

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傳言楚子無道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

哉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蔡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紂為紂之黃東

夷叛之禁為仍之會有楚國小於夏殷而位卑於紂紂而亟暴於二王數行暴虐甚

咎乎○昭十九年左傳楚人城州來十三年吳孫州來沈尹戌莊王曾孫葉公諸梁父也曰楚人

必敗昔吳滅州來在十三年子旗請伐之王平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今亦未撫吾民如前十三年

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

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平王營制宮室無有量度非節用樹

德也民人日駭勞罷死轉勞苦罷困也忘寢與食非樂其性而無寇讎也非撫之也傳言平王所

昭二十五年左傳楚子平使遠射城州屈復蒞人焉還復蒞人於州屈城即皇遷戡人焉紫

人於使熊相謀郭莫季然郭卷飲二大夫也子大叔問之曰楚王將死之使民不安

其士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二十六年九月楚平王卒○定四年左傳冬蔡侯

吳子唐侯伐楚十一月庚午二師吳陳子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

楚无子常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故無死戰之志公羊曰蔡昭公朝于楚

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

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為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為是興師使囊瓦

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為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

則若時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哀十六年左傳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

在昭十九年又辟華氏之亂于鄭在昭二十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

鄭人復之如初鄭人復子建待之如初時晉人使謀于子木即建請行而期焉請行襲鄭之期子木暴虐

于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謀焉遂殺子木

僖十九年梁亡胡氏曰陸渾曰秦肆其暴取人之國○文六年左傳秦伯任好任好秦穆

公卒以子車秦大夫氏也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以人從葬為殉秦穆公卒葬

三子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黃鳥詩秦風義取黃鳥止于棘秦往來得其所傷三良不然君子曰秦

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善人者民之望也今後先王違世猶治之法先王之

違棄世故猶作法以遺子孫而况奪之善人乎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

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不能復征討東方諸侯為霸主昭元年左傳秦后子秦桓公子

鍼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權寵如兩君其母曰弗去懼數也恐景公數祭郊鍼適晉后

子見趙孟趙孟曰秦君景公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道曰未艾

絕也先君之德澤在人國於天地有與立焉言欲補助之者多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

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佐助也之也鮮

也必不五稔少尚當歷五年多則不啻昭二十七年吳弑其君僚僚巫戰民罷○哀元年左傳吳之入楚也在定四年使召陳懷公懷

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逢滑當公而進當公不左不右曰臣聞國之

興也視民如傷恐驚動是其福也民歸之則天佑之此吾所謂福其亡也以民為土芥芥草也斬艾

惟恐其不盡是其禍也民怨則神怒此吾所謂禍吳曰散於兵闔廬暴骨如莽莽之生于廣野莽莽而未見

德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言今至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

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

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知身死不

吾先大夫子常易猶反也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月之爭戰日新不已

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夫于黃池公羊傳註時吳疆而無道乘勝

大會○左傳秋七月辛丑盟吳申叔儀吳大夫乞糧於公孫有山氏公孫有山魯大夫舊相識曰佩

玉樂兮余無所繫之樂然服飾備也己獨無旨酒一盛兮一盛一器也余與禍之父禍寒賤之

人晚視之言但得視不得飲對曰梁精美則無矣無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庚庚西方癸

癸此方乎則諾有山氏素備糧食登山待其呼則諾而與之軍中主水不得出糧故為私隱吳子不與士共飢渴所以亡

莊三十二年左傳秋七月有神降于莘號地有神惠王問諸內史過周大夫對曰以

其物享焉

祭也 其至之日亦其物也

若以甲乙日至祭先王

王從之內史過往

往以其物享神

聞號請命

聞號請於神求賜土田之命

反曰號必亡矣

必以其物

僖十九年左傳初梁伯好土功

亟城而弗處

亟城其邑而無民罷而弗堪

工 則曰其寇將至

乃溝塹公宮

則誑其民曰其處之寇盜將至

曰秦將襲我民懼而

潰 無故而擊其宮

思民不從

乃誑之以秦

秦遂取梁公羊

曰梁亡何自亡也

梁君隆刑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一國之中無不破

亡奈何魚爛而亡也

刑者百姓一旦相率俱去狀若魚爛從內發故云

三年左傳沈尹戌曰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

狗縱

傳

傳

桓十六年公至自伐鄭胡氏曰伐鄭以納突非正也以罪桓之上無王法恣為不義

而莫之禁也○閔二年左傳初公傳奪下辭魯大夫也田公不禁公即位年八歲知愛其

年春王正月魃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魃鼠又食其角胡氏曰許翰曰小宮天下賊上

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也宣公有虞三桓之志至成始弗戒矣理或然也○

襄二年左傳夏齊姜成公薨初穆姜成公使擇美櫬梓之以自為櫬棺與頌琴琴名

雅琴皆季文子取以葬取穆姜所為之櫬君子曰非禮也非尊事君禮無所逆禮

順為敬故婦養姑者也婦姑以成婦逆莫大焉四年秋定姒成公妾薨不殯于廟無

櫬親身不虞祭也季孫以定似本賤既無器備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

而小君之喪不成謂如季孫所議則不終君也慢其母是不君長言襄公長誰受其

咎初季孫為已樹六楨於蒲圃場圃東門之外季文子樹楨匠慶請木為定似季孫

曰畧不以道匠慶用蒲圃之楨季孫不御御止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

其是之謂乎此言始則季文子無禮於穆姜取其櫬及頌琴以葬齊姜終則匠慶○
哀七年左傳秋伐邾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晝掠取財物也邾衆保于繹邾山師宵

掠晝夜掠傳言康子無法季康子

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鄆胡氏曰授之大邑而不為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亂○昭十

九年左傳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駟偃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子游其父兄立子瑕子瑕

乞駟子產憎其為人也憎子且以為不順令子立叔弗許亦弗止許之為禮止之

宣五年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胡氏曰左氏曰反馬也禮嫁女留其送馬不敢自安

及廟見成婦遣使反馬則高固親來非禮也又禮女子有行遠父母者歲一歸寧今

見逆逾時秋九月齊高固未易歲也而叔姬亟來亦非禮也大夫適他國必有君命

與公事否則禮法之所禁而可犯乎惠公許其臣越禮恣行而莫遏高固委其君踰

境日如而不忌則人欲已肆矣以為非常為後世戒也

成二年左傳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燒蛤為炭莖車馬多埋始用殉用又重

器備重備多也器備樽有四阿四阿四注樽也棺有翰翰上飾君子謂華元樂舉皆宋

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謂文十八

須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若言何○昭二十一年左傳華氏居盧門

以南里叛使華登如楚乞師二十二年楚遠越使告於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

為君憂無寧寧言華氏為宋以為宗羞宗廟之羞也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

兄華向公族也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匡是助亦唯命人有言

曰唯亂門之無過兵亂之家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無為高亢不叶中

亂之義距之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患宋以諸侯之成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

耻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死守則成不可解疾戰則師或致敗

其救華氏之功其亦無能為也已言華氏不能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

之二十二年胡氏曰華向誘殺羣公子又劫其君取其大子母弟為質又求助於吳

楚蠻夷入披其國都以叛此必誅不赦之賊也宋宜竭力必討之於內諸侯宜協心

必救之於外今諸侯之成怠於救患固請逸賊而宋又從之宋之縱釋有罪不能致討不待貶絕而亢不衷獎亂人之惡自見矣○哀二十六年左傳三族皇靈降也

聽政因大尹近官有寵者以達六卿因之以自通達于君大尹常不告不告君也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

入惡之司城樂棻欲去大尹左師樂曰縱之使盈盈其罪重而無基能無敵

乎言勢重而無德以為基必敗也

宣二年左傳趙穿趙盾之從父昆弟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晉竟之山也而復看出奔聞大

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其出也越竟而適他

國反不討賊非子而誰言宣子當其罪也○成十六年左傳晉侯將伐鄭乃與師楚子救鄭

六月晉楚過於鄢陵及戰射共王中目明日復戰乃逸楚囚逸縱也○昭十三年左傳

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羊舌鮒叔向攝兼官弟也司馬遂合諸侯于平邱次于衛地叔鮒

求貨于衛淫芻芻牲也曰芻蕘蕘者縱淫芻蕘之人欲使衛患之而致貨○定十三年胡氏曰按左氏荀范

奔朝歌荀寅士吉射韓魏以趙氏為請鞅入于絳盟于公宮三子之叛其罪一也鞅以有

援故得復晉侯公縱失有罪無政刑斥叛逆人臣之大惡始禍晉國之載書既不能

致辟於鞅奉行天討以警亂臣又亢不衷徇韓魏之請而許之復無政刑矣其能國

乎左傳林註傳錄晉哀亂以見三家分晉之始

隱三年左傳公子州吁嬖親幸也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衛莊公弗禁好甲兵之事莊公不禁止

宣九年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二子通于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妻皆衷懷也其相服近

衣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言靈公與二卿宣示淫亂于朝民無效焉國之人民無所視效以為法則且聞不

令且所聞非君其納之納藏相服令美之事君其納之無示淫亂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

殺洩冶

僖二十八年胡氏曰按左氏晉師既克曹衛楚子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

去宋曰晉侯在外十九年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

假之年而除其害其可廢乎子玉使伯楚韜戰楚子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

敖之六卒實從之而不止也子玉從晉師文公退三舍辟之楚眾欲止子玉不可戰

于城濮楚師敗績夫得臣子五信有罪矣而楚子知其不可敵不能使之勿敵而少與之師又以一敗殺之是以師為重而棄其將以與之也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昭二十年左傳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時建居城父故言將以方城之外叛其事集矣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楚大夫時為城父司馬亦在楚殺大子使往就殺大子未至而使遣之奮揚受命未至城父知大子寃故遣令去三月大子建奔宋

